Kafuka Wenxue Shijiezhong De Zuifa Yu Zhengjiu Zhuti Yanjiu

卡夫卡文学世界中的罪罚与拯救主题研究

谢春平　黄　莉　王树文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封面设计 墨创 H.C CULTURE

Kafuka Wenxue Shijiezhong De Zuifa Yu Zhengjiu Zhuti Yanjiu

卡夫卡文学世界中
的罪罚与拯救主题研究


ISBN 978-7-5614-6195-2

9 787561 461952 >

定价: 18.00元

责任编辑：徐　凯
责任校对：喻　震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卡夫卡文学世界中的罪罚与拯救主题研究 / 谢春平，黄莉，王树文著.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9
ISBN 978-7-5614-6195-2

Ⅰ.①卡… Ⅱ.①谢… ②黄… ③王… Ⅲ.①卡夫卡，F.（1883～1924）—文学研究 Ⅳ.①I521.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29680 号

书名　**卡夫卡文学世界中的罪罚与拯救主题研究**

著　　者　谢春平　黄　莉　王树文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6195-2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6 mm×210 mm
印　　张　4.625
字　　数　115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cn

目　录

引　言

一、研究缘起与论述思路、结构

选择写卡夫卡，是一种很大的冒险。从卡夫卡的创作引起人们的关注、作出评论，到现在的一百年里，卡夫卡研究可以说已经开展得很全面，挖掘得很深入了：宗教、历史、社会、文化、心理、精神分析、寓言……各个视角都有人进行过探讨；作品研究、作家研究、主题思想探索、艺术形式分析……很多层面都有人作过尝试。卡夫卡研究的队伍可谓浩大，取得的研究成果也相当丰硕。写卡夫卡是一种冒险，更主要的是因为卡夫卡“难读”。有人说博尔赫斯的创作是“迷宫”，我们以为那主要还是在文本构思、叙述的层面。卡夫卡，无论其人还是其创作，才是真正的“迷宫”——一种现代人的生存处境的“迷宫”，一种“内核性”的“迷宫”，即使“千回百转”，却难得“柳暗花明”。之所以说卡夫卡“难读”，还在于他的小说文本的“多义性”。不同的读者可以读出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卡夫卡；就是同一个读者，从不同的视角来阐释卡夫卡的同一部作品，也会得出差异很大的结论。而这也正是我们在本书撰写过程中必然遭遇的问题。

按理说，我们大可望着前人项背叹而观止，但源于一种执

拗和对卡夫卡的偏爱，还是愿将这冒险进行到底。因为卡夫卡的深邃和洞见攫住了我们的心灵。卡夫卡以他那脆弱而敏感的心灵，真切地感受到了时代与社会的复杂和痛苦，并把人类异化的生存处境和社会现实形诸笔端。卡夫卡从历史走来，立足生活的时代，深邃的目光眺向遥远的未来。他是人类的先知、预言家。有人说，社会每往前发展一步，我们就可以从卡夫卡那里找到我们时代中人类生存的困境。正因为此，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卡夫卡那里发现了现代人生存的荒诞，从而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在中国大陆爆发出"卡夫卡热"。

卡夫卡的作品有着与时俱进的品质。卡夫卡不仅属于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只要人类的生存困境仍在，他就永远与人类相伴随。英国诗人奥登说："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①] 站在今天这个时代来思考卡夫卡，思考他的文学创作，研究卡夫卡在文学创作中对人类的生存困境问题展开的探索，其意义和价值仍然很大。

卡夫卡生活的时代——19、20 世纪交替之际，欧洲经历了 15、16 世纪文艺复兴的文化转型，经历了两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经济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型。在四五百年的时间内，欧洲人的生活环境，无论在物质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城市挤压着农村，工业文明蚕食着农业文明。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物"的飞速发展并没能解决人的生存困惑。相反，现代人的忧虑、恐惧、惶惑益发突显，生活中的许多不良问题趋于恶化。随着"物"的发展，人们的拜金

① 转引自袁可嘉. 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259.

主义思想近乎疯狂；在利益的追逐中，人的权力欲望急剧膨胀。现代人陷入物质化、程序化的生活，人不再成其为人，人成了物的奴隶，成了权力机构役使下的纯粹的工具，成了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困兽”。生存环境的进一步失衡，使人类掉入了更深的渊薮之中。现代社会中，人类的出路在何方？这是一个急需人们去关注、思考，并想方设法解决的问题。

出身于犹太家庭的卡夫卡，耳濡目染几千年来的犹太传统文化，圣徒的使命感和对人（类）的拯救意识，深深植根于他的生命之中。卡夫卡与自己同时代的所有知识精英一样，都在思考社会历史发展中现代人的困境和出路。但卡夫卡的思考有着非常独特的地方。作为犹太人，卡夫卡更多的是从犹太文化中罪罚、救赎的视域来思考这些问题的。

众所周知，受希伯来文化影响发展而来的西方文化是一种罪感文化。在这种文化中，罪恶、惩罚与救赎是三位一体的。作为西方 20 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卡夫卡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把这三个命题放在现代人的时代处境中来探讨，思索着现代人存在的状况与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根本。他思考的非常多，也相当深刻。目前，对“卡夫卡式的罪、罚与拯救”的研究已有很多成果。比如说：卡夫卡的罪感意识、卡夫卡的罪与罚、卡夫卡的精神救赎等问题都有人作过专门的研究。但据我们手头掌握的资料来看，能够对“卡夫卡式的罪恶、惩罚与拯救”——卡夫卡在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中思考的三个命题——作一个较为综合全面研究的却甚少。然而，这三者在卡夫卡的创作中是非常重要而又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它们共同构成了卡夫卡及其文学生命的一个世界。因此，我们希望通过本书的撰写，来探讨卡夫卡创作中呈现出来的关于现代人的罪恶、惩罚与拯救的问题，来探讨卡夫卡对现代人存在的

思考，并希望打通这三个命题之间的关联。

本书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章论述卡夫卡的罪罚世界，由卡夫卡的创作观人手，从“原罪”和“卡夫卡之罪”两方面论述罪的问题，惩罚问题则从“驱逐”、“变形”、“死亡”三方面依次展开；第二章探讨卡夫卡文学世界中的拯救主题，在分析拯救可能性的基础上重点论述以行动反抗绝望的拯救途径，并进一步论及人类生存意义的问题；第三章简析卡夫卡小说所揭示的西方现代人的生存环境问题，从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异化与自由的丧失和“荒原”困境三方面进行论述，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在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在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与促进人类自身的发展方面所应肩负的使命。

二、研究依据及意义

弗兰茨·卡夫卡是一位多义的、无限的作家，也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作品从出现在世人眼前的那一刻开始，直到现在的一百年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读者的关注，让全世界许许多多的专家、学者作出各式各样的研究，探讨着各自不同的认识。有人把他当做表现主义的旗手，有人把他当做存在主义的先驱者，有人认为他是荒诞派的开山始祖，有人认为他是黑色幽默的隔代先祖……总之，无论是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都可以到卡夫卡那里寻找根源。然而，即使是与他同时代出现的表现主义，也未得到他的认同。

卡夫卡一生创作的文学作品不多。三部长篇小说——《美国》、《审判》、《城堡》——都是未竟之作，生前发表和未发表的短篇小说（包括散文、随笔式的寓言短章）也没有超过80篇（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卡夫卡小说全集》统计）。但通过这些作品，就能够体察到卡夫卡世界的博大与深邃。如

果我们对卡夫卡的日记、笔记与书信作一番了解研究的话，就更能够发现卡夫卡的精神世界是多么的辽远与宽广。历史、社会、战争、艺术、宗教、民族……都是他思考的问题。而他一生思索探讨的最根本的、最核心的则是“人”：人的处境——坚不可摧的原罪，大工业笼罩下异化的人和社会，战争阴影里的惶恐，反犹太潮中犹太人的不安；人的出路——异化社会里人的超越，人在社会中存在的合理性证明，上帝缺席后人的精神救赎，犹太人走进荒漠还是走向迦南，等等。

在卡夫卡的创作中，对人类困境的描绘相当丰富。乘坐着天国的马拉的车，却永远回不了家的乡村医生；研究孩子玩的陀螺，却被孩子的“吵闹声”（世俗生活的象征）赶跑的哲学家；只想着出发离开，却没有目的的“我”；“误入一块穿不过的荆棘丛”，呼救却可能死于其中的那个可怜的家伙；怀揣皇上的谕旨，健步如飞却永远永远也走不出皇城的信使；那个惶惶不可终日，即使处身地洞却始终被恐惧所攫住的、一点安全感都没有的鼹鼠（人）；为了证明自己无罪，东奔西走搞得身心衰竭，最后像一条狗一样被处死的约瑟夫．K；我们也别忘了那个直至死亡也没能够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土地丈量员……可以说，人类生存的种种困境，在卡夫卡的笔下都得到了比较详尽而又深刻的描述。社会发展到今天，人类仍然没有走出“卡夫卡的困境”，不仅没有走出，而且陷得更深了。

是什么让人类陷入如此深的深渊？是什么让人类在困境中无法自拔？是伴随人类自身而来的、无法更变的“原罪”使然？是人类“缺乏耐心和漫不经心”的“两大主罪”，使“他们被驱逐”，使“他们回不去”？是人类的存在，本身就是罪、就是恶？是人类在杀死上帝之后，要遭受更深更重的惩罚？如

果是，那么，人类还能得救吗？如果能得救，人类的救赎之途在哪里？希望和道路在哪里？

处身西方罪感文化语境中的卡夫卡，在其文学创作生涯中始终都在思索着人类的“罪恶”、“惩罚”与“拯救”的问题。探索未竟，卡夫卡就与世长辞了。但他留下的“罪恶”的命题、“惩罚”的命题、“拯救”的命题仍在，并仍在令人深深思索。历史的车轮奔驰到今天，人类的此种困境犹在。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认为，继续思考卡夫卡留给我们的这些命题，并作出系统的探讨，自然有其意义和价值。目前，这三个命题都有人研究过，但只是就其中一个方面；即使像瓦尔特·延斯在《“勿使人堕落”》一文中所说的：“苦难意味着惩罚，惩罚意味着罪责。”但他只是一笔带过，并未就此展开全面深入的探讨。这是一个不小的缺憾。为了最大限度地弥补此缺憾，在此，我们将继续围绕“卡夫卡式的罪与罚”和“卡夫卡式的拯救”这几个命题展开思考、论述，采用阐释学的方法，对卡夫卡的文学文本进行分析和梳理，力争使卡夫卡给出的“罪恶”、“惩罚”与“拯救”三个命题得以贯通，融为一体，从而更为全面地认识和把握卡夫卡其人、其世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在对卡夫卡的文学世界展开探讨的过程中，能够发现那些对我们的时代有启示意义的东西。

三、重难点分析及研究方法

本书选择卡夫卡的三个命题——罪恶、惩罚、拯救——为研究对象，涉及多方面的内容。包括：犹太文化对卡夫卡的影响与卡夫卡对罪恶的认识与论述。这就涉及犹太教（基督教）的种种问题，最根本的是人类的原罪和上帝的惩罚。卡夫卡是一个罪感意识极强的作家，在他看来，也正是因为人类有罪，

所以理所当然会受到惩罚。卡夫卡的罪责世界是本书研究的重点所在。

本书研究的难点是，如何从宗教的、心理（精神分析）的和社会（文化）的层面，对卡夫卡的罪罚世界展开论述；又如何把罪恶、惩罚与拯救这三个命题有机地联系起来。卡夫卡的精神世界和文学世界是永远未完成的，他的探索与我们的时代、与我们处身的社会有着怎样的关系呢？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好好思索的问题。

为了完成上文提出的问题，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们将采用阐释的方法，立足于卡夫卡的小说文本，并结合他的书信、日记与箴言，从文学的、宗教的、社会学的角度，结合时代的特征和历史留给我们的问题，对卡夫卡的三个命题展开研究。研究过程中，我们力争做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站在当代的立场，作出有新意的探讨。

四、卡夫卡简述

（一）卡夫卡是谁？

卡夫卡是谁？一个弱者，一个被恐惧和罪感攫住生命的奥地利人，一个把笔端伸入人的灵魂的孱弱而又深邃的作家。弗兰茨·卡夫卡，既想逃遁生活，又想融入生活，一生都在挣扎。当他真正鼓起勇气的时候，当他真心想结婚成家的时候，病魔却夺去了他的生命。这是一幅怎样的荒诞的图像？卡夫卡没有传奇，只有痛苦和平淡。用卡夫卡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一只很不像样的鸟”，“一只寒鸦——一只卡夫卡鸟”，一只“翅膀已经萎缩的”鸟。

卡夫卡是谁？一位作家，一位以文学为生命的人，一位在文学的世界里为人类祈祷的“神父”。弗兰茨·卡夫卡，在异

化的世界里变形，总是遭受社会和生活的驱逐；他，总是奔走在荒原，即使弥留之际，还是找不到一个家。卡夫卡，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不幸者。

卡夫卡是谁？一位文学变革者。弗兰茨·卡夫卡，以自己的文学创作激起一场潜在的“美学革命”，并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影响甚至改变了 20 世纪的文学走向。卡夫卡，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代宗师。虽然他不认同表现主义，但他却是表现主义的突出代表。后来出现的存在主义文学、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和新小说派等，都受惠于卡夫卡的创作。

（二）卡夫卡的创作

据文字记载，卡夫卡的创作生涯始于 1904 年写作《一场斗争的描写》第一稿，终于 1924 年 6 月与世长辞前。因为是在业余时间进行创作，加上身体原因，卡夫卡的创作基本上是断断续续地进行的。这种创作方式决定了卡夫卡的作品主要是以中短篇，甚至是微型的方式呈现给读者的；即使有长篇著作，往往是断片式的、未完成的。

从 1904 年至 1924 年，卡夫卡的创作生涯前后持续了 20 年。在这 20 年中，卡夫卡创作了三部长篇小说——《美国》（也译为《失踪者》或《失踪的人》）、《审判》（也译为《诉讼》）、《城堡》，均是未完成之作，生前也未发表。但这三部小说后来都成了现代主义文学的经典作品。独白式的叙述，“把情绪性格化”，描写让人难受的人的生存处境，是这三部小说的显著特点。创作于 1914 年的《审判》，则标志着卡夫卡的文学艺术趋向成熟。

卡夫卡的一生创作了数量相对丰富的短篇小说、故事和寓言（据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卡夫卡小说全集》，粗略统计有 76 则）。而在他生前发表的并在当时有一定影响的只有《判

决》、《在流放地》(亦译为《在流刑营》)和《变形记》等几部小说。1915 年,《变形记》发表在杂志《白色书页》十月号上。当年,卡尔·施泰因海姆把自己获得的冯塔纳文学奖奖金转给卡夫卡,“作为对他的褒奖”。在卡夫卡创作的短篇小说、故事和寓言中,除上述三部很有影响外,现在很得人看重的还有《乡村医生》、《饥饿艺术家》、《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煤桶骑士》、《中国长城建造时》等。这些作品不仅展现出卡夫卡独特的想象与“分段建造”的艺术思维特色,更是表现了卡夫卡对文学艺术的思考、对犹太人命运的担忧、对拜金时代弱者的同情和忧戚,以及对人的罪恶的思索和人类拯救的探讨。

卡夫卡留给后人的最丰富的文学遗产是日记、笔记、箴言和书信。在日记、笔记、箴言和书信中,卡夫卡“脆弱、孤独、矛盾着的内心世界”“暴露无遗”。其中,有着他对文学、文学创作的执著和独到的认识,也有着对日常生活琐事的苦恼。在这里,卡夫卡的精神世界得到了极其真实而坦率的展现,特别是对爱的渴望与对生活的恐惧的矛盾情感,更是得到了永恒的描绘。卡夫卡渴望爱,但生活又让他极其惊恐。在 1914 年 5 月 6 日的日记中,卡夫卡写下了对自己第一次订婚的真切感受。与菲莉斯·鲍威尔的相处是愉快的,只是生活那“纯公式化的事情让人悚惧”。1918 年的一则笔记更是展露出卡夫卡对生活的恐惧心理。卡夫卡写道:“在巴尔扎克的手杖柄上写着:我在粉碎一切。在我的手杖柄上写着:一切都在粉碎我。”生活中一切的事情——无论是人是物,无论是大是小——都使卡夫卡不得安心。一种存在性的惊悚与不安与生俱来,犹如鬼魂,始终萦绕在卡夫卡周身。罪、原罪等问题是卡夫卡思考较多又很深刻的。在箴言中,卡夫卡写道:“人类有

两大主罪，所有的其他罪恶均从其中引出，那就是：缺乏耐心和漫不经心。由于缺乏耐心，他们被驱除出天堂；由于漫不经心，他们无法回去。”“我们之所以有罪，不仅是由于我们吃了智慧之树的果子，而且也由于我们还没有吃生命之树的果子。有罪的是我们所处的境况，与罪恶无关。”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关于文学和文学创作，卡夫卡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卡夫卡认为：“作家的任务是把孤立的非永生的东西导入无限的生活，把偶然导入规律。他要完成的是预言性任务。”卡夫卡又认为，写作是绝望的，因为“只有写作是无助的，不存在于自身之中，它是乐趣和绝望”。也因为：“言语其实是拙劣的登山者和蹩脚的矿工。它们既不能从山洞中，也不能从山的深处把宝藏取出。”

如果小说、故事和寓言只是为我们理解卡夫卡的精神、思想、情感提供了一幅幅难解的、多义的图像，日记、笔记、箴言和书信则为我们直接展现了卡夫卡的精神、思想、情感的精魂和骨髓，是它们共同构筑起卡夫卡的世界。

五、研究状况

卡夫卡生前发表的作品很少，影响不大，只在布拉格德语文化圈受到人们的关注。卡夫卡身后声誉日隆，影响与日俱增。世界各地对卡夫卡的研究也得到不断的展开和深入（当然，这得感谢卡夫卡的好朋友马克斯·布罗德。没有他整理、出版卡夫卡的作品，人们就没有机会接触卡夫卡，接触卡夫卡的文学世界）。从卡夫卡在世时出现的对他的作品的一些评论到现在“卡夫卡学”的形成，人们对卡夫卡的研究已近一个世纪了，但国内外的展开与深入很不平衡。



（一）国内研究状况

20 世纪 30 年代，卡夫卡就已进入我国。卫茂平先生在 2004 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一书中，发掘出卡夫卡的名字在 19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文坛多次出现。首先出现在赵景深先生撰写的《最近的德国文坛》一文中（该文刊登在 1930 年 1 月 30 日《小说月报》上），称“卡夫加（Franz Kafka）是一个新发现的德国小说家”。4 年后，卡夫卡的名字又出现在赵家璧先生翻译的《近代德国小说之趋势》一文中（《现代》5 卷 2 期，1934 年 6 月 1 日），内有专节“犹太作家考夫加”，介绍了卡夫卡，将他视为“一个天才的作家”。稍后，郑伯奇先生在他的《德国的新移民文学》一文中，也有提及“喀夫喀”。只是对卡夫卡作品的深入研究以及卡夫卡作品的汉译，却是 30 年后的事了。

在中国大陆，卡夫卡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最初的十年是译介阶段，主要是翻译卡夫卡的作品和介绍国外关于卡夫卡研究的一些成果。这一时期，叶廷芳先生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他一方面在翻译卡夫卡的作品，小说、日记等都有；另一方面又撰写文章评介卡夫卡及其创作；他还主持编写了一部“汇集了七十年来国外学者各个时期的有关卡夫卡的代表性论文”的论文集《论卡夫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版）。后来，他还主编了九卷本的《卡夫卡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年版）。对卡夫卡作品的翻译、出版付出很大心血的还有钱满素、汤永宽、赵登荣、韩瑞祥、谢莹莹、黎齐、杨劲、张荣昌、李文俊、孙坤荣、黄明嘉、高年生、高中甫等专家学者。这一时期，卡夫卡的三部长篇小说《美国》、《审判》与《城堡》都出版了单行本，此外还出版了高中甫主编的《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集》、叶廷芳主编的《卡夫卡书信、日记选》

等作品合集。最初十年的译介工作使得国内的读者对卡夫卡逐渐有了一个比较全面而深入的了解。但因国内的卡夫卡研究起步太迟，所以这十年的总体研究还是比较平面化的，真正具有学术价值和意义的成果很少。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国内的卡夫卡研究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一是一些高质量的卡夫卡研究论文不断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迄今为止（截至 2009 年 9 月），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卡夫卡研究论文已近万篇（据中国智网）。这些论文从社会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文化、宗教等各个层面展开。如曾艳兵的《“耗子王国”的歌手》（《外国文学评论》，2003 年第 1 期）论述了卡夫卡与犹太文化的关系，窦燕的《“我写的一切都与你有关”》（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年）是从荣格心理学的视域出发论述卡夫卡的，倪萍的《走向个人的精神救赎》（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 年）论述了卡夫卡的宗教信仰。也有主题思想研究、文体特征研究、叙事艺术研究、影响传播研究等。如张必东的《荒诞与真实》（《平顶山师专学报》，2003 年第 3 期）论述了卡夫卡小说的艺术表现形式，马小朝的《叙事形式逻辑与历史意蕴逻辑的对立统一》[《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1 期] 研究了卡夫卡小说的叙事艺术，韩晓亚的《论卡夫卡创作中的悖谬艺术》（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 年）研究了卡夫卡悖谬艺术的生成、表现及其特征，吴金涛的《法眼看世界》[《汉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3 期] 研究了卡夫卡的泛法思想，叶廷芳的《〈乡村医生〉——“内宇宙”幻化的现代神话》（《外国文学评论》，2001 年第 4 期）论述了卡夫卡的拯救问题，汪东树的《罪与法》[《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1 期] 研究了卡夫卡“罪”的

命题与“法”的思想，蒋志纯的《从〈审判〉看卡夫卡的“罪”与“罪感”》（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年）专门探讨了卡夫卡的“罪”与“罪感”的生成、形式表现及“卡夫卡式的罪”，何峰的《卡夫卡在中国》（《外国文学动态》，2004 年第 2 期）则综合研究了 30 年来卡夫卡在中国的翻译、传播研究状况及其对中国文学产生的影响。同时，研究方法也得到很大提升，并能够引用第一手的外文资料，呈现出与国际卡夫卡研究接轨的趋势。二是卡夫卡研究专著的出版发行。这些著作主要有林和生的《地狱里的温柔——犹太歌手卡夫卡》、阎嘉的《反抗人格——卡夫卡》、斯默言的《卡夫卡传》、胡志明的《卡夫卡现象学》、残雪的《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等。虽然这些专著主要还是停留在传记性研究的层面，但它们的问世还是标志着我国大陆卡夫卡研究的一大进步。

最近几年（2009 年以来）还有曾艳兵的《卡夫卡研究》、张席绢的《卡夫卡艺术世界的图式》等专著出版。

在这些专家、学者的研究视域里，虽然涉及卡夫卡文学创作中的罪恶、惩罚与拯救的主题，但它们都只是就某一部作品、从单一的方面来展开，缺少一个比较全面的、系统的研究，不免遗憾。

（二）国外研究状况

与国内相比，国外（在这里特指西方）的卡夫卡研究起步早，展开较全面，研究也更深入。不过，西方的卡夫卡研究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它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根据卡夫卡研究的基本状况（研究的范围与所取得的成果），可以把这一过程粗略地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卡夫卡研究主要集中在以布拉格为中心的（犹太）德语文化圈。这一阶段始于卡夫卡的作品的发表（《判

决》、《变形记》、《在流放地》等）引起布拉格一些批评家的关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约 20 年的时间。那时的研究大多为零星的印象式评点，具有一定的真知灼见，但未能得到系统的展开。“当时比较重要的是那些着力于深入探寻卡夫卡作品弦外之音的、具有一定理论色彩的研究。”一类是以马克斯·布罗德为代表的宗教神学式的研究，“他把卡夫卡看做是‘今天的圣者’，把卡夫卡的作品看做神谕”。另一类是用当时正流行的精神分析方法，把卡夫卡的作品当做弗洛伊德理论的形象说明，认为卡夫卡的价值在于生动地“表现人物被压抑的，甚至未被意识到的情感”。这样的研究其局限性相当明显。简单的比附会使研究误入歧途，最终会妨碍研究的发展。这一阶段的卡夫卡研究，最有价值的当属本雅明为“卡夫卡十年祭”撰写的《弗兰茨·卡夫卡》，他在文中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尤其是对卡夫卡作品寓言结构的探讨，对后来几十年的卡夫卡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由于卡夫卡的作品已经有了多种语言的译本，以及大批熟知卡夫卡的（犹太裔）德国知识分子先后逃离法西斯主义统治的德语地区，卡夫卡的影响开始超出德语文化圈。只是限于当时政治形势的严峻，卡夫卡研究还是没能得到进一步的展开，但法国的存在主义大师让·保尔·萨特和阿尔贝·加缪等人开始把卡夫卡的创作与他们的存在主义思想联系起来。在美国，研究者不满于马克斯·布罗德宗教神学式的卡夫卡研究，而把“新批评”理论引入卡夫卡研究，突出强调卡夫卡作品文本自身的价值。这一时期的研究相对消沉，却为西方卡夫卡研究发展第二阶段的到来做了铺垫，为“卡夫卡学”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6 年是西方卡夫卡研究发展第二阶段的开始。这一年，

安吉尔·弗洛雷斯编辑了第一部卡夫卡批评文集——《卡夫卡的问题》。“它集中了过去20多年卡夫卡研究的一系列代表性成果，包括传记、注释、理论和批评等。”它是对前一阶段卡夫卡研究的一个总结，也为“卡夫卡学”的形成和发展确立了基本的方向。这部批评文集的问世，“标志着学术性的卡夫卡研究并作为一门专门学问的真正的觉醒”。

这一阶段的卡夫卡研究聚焦在两个方面。一是作家研究，运用实证的方法，收集整理卡夫卡生活生平的第一手资料，对其进行传记式批评。德国学者赫特姆特·宾德尔是这方面研究的突出代表，他撰写了《卡夫卡传》和《卡夫卡新论》，编辑出版了《卡夫卡手册》和《卡夫卡作品评注》，为后人在这方面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克劳斯·瓦根巴赫的《卡夫卡传》则是当时这类研究最高成就的代表，成为这一方面研究的经典。二是卡夫卡作品的研究。作品研究有不同的方法，有社会学上的研究，即从社会学的角度，强调卡夫卡作品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强调他的作品对社会生活反映的真实性，“充分肯定他的作品对于社会生活和现实世界的揭露、批判和寓言的思想价值”。所以，有研究者认为，卡夫卡作品所描绘的“就是一个等级制的世界，它是卡夫卡通过对于自己生活于其中、并作为一个下等职员在其中工作的奥匈帝国官僚政治的滑稽嘲笑的模仿所创造的”，“卡夫卡小说可以被看做是官僚政治的讽刺画”。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认识卡夫卡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在当时是一个新的研究，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这种研究太过强调文学形象与社会政治现实之间的关系，往往容易抹掉作品本身的形而上的特质。作品文本的研究是卡夫卡作品研究的另一个方面。这种研究类型源于美国的“新批评”，“着力探讨卡夫卡作品自身的构成性特征，包括其叙事文体、话语

方式、隐喻手法、寓言结构和神秘主义的风格特征等，这类研究强调让卡夫卡‘文本固有的内在特性’自己来说话，所以能够取得较好的研究效果”。海因茨·波里策的《弗兰茨·卡夫卡：寓言和悖论》对本雅明提出的“寓言结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研究，认为“卡夫卡作品的开放性结局、悬而未决的问题、悖谬性和难以理解性，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作品都蕴含着一个预言性结构”。这是这类研究的代表。

在第二阶段近 30 年的时间里，卡夫卡研究的视域得到很大的拓宽，研究的基石得到进一步的夯实，研究的新视角得到发掘，作家研究与作品研究齐头并进。在这一阶段，实证研究——太过于强调作品与现实的关系——虽然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瑕不掩瑜，取得的成就还是相当大的。尤为重要的是，在这一阶段，“卡夫卡学”最终得以确立。

卡夫卡研究的第三阶段开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这一时期的卡夫卡研究主要有三大类型。一是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把卡夫卡拿来作综合性的比较研究。最常见的就是从某一特定的视角出发，把卡夫卡与在同一视角下能够呈现出某些相似性联系的一些作家放在一起进行研究。如莫里斯·弗里德曼把麦尔维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与加缪放在一起，研究他们“疑而未决的反叛”；查尔斯·伯恩海姆拿福楼拜与卡夫卡比较，研究他们的“精神诗学结构”，等等。

二是对卡夫卡及其创作作历史性的、社会学的溯源研究。这种研究“主要着眼于卡夫卡作品中明显的神秘色彩，及其难以解读的审美特点，深入考察其创作与犹太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珍妮·约芬的《卡夫卡的犹太神秘主义》和梅尔文·威克尔的《T. S. 艾略特和弗兰茨·卡夫卡的犹太风貌》、瓦尔特·A. 施特劳斯的《站在新卡巴拉神秘哲学的门槛上：卡夫

卡晚期的故事》是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为理解卡夫卡作品中的神秘色彩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视角和方法”。同时，很多学者从卡夫卡身处的布拉格和哈布斯堡王朝的文化语境来对卡夫卡的文学创作作社会性的、历史性的发生学研究。如吉利·格鲁萨的《布拉格的弗兰茨·卡夫卡》、约瑟夫·韦切斯伯格的《布拉格，神秘的城市》、马克·M. 安德森主编的论文集《阅读卡夫卡：布拉格、政治和世纪末》等。这些研究不仅采用了比较的方法，更重要的是有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把卡夫卡与其创作当做特定的文化现象来理解，这就更深刻地认识到了其意义与价值。

三是把卡夫卡及其创作放在“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中来加以解读和阐释”。“这一方面使得卡夫卡研究展现出一种新异的文化景观，另一方面，这样的研究客观上也证明了卡夫卡文学本质上具有与时俱进的思想和价值，而对于他的研究和认识恐怕也将永远会处于一种‘未完成’状态。”而这种“未完成”的卡夫卡研究，必将推动卡夫卡研究朝新的方向发展。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卡夫卡研究是多元的，情况更为复杂多样。在这里，简单地分两种类型来陈述。一种类型是，一些后现代思想家通过对卡夫卡及其创作的解读与研究来验证自己的理论，表述自己的思想。如雅克·德里达的《在法的门前》。另一种类型是，一些卡夫卡研究专家运用自己熟悉的后现代理论、思想、概念和方法，重新阐释研究卡夫卡那些为人熟知的作品和作品中的形象。如罗尔福·J. 戈贝尔运用后殖民主义思想研究卡夫卡，写出了《构筑中国：卡夫卡的东方话语》，“描述了卡夫卡创作中无意识地表现出来的‘东方主义’思想意识”；约翰·齐尔考斯基在《卡夫卡的旅行：异国情调、殖民主义和写作的通行》一书中，从“旅行文化”的视角来解读卡夫卡的

文学形象，无论是放逐“美国”的卡尔·罗斯曼、“变形”的旅行推销员格雷戈尔·萨姆沙，还是一直走在寻求进入“城堡”的路途上的K，他们全都处在“人生的旅途”中。

第三阶段的研究让卡夫卡与时俱进的品格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展现。卡夫卡创作的文化价值与形而上品质得到了更加深入的开掘。卡夫卡的创作及其思想也由“现代”语境进入到“后现代”语境。

以上就是我们对近百年来卡夫卡研究的一个简单回顾。其间虽历经挫折，道路却一直向前伸展。在这近百年中，卡夫卡研究经历了一个由点到面、由浅入深、不断展开的过程，新的视角与切入点不断得到开掘，研究层面不断得到开拓。正因为此，卡夫卡研究虽历经百年，而对他的研究仍然“在路上”。在21世纪的今天，卡夫卡仍与我们同在。他，一个永远的“未完成”。但限于手头掌握的资料以及对资料的处理能力，我们对这些资料所作的描述与评论，肯定会存在很多不当甚至错误的地方。

第一章　卡夫卡的罪罚世界

卡夫卡是一个罪感意识极强的作家。从懂事伊始至辞世，卡夫卡始终被“罪责”所攫住。他的生命——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文学创作中——都充斥着罪恶感。或许可以这么说，罪是人类的特质之一，“我有罪”就是卡夫卡的人生格言；而受到惩处则成了理所应当之事，是人类无法逃脱的宿命。只是人类的罪从何而来呢？卡夫卡告诉世人：“我们之所以有罪，不仅是由于我们吃了智慧之树的果子，而且也由于我们没有吃生命之树的果子。有罪的是我们所处的境况，与罪恶无关。”[1] 确实，我们每一个人虽然是“赤条条”来到这个世界的，但却并非“清白”之身。每一个生命，从呱呱坠地那一刻起，历史的、当下的社会意识就已灌注其全身。每一个人都处身于一个既定的、先于其生命而存在的特定的“境况”之中，而这一“境况”就是人类的“罪之源”。因而，对人类来说，“有罪”是必然的，是已成定局、无法更改的命运。

“所处的境况”确定了人类必然“有罪”。亚当、夏娃尚未诞生时，伊甸园就已经在上帝的掌控之中。上帝是世界之主、

---

① ［奥］卡夫卡．卡夫卡书信日记选［M]．叶廷芳，黎齐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120.

万物之父母，是一切存在的统治者、控制者，拥有无上的力量和权威。上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但并未赋予他们聪慧的心智、自由行动的权力，更未赋予他们存在的主体性地位。听命于上帝，作为附庸而存在，这就是人类始祖“所处的境况”。然而，人类不可能永远蒙昧，即使没有撒旦的引诱，人类的心智也要“混沌初开”，人类也要走向文明、确立自身存在的主体地位。只是，当人类始祖撕毁和上帝的立约、破坏上帝的秩序时，当人类把自己的意志施加于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挑战上帝的权威时，人类的原罪就产生了。这是对秩序的破坏之罪，是对责任的逃避之罪。而亚当和夏娃被驱逐出伊甸园，则是上帝对人类施加的最初的惩罚。

人类所背负的不仅有原罪。被驱逐出伊甸园的人类，不仅处于上帝权力的掌控之中，原罪也成了始终伴随他们的“境况”。随着人类历史不断往前发展，由于人类不断膨胀的欲望——特别是权力欲的作祟，秩序俨然、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在人类存在的每个角落逐渐建立起来。即使是打着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号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无法掩盖无孔不入的权力与法权系统对人类自身施加的暴行。

当卡夫卡的双眼洞穿人类的历史与现实时，他发现：原罪之外，欲望肆虐，权力横行，这是现代人所处的世界的基本境况。可以说，严密的、无孔不入的法权系统是现代人面对的最根本的处境。而处身如此境况的现代人又听凭自己的欲望行事，他们的行动就显得那么盲目，那么缺乏耐心、漫不经心。这就让现代人在自己构设的陷阱中越陷越深，最终陷入难以自拔的境地。这些就构成了卡夫卡文学世界中人类的时代之罪——卡夫卡之罪。卡夫卡之罪是在原罪的大背景下产生的现代人之罪，是在现代社会法权系统中产生的现代人之罪。卡夫

卡之罪是法权系统强加于现代人身上的莫名之罪，是处身于法权系统中的现代人因“缺乏耐心和漫不经心”而给自己带来的罪，是弱者面对强大的法权系统产生的恐惧不安心理衍生而来的悖谬之罪。

如果说原罪是现代人背负的历史之罪，是上帝对人类施加的惩罚；那么，卡夫卡之罪则是现代人承受的时代之罪，是上帝与人类自己给现代人共同施加的惩罚。

一、卡夫卡的创作观

文学之于卡夫卡就是生命，写作则构成他人生的全部。“我的全部本质都是建立在文学上的，一直到 30 岁我都始终如一地坚持着这个方向；如果哪一天我要离开这个方向，就等于我不再活着了。”[①] “我与写作的关系和我与人的关系是不可改变的，它们建立在我的本质中，而不是暂时状况。”[②] 不仅如此，卡夫卡还认为：“写作是我根本的、好的本质。如果我身上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东西，那便是它了。”[③] 从中可见，在卡夫卡看来，文学、写作的地位与生命等同，没有文学和写作就没有了自己。卡夫卡以创作来达到对生命的实现和完成，从而在这个世界上留下自己的痕迹，避免坠入“地狱”的深渊。

那么，做一个作家、进行文学创作，对卡夫卡来说，究竟有着怎样非同寻常的意义与价值呢？在致挚友马克斯·布罗德

---

① ［奥］卡夫卡. 卡夫卡书信日记选［M］. 叶廷芳，黎齐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221.

② ［奥］卡夫卡. 卡夫卡书信日记选［M］. 叶廷芳，黎齐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211.

③ ［奥］卡夫卡. 卡夫卡书信日记选［M］. 叶廷芳，黎齐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210.

的信中，卡夫卡对作家的定义与作用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卡夫卡说："作家，一个这样的作家的定义及其作用（如果有那么一种作用的话）的解释是：他是人类的替罪羊，他允许人享受罪愆而不负罪，几乎不负罪。"① 在这里，卡夫卡认为，作家就是"人类的替罪羊"，世人犯下的所有罪孽都由他来承担；作家就是耶稣基督，他把自己的肉身献给十字架，以自己的受难和牺牲来救赎世人罪恶的灵魂。作家是伟大的、崇高的，他站在高山之巅，俯瞰人世，以自己单薄的身躯，承受生活中一切的罪、一切的恶，承受生活中一切不能承受之重。他从"拿撒勒"走到"罗马城"，唯一的目的就是拯救充斥罪恶的人世、解放充满罪孽的灵魂。

对作家卡夫卡来说，最直接、最有效、最根本的拯救手段和途径就是写作。"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离开地狱，我是通过写作。所以在不得已时，亦只能通过写作，而不是通过安静和睡眠以求留在人间。"② 以写作的方式离开"地狱"，以写作的方式留在"人间"。文学创作对卡夫卡来说，是解放人的一种方式，是对人类存在的一种思考方式，也是证明人类存在于世界的根本途径与方法。或许，这正如表现主义美学家克罗齐所说的："艺术是一个解放者。"③ 卡夫卡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成其为人。

无论是西方的宗教还是东方的宗教，都认为罪恶的灵魂在

---

① ［奥］卡夫卡．卡夫卡书信日记选［M］．叶廷芳，黎齐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166.

② ［奥］卡夫卡．卡夫卡书信日记选［M］．叶廷芳，黎齐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223.

③ ［意］克罗齐．美学原理，美学纲要［M］．朱光潜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28.

死后是要进入地狱的。为了离开地狱，留在人间，卡夫卡以耶稣上十字架的方式来写作。卡夫卡说："我经常想，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带着纸笔和一盏灯待在一个宽敞的、闭门杜户的地窖最里面的一间里，饭由人送来，放在离我这间最远的地窖的第一道门后。穿着睡衣，穿过地窖所有的房间去取饭，将是我唯一的散步。然后我又回到我的桌边，深思着细嚼慢咽，紧接着马上又开始写作。"① 这是一幅怎样的图景呢？这就是典型的中世纪修道士的苦修生活。卡夫卡用写作这根"荆棘"，不断地抽打自己的肉体，在血淋淋的身与心的受难中，祈求得到精神的救赎和灵魂的解放。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研究卡夫卡时谈到，小说是"关于存在的诗意思考"②，小说家"是存在的探究者"③，而卡夫卡的小说则"抓住了一种存在的可能性（人以及他的世界的可能性），从而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什么，我们可能做出什么来"④。关于此，卡夫卡也曾说过："文学创作向来都只是对真理的一次探索。"⑤ 在大工业发展了三百年之后，"物"的猖獗和工具理性的猖獗使人类失去了原有的"诗意栖居"的家园。人类，以及所有单个的生命，如何继续生活在这个星球上？像

---

① ［奥］卡夫卡．卡夫卡书信日记选［M］．叶廷芳，黎齐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201.

② ［捷］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45.

③ ［捷］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56.

④ ［捷］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55.

⑤ ［奥］卡夫卡．卡夫卡口述［M］．［捷］雅诺施记录，赵登荣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166.

流刑营中的军官，心甘情愿为“一台独特的机器”殉葬？像约瑟夫. K，在身心极度疲惫时无奈地接受被处死的刑罚？还是像K，历尽打击与挫折，仍要以强韧的行为证明自己生命的存在？卡夫卡的小说“不是作者的忏悔，而是对于陷入尘世陷阱的人生的探索”①，是对人之历史、人之现世存在的叩问，是个体在时间长河中对“人类自我存在焦虑”的一种表达。小说这一文学艺术成为探索人类生存的重要方式，是人类心灵得到解救的重要方式。

纵观卡夫卡的一生，我们认为，卡夫卡是在极强烈的罪感的驱使下来写作的。他写出自己心中和人世间各种各样的罪，但描绘各种各样的罪并不是他文学创作的终极目的。在卡夫卡看来，“作家的任务是把孤立的非永生的东西导入无限的生活，把偶然导入规律。他要完成的是预言性任务”②。卡夫卡是怀着一种使命与责任进行创作的。创作是为了揭露世界的荒诞与不合理，是为了把存在的荒谬展现在众人眼前，从而让人们认识它，进而战胜它。创作是为了拯救，是为了达到对尘世、对人、对人的灵魂的救赎。换句话说，在卡夫卡那里，文学创作是为了实现对尘世、对死亡、对有限的超越。卡夫卡的人生与文学实践就是在这样的理念烛照下展开并得以完成的。

二、卡夫卡的罪责世界

罪与责是构成卡夫卡文学世界的极其重要的部分。人所要承担的责任之重，人因违约、因破坏世界原有秩序而带来的

---

① ［捷］米兰·昆德拉. 小说的艺术［M］. 董强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34.

② ［奥］卡夫卡. 卡夫卡口述［M］. ［捷］雅诺施记录，赵登荣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9：172.

罪，是卡夫卡文学创作所要探讨的最重要的主题。卡夫卡的一生都被罪责感所包围。据我们所知，在同时代的作家队伍里面，没有哪个人像他那样被一种悖论式的罪感困扰着，也没有几个人像他那样因一份责任而活得那么沉重，以至于对爱情、婚姻都产生了极深的恐惧。在致菲莉斯·鲍威尔的信中，卡夫卡写道："我是无辜的，当然也是有罪的。"[①] 卡夫卡就这样，一辈子生活在"罪"的阴影中。

（一）人类的"原罪"

出生于犹太家庭的卡夫卡，饱受犹太人日常生活的耳濡目染（犹太教其实是一种生活化的宗教），由于文化无意识的积淀，犹太教中的"原罪"思想深深植入他的生命。在卡夫卡的罪责世界里，最根本的罪就是人类的"原罪"——伴随着人类始祖亚当、夏娃背叛上帝的意愿，偷吃智慧树上的果子而来的罪。那么，在卡夫卡那里，"原罪"究竟所指为何呢？

在与古斯塔夫·雅诺施的谈话中，卡夫卡说："我们企图把我们自己有限的小世界置于无限的大世界之上。这样，我们就干扰了事情的正常循环。这是我们的原罪。宇宙和地球的一切现象都像天体那样绕着圆圈行动，永远地周而复始，只有人，具体的人，这种生物从出生到死亡走着一条直线。对人来说，不存在个人的复归。他只感觉到沉降。这样，他就与宇宙秩序相交错。这是原罪。"[②] 对这段话，张玉娟博士认为"有两层意思：超越性的人总会遇到如何把有限的生融入到无限的死中去的问题；以有限之生去过问无限的问题。这两者都是僭

① ［奥］卡夫卡．卡夫卡书信日记选［M］．叶廷芳，黎齐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195.

② ［奥］卡夫卡．卡夫卡口述［M］．［捷］雅诺施记录，赵登荣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65.

越，是罪”[1]。简言之，有限个体的人僭越无限宇宙原有秩序的行为，就是原罪——秩序之罪。这也就是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在蛇的唆使下偷吃智慧之果，打破上帝妙手安排的宇宙原有秩序而来的罪。但是，深究之可发现，人类之原罪最根本的还不是秩序之罪。当初亚当、夏娃入住伊甸园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和上帝立约永不吃智慧树上的果子。守约，这是一种责任，但亚当、夏娃在蛇的唆使之下并未践行。个体有限的生命开始了探问自身及存在之奥秘的旅程，开始了探问无限宇宙的奥秘的旅程，但却以负罪之身永远离开了幸福的家园，“不存在个人的复归。他只感觉到沉降”。责任之不履行，这是每一个个体生命在社会结构网络中所不能原谅之“罪”。

综观卡夫卡的文学创作，我们认为，在原罪问题上卡夫卡首先关注的是责任。每一个个体生命诞生在人世之中，都有着自身必须担当的东西。从每一个单个的生命体来说，他必须对自己负责。而单个的生命体一旦进入社会网络结构之中，他则扮演着更多的角色，同时也就意味着他必须担当起更多的责任。在家庭中，为人父母、为人子女，为人妻、为人夫，则有他做父母、子女，做人妻、人夫的责任；在单位里，作为员工或领导，他有做员工或领导必须担当的责任；同样的，在社会上，做一个公民，他有做公民应当担负的责任。问题的关键是，在对自己负责与对家庭、对单位、对社会负责之间，在纠葛焦灼的时候，该做出怎样的选择呢？矛盾与冲突就在这里出现了。

探究个体的自我存在是天经地义的事，也是现代人对自己

---

① 张玉娟. 卡夫卡艺术世界的图式［M］. 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104.



应负的基本责任。我是谁？来自何方？将去向何处？这是困扰整个人类的根本问题，也是困扰《城堡》主人公K的根本问题。K奉命来到“城堡”世界，用官方的话来说是受聘而来，事实上却没有商量的余地。K来到“城堡”世界，但这个世界却剥夺了他的存在资格。一方面，聘请他来时“城堡”当局并没有给予他在这个世界的居住权；另一方面，当他来到“城堡”世界时，这个世界却又否认了他的土地测量员的身份。最为要命的是，K接到的聘请信是“城堡”某部门“一不小心”发出来的。K一直想方设法要进入“城堡”，这样做就是在对自己负责。因为确证自己的身份，取得在世界上的生存权，这是每一个个体生命之必需。只是这个社会漠视个体存在的权利，导致像K这样的个体生命每天在拼命却又徒劳。

对每一个生命体来说，争得并维护生存的权利，是对自己所负的最基本的责任。只是，人不仅要生存，人还必须发展。每一代人都得打破既定社会的历史格局，打破原有的惯例、陈规，从而向前发展，达到超越。这既是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也是整个宇宙世界的发展规律。正因为此，《判决》中的主角格奥尔格·本德曼想拥有除父亲之外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他可以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爱情、婚姻、家庭，有自己的朋友。但现实世界往往不容许此类事情发生。因为那是造反行为，那会破坏既定的权力分配格局，更会损害既得利益者的权益。就像混沌初开时的世界，亚当和夏娃只是上帝的附属，只是伊甸园中的装饰。一旦他们有了智慧，原有的世界就不同了。原来只有撒旦和上帝叫板，现在，拥有智慧的亚当、夏娃也可以与上帝分庭抗礼，上帝的权威遭到进一步的挑战。所以，在《判决》中，当父亲这个原有格局的统治者、原有世界的最高主宰，发现自己被本德曼冷待、自己操纵的权力被本德

曼行使时，他就突然变得暴跳如雷、怒不可遏，并对本德曼这个反叛者处以溺死的刑罚。

那么，究竟应该对自己负责呢，还是应该对既定格局中的社会和他人负责呢？要在这两者之间做出抉择，确实是痛苦而艰难的事。因为在这两者之间，有谁能取得非常恰切的平衡点呢?!

《变形记》里的格雷戈尔·萨姆沙，既是儿子，又是兄长；自从父亲破产后，更成了整个家庭的支柱。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与此同时，格雷戈尔还是一个血肉丰满的个体生命。为了家，为了偿还父亲破产所欠的债，他在公司里忍气吞声地工作，既要接受“老板走狗”的监督，更要忍受老板的无理指责。他也曾想过反抗，想一脚“把作威作福的老板从桌子踹到地上去”。但为了身负的责任，格雷戈尔忍受了一切的苦楚。他每天凌晨四点起床，五点坐火车赶去上班，整天东奔西跑穿梭于各地。身心的劳累使他难以负荷。然而，格雷戈尔不只是个赚钱工具，他还是个有生命的个体人。对此，格雷戈尔自己有着清醒认识。人们或许要说，格雷戈尔是想借助变形逃避自己的责任，得到解脱。这种说法不乏根据。格雷戈尔发现自己发生变形时，自语道：“天啊，我选了个多么累人的职业啊！日复一日奔波于旅途之中。生意上的烦人事比在家坐店多得多，还得忍受旅行带来的痛苦，倒换火车老得提着心，吃饭不定时，饭菜又差，交往的人经常变换，相交时间不长，感情无法深入。让这一切都见鬼去吧！”[①] 格雷戈尔发现自己变形时确实有一种庆幸心理，但我们必须注意到的事实是，他内心深

---

① ［奥］卡夫卡. 卡夫卡小说全集Ⅱ［M］. 韩瑞祥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251.

处更多的是无奈、痛苦和担忧。他为自己因变形不能起来赶去上班而懊恼不已，为自己不能再去上班赚钱忧心家庭的正常运转；即使是在遭受家人抛弃时，他还在为妹妹的上学问题忧心不已。格雷戈尔的无奈和痛楚，身心所经受的煎熬，有几人能理解！只是社会的冷酷无情，把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活活地给吞噬了。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但并不是每一个病人都能被医治；尤其是面对无心求生的病人时，医生是毫无作用的。《乡村医生》中的那位医生，在暴风雪肆虐的夜里出诊，但他面对的却是一个无心活下去的年轻人。在病人面前，医生明确表示要负起自己的责任，病人却对他说："大夫，让我死吧。"当医生查出了病根时，病人又对他说："我对你的信任少得很。……你不帮我，反倒来挤我临终的床榻。我恨不得把你的眼睛挖出来。"[①] 面对一颗就死的心，再有责任的医生又有什么用处！即使在病人亲朋的逼迫下，他也无法施加救治。然而，有谁能理解乡村医生的难处？就是在这样的窘境中，乡村医生被剥得一干二净。他没能救治病人，没能保护自己的侍女，也没办法让自己得救。

责任的重荷让人难以承受，反抗的结果又是那么悲惨。格奥尔格被父亲判处溺死之刑，格雷戈尔忍受了人间的酸辛之后在凄冷中死去，乡村医生被抛在了冰雪覆盖的原野。在责任问题上，个体与社会之间，人类与既定世界之间，显得是如此的水火不容。只是，一代又一代的人却必须在责任的重压下匍匐而行。

---

① ［奥］卡夫卡．卡夫卡小说全集Ⅲ［M］．韩瑞祥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59－61.

在卡夫卡的世界中，秩序与责任是紧密相连的。亚当、夏娃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开始有了自我意识，同时也踏上了探寻人类自身与社会历史及宇宙世界奥秘的旅程。人类一旦发问并作出思考，世界原有的格局和秩序就面临着挑战。具有意识的人，认识到自我的存在，一夜之间由上帝的附属变成了与上帝相比肩的世界一极。这是对上帝权威极大的蔑视和挑战，也是对世界原有秩序的极大威胁。正因为此，上帝在亚当、夏娃偷吃禁果的当天就把他们驱逐出了伊甸园，让他们在混沌的尘世流浪，遭受苦难。前文所论及的《判决》中的格奥尔格，他之所以受到惩罚，不仅在于他要发展自己，也在于他在发展自己的过程中创造出了一个新的世界。就像亚当、夏娃创造出人类世界破坏了上帝世界的秩序那样，格奥尔格的行为打破了“父亲世界”的秩序。这是大逆不道的造反举动，是不可能得到既有世界统治集团的容忍的；不仅不能被容忍，更会遭到残酷的打击和血腥的镇压。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这实属屡见不鲜。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对人类束缚最大的就是法权系统，而这两大系统又最为残酷无情。上帝这个法权世界的创造者，可以无理由地提出要人类给他献上活人祭，也可以随时给人类施加罪责并判处刑罚。在“城堡”世界中，女子随时有成为官员玩乐工具的可能。阿玛利亚的拒绝就是她一家人遭受惩罚的“原罪”。《审判》里的主角约瑟夫. K，就是在法权世界中被莫名其妙地加上罪名而逮捕的。初审时约瑟夫. K 在法院那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讲，看起来确实有动摇整个“法院”系统的架势。只是事情的发展告诉人们，那是虚妄的幻境。虽然约瑟夫东奔西跑去求助所谓的法院灵通人士——画家，以及律师，但“法院”辩护的繁杂程序，权力作祟下人们无法真正接触

"法院"，以及人一经被宣判有罪就终身无法摆脱等事实，使得约瑟夫精疲力竭、无心申诉，而最终被处死在荒郊野外。

卡夫卡的秩序之罪最根本的是：人类企图把自己的欲望和意图强加于自己寄居的世界，总想把自己"有限的小世界置于无限的大世界之上"。这就如卡夫卡所说的："我们企图把我们自己有限的小世界置于无限的大世界之上。这样，我们就干扰了事情的正常循环。这是我们的原罪。宇宙和地球的一切现象都像天体那样绕着圆圈行动，永远地周而复始，只有人，具体的人，这种生物从出生到死亡走着一条直线。对人来说，不存在个人的复归。他只感觉到沉降。这样，他就与宇宙秩序相交错。这是原罪。"[①] 卡夫卡的这种原罪观念在中世纪的大诗人但丁那儿已有相当明确的阐述。在《神曲·天堂·第二十六歌》中，人类始祖亚当认为自己的罪孽"并不在于吃了那树上的果子，而在于越犯了那定下的界限"[②]。这里的"越犯了那定下的界限"，其实就是说亚当、夏娃打破了上帝的既定秩序。确实，当人类提出"人定胜天"、"征服自然"的口号时，就试图让自己凌驾于地球、宇宙之上，这就在事实上破坏了世界的正常运转。人类发展到今天，之所以面临着那么多的困境，比如说环境的恶化、人的心灵世界的失衡，就直接与人类自身的这种行事方式紧密相关。

非常矛盾的是，要生存、要发展，人类就必须发问、必须思考、必须探寻。虽然未必能取得成功，但这又是人类无法逃避的责任。而在探究的过程中，人类又必然要把自己放置于宇

---

① ［奥］卡夫卡. 卡夫卡口述［M］. ［捷］雅诺施记录，赵登荣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9：65.

② 聂珍钊主编. 外国文学史（第一卷）［M］.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4：167.

宙、世界之上，要把自己当做宇宙、世界的主体。在人类和世界之间，怎样才能达到和谐共存呢？怎样来弥合两者之间的鸿沟呢？这也许就是人类的痛苦之源。因为，要在“人的精神性”和“世界的物质性”之间达成一致，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类仍未找到很好的解决办法。我们以为，人类生命的“存在性不安”就根源于此。现在社会中人与世界之间裂隙的加深，则更加激化了这种“存在性不安”。

（二）“卡夫卡之罪”

在创作中，卡夫卡除了表现出浓厚的“原罪”意识外，还为我们描绘了多种现代人在社会生活中遭遇到的“时代之罪”——“卡夫卡之罪”。正如前文所论述的，卡夫卡之罪是在原罪的大背景之下产生的现代人之罪，是在现代社会法权系统中产生的现代人之罪。卡夫卡之罪是法权系统强加于现代人身上的莫名之罪，是处身于法权系统中的现代人因“缺乏耐心和漫不经心”而给自己带来的两大主罪，是弱者、失败者面对强大的法权系统产生的恐惧不安心理衍生而来的悖谬之罪。如果说“原罪”是“卡夫卡之罪”产生的历史根源的话，现代社会法权系统则是“卡夫卡之罪”产生的现实土壤。

世纪之交，社会一片纷乱。“我们不是生活在被毁坏的世界，而是生活在错乱的世界。一切都像破帆船的索具那样嘎吱作响。”[①] “上帝”已死，传统的思想观念、理性精神、社会秩序都面临崩溃的危险，人的心灵世界陷入焦渴的“荒原”状态。随着大工业的飞速发展，欧洲社会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挺进。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不仅是布拉格，整个

---

① ［奥］卡夫卡．误入世界［M］．叶廷芳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25.



世界都是悲剧性的，技术的铁拳粉碎了所有的防护墙。”①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世界的法权体系也变得更加严密、更加无孔不入，个体生命成了法权体系运转过程中被役使的对象。生存处境的恶化，让人变得更加惶惶不可终日。面对人类的困境，熟谙尼采思想的卡夫卡在文学创作中深深思索：“上帝”死后，人类该怎么办？对此问题，卡夫卡企望通过对“罪感”的思考，唤起处于“荒原”困境中的现代人奋起自救。

1. 莫名之罪——权力系统中人的荒诞处境

在人类的时代之罪中，卡夫卡最为关注的是权力等级体系运转中人的荒诞处境——一种无来由的、莫名的罪责。如果格奥尔格·本德曼被判处溺死的刑罚是因为冒犯了社会生活机构中最小的单位——家庭——中的父权的话，卡尔·罗斯曼、约瑟夫. K与K等人的情况就全然不同了。

卡尔的人生遭遇，除了一种前在的“罪”（与女仆之间不正常的两性关系）使然外，最根本的就是外在于他的无形却无比巨大的、充斥于整个社会的权力网络运行的结果。“十七岁的卡尔·罗斯曼被他那可怜的父母发落去美国”，父母权力的使用，开启了卡尔人生的第一页。来到美国的卡尔，因一个偶然的机缘遇上了亲舅舅，生命的轨道似乎要发生转向。但很不幸的是，一天，卡尔违背舅舅的意愿，执意跟随波隆德先生前往纽约郊外的乡村别墅。深夜，卡尔想回纽约市舅舅的家时，得到的却是舅舅托格林先生送来的一封信。在信中舅舅写道：“亲爱的外甥！在我们只可惜太短暂的共同生活的日子里，你也许会看得出来，我是一个地地道道讲求原则的人……我现在

① ［奥］卡夫卡. 误入世界［M］. 叶廷芳等译.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24.

的一切都归功于我的原则，任何人都没有资格要求我从根本上去否认我自己。任何人，也包括你……倘若我有朝一日突然会产生一个念头，容许对我有那种习以为常的冒犯。到那时，我也许恨不得用我这两只拿着纸写写画画的手把你接住捧得高高的。但由于暂时还没有一点迹象预示着这样的情况有一天会发生，因此，在今天这事发生后，我不得不无条件地让你离开我……你是违背我的意愿，决定今天晚上离我而去，那你就永远守着这个决定吧。"[①] 是什么导致舅舅作出遗弃卡尔的决定？表面看来是卡尔违背了舅舅的意愿，但深入一些看就会明白，是舅舅的权威/权力没有得到卡尔足够的尊重，就是说卡尔没有遵守他的那套"原则"。权力异化人，也异化血肉亲情。

在西方饭店，卡尔对自己的工作可谓尽职尽责，不敢有丝毫懈怠。他不仅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而且帮助同事勒内值班上岗。但命运女神并没有给予他更多更好的眷顾。卡尔遭到饭店总管无辜的辞退，遭到门卫长的毒打。即使与流浪的法国人和爱尔兰人在一起，卡尔也总是遭受欺负。决定卡尔命运的，表面看来是单个的人，如父母、舅舅、饭店总管、法国人、爱尔兰人以及女艺人布鲁纳尔达。但仔细观察卡尔所生活的"美国"社会环境，就会发现：卡尔的遭际是体系严密的权力世界运行的必然结果。关于这一权力体系的运转情形，西方饭店门卫长的一番话让我们对之有了更深刻的了解。门卫长对卡尔说："这儿向来如此，人人都相互支持。要不这么一个大饭店的运作是不可想象的。你也许要说，我不是你的顶头上司。这么说，我来出面关照这件别人已经做过的事，不就更好吗？另

---

① ［奥］卡夫卡．卡夫卡小说全集 I ［M］．韩瑞祥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60.



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身为门卫长凌驾于一切人之上。因为这饭店所有的门统统归我管，也就是说包括这个主门，三个中门和一个侧门，还有数不胜数的小门和出口就更不用提了。不用说，所有在考虑之列的服务人员都得无条件地服从我。从另一方面来说，既然享有这种殊荣，我理所当然要对饭店领导负责，不能放走任何一个哪怕是一丝一毫可疑的人。恰恰你让我觉得甚为可疑，这也叫我如此称心如意。"①

正如城堡是"权力的象征，是整个国家机器的缩影"（叶廷芳语），我们也完全可以把西方饭店看做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权力世界的一个缩影。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卡夫卡认为它是"一个依赖的制度，这种依赖由外向内，由内向外，由上到下，由下到上。一切都是不自主的，一切都受到束缚"②。在这种社会，"权力是既匿名又无往不胜的"③。我们或许可以说：每一个处于权力网络结构中的人，不管是最底层的卡尔还是握有权力的门卫长，都是不自由的有"罪"之人，他们都只是权力控制的对象。

如果说卡尔还只是一个涉世不深的未成年人，他只是在权力体系的门槛边缘品尝着生活百味，约瑟夫. K 与 K 则不同了。除了像卡尔一样是权力的受害者外，他们还是权力网络系统中的施害者。福柯认为："权力是借助一个网络状的组织来运用和实施的。个体不仅在权力的网络间循环流转，而且他们总是处于这样一个情景，既受制于这一权力，又施行这一权

① ［奥］卡夫卡. 卡夫卡小说全集Ⅰ［M］. 韩瑞祥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226－227.

② 转引自冯亚琳. 德语文学与文化［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228.

③ ［法］福柯. 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 严锋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166.

力。他们不仅是权力所运作的迟钝或心甘情愿的目标，也是权力发号施令的一员。”① 这就是人在权力等级体系中荒诞、可悲的境况。像阿 Q 一样，约瑟夫. K 和 K，一方面是权力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又在无意识之中成了传播和扩展权力的载体和工具。他们在受着权力迫害的同时，又在迫害着更弱小、更卑微可怜、更无辜的人。

在权力的控制之下，人产生异化并丧失自我为人的品格，人成为权力体系运作中的附属物。他们，或高高在上犹如神明，望之使人生畏；或卑微低下如丧家之犬，时时摇尾乞怜。但无一例外的是，在权力世界的运行中，人不仅丧失了往日“万物灵长”的风光，也逐渐丧失了作为万物主宰的主体地位和身份，而日益沦为遭受役使的对象。

2. 人类的两大主罪——“缺乏耐心和漫不经心”

世界的纷乱和荒诞，使人逐渐失去了内在的坚定性和判断力，人的行动随之变得盲目。在生存局势之中，在人情事理面前，人丧失了应有的分辨能力。

乡村医生夜里出诊，到被“猛烈的暴风雪”分隔的“十里开外的村子”去救治一个重病人。这不是骗局，确实有病人在那儿等着他；但这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陷阱。在他最需要马的时候，猪圈里怎么就突然来了马？不仅有马，还有两匹，并能获赠一个马车夫。如此奇怪的事，乡村医生竟那么随意就接受了。结果，他只能在冰雪肆虐中高呼：“上当了！上当了！一次听信了深夜骗人的铃声——就永远无法挽回。”② 在漫不经

① 转引自周宪. 二十世纪西方美学［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420.

② ［奥］卡夫卡. 卡夫卡小说全集Ⅲ［M］. 韩瑞祥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62.

心中，乡村医生就接受了出诊的邀请。而谁知道是一个什么身份的人在邀请他呢？难怪病人会对他说："我对你的信任很少。你也只不过是碰巧被扔在这儿了。"[①] "碰巧被扔"，一个多么可悲的结局！乡村医生真是一个可怜至极的人啊。

如果说乡村医生是因为漫不经心而遭遇了不幸的命运，那么K难以进入"城堡"则是因为他在漫长的寻找和等待中失去了耐性。K原想通过弗丽达获得进入"城堡"的许可，结果没有成功。他接着想借助信使巴纳巴斯寻找进入的道路，也以失败告终。但并不是说他就完全没有进入"城堡"的机会。在等待克拉姆时，克拉姆没有出现，但K有机会见到他的秘书莫穆斯。这个秘书的身份非同一般。首先，女店主告诉K，"莫穆斯先生负责克拉姆在村里必须处理的文书工作，村里向克拉姆提出的所有申请都由莫穆斯先生首先受理"。只是听了这番话后的K"仍不为所动，茫然失神地看着女店主"。紧接着女店主的话，莫穆斯补充道："大多数村秘书只为一位老爷办事，可是我为克拉姆和瓦拉本内两位老爷办事。"然而，此时的K却以嘲讽又满含轻蔑的意味对莫穆斯说"甚至是双料的"[②]。在这极不和谐的氛围中，K失去了进入"城堡"的绝佳机会。K，就这样因自己急功近利的心态而给自己的努力增添了一重又一重的障碍。

在卡夫卡的文学世界中，有一位人物是漫不经心与缺乏耐心的集合体，他就是《审判》中的银行襄理约瑟夫. K。在刚被宣布逮捕时，以为自己什么事都没有，面对格鲁巴赫太太和

---

① ［奥］卡夫卡．卡夫卡小说全集Ⅲ［M］．韩瑞祥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61.

② ［奥］卡夫卡．卡夫卡小说全集Ⅱ［M］．韩瑞祥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94.

比尔斯泰纳小姐，他显得信心满满。初审时，约瑟夫也觉得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来驳斥法院，清洗施加在自己身上的莫名之罪，使自己的冤情得到昭雪。所以他在法院里慷慨陈词。但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初审过后约瑟夫才发现自己的力量是那么渺小，在法院面前，他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接下来，约瑟夫在叔叔的帮助下找到了律师，并且找了那位据说是世代和法院打交道的画家。随后的日子里，约瑟夫为了自己的案件可谓是极尽心力，但却忘记了法院繁琐的诉讼程序，想一时半会就把问题解决了事。这时的约瑟夫. K 几乎完全失去了耐心，他的忙碌，只是“过于匆忙地将按部就班的程序打乱，实用似是而非的桩子把似是而非的事物圈起来”①。为了自己的案件，约瑟夫几乎把工作上的事情抛在了一边。一位顾客要和他协商事情，等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约瑟夫却一直把他晾在一边根本不予理睬。甚至是意大利来的老主顾，他也想“干脆拒绝去陪同”。可以说，约瑟夫. K 为了自己的案子，前后态度截然不同。前期是不理不睬，后期是心急如焚。结果，他的客户基本上由副襄理接待了，而他工作上的差错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即使他接受了某些差事，也实属出于无奈。难怪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人们把他当做办公室里可有可无的人了”②。最终，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了他的位置。

不管是乡村医生、K 还是约瑟夫. K，他们的悲剧命运与他们极为不良的行事心态是密切相关的。人类发展到今天，在漫不经心中酿出了悲剧，又在急功近利中加剧了事态的发展。

---

① ［奥］卡夫卡. 卡夫卡书信日记选［M］. 叶廷芳，黎齐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111.

② ［奥］卡夫卡. 卡夫卡小说全集 I ［M］. 韩瑞祥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339.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三百年间，人类过度开发利用资源对大自然造成了破坏，给人类自身生存环境带来了恶果，不正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吗？

可以说，正是出于对人类生存世界这一方面的思考，卡夫卡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有两大主罪……那就是：缺乏耐心和漫不经心。由于缺乏耐心，他们被驱逐出天堂；由于漫不经心，他们无法回去。"[①] 历史发展中所展现的人类命运不正如此吗？

3. 失败之罪——弱者的恐惧，存在性不安，渗入骨髓的罪责

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思想的精髓，用八个字概括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把这一学说移用于社会人文学科领域，这八个字就变成了"人竞天择，强者生存"。这在尼采的思想中体现得最明确。尼采蔑视"众数"独尊"超人"，把芸芸众生——甚至是伏尔泰这样的哲人——称为"白痴"。这个世界是为强者存在的，强者在方方面面都占有绝对的优势。而弱者呢？弱者拥有什么？在"弱者的权利"问题上，尼采有很经典的论述："如果处于某些条件下的某个力量，例如一个被包围的城市，向一个更强大的力量屈服，那么，相反的条件便是，这个力量可以毁掉自己，烧毁这个城市，从而给强大者造成巨大损失。"[②] 在这里，弱者拥有什么权利？要么屈服于强者，要么就把自己毁掉。因为强者手里所拥有的权力是弱者远远比不上的。而权利的多少与权力的大小是成正比的。因此，尼采

---

① [奥] 卡夫卡. 卡夫卡书信日记选 [M]. 叶廷芳，黎齐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111.

② [德] 尼采. 尼采生存哲学 [M]. 杨恒达等译.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8：158.

的结论就是："一个人有多大权力，就有多大权利"；精确点说就是"一个人被认为有多大权力，就有多大权利"。[①] 以此推断，对奴隶有绝对统治权的主人也就拥有对奴隶的生杀大权，对弱者拥有绝对优势的强者就可以完全控制弱者的生存——肉体的与灵魂的。

卡夫卡读中学期间就开始阅读尼采的作品，他对尼采的思想是比较熟悉的。只是卡夫卡关注的更多的是强者的对立面——弱者、小人物，这也是其作品中的绝对主角。当然，在卡夫卡的文学世界中，弱者是通过强者而得以展现的。通过法院势力的强大，我们看到了约瑟夫. K 的弱小；在城堡势力的笼罩下，我们发现了 K 的渺小；在父亲的威严和强势面前，我们终于看见了格奥尔格的虚弱；在塞壬的沉默里，我们更看到了智者奥德赛的智慧短浅……

卡夫卡的这种弱者意识，在《致父亲的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卡夫卡眼里，父亲"强壮、健康、食欲旺盛、声音洪亮、能说会道、自鸣得意、高人一等、坚韧沉着、有识人之明、相当慷慨"。与父亲的强大、能干、精明相比照，卡夫卡则总是显得"羸弱、胆怯、优柔寡断、惴惴不安"。[②] 父子之间强弱对比的迥异，使卡夫卡从内心深处感觉到父亲对自己内在的与外在的生存世界都构成了威胁，让自己时时刻刻对存在感到恐惧害怕，父亲也成了自己"心中衡量万物的尺度"。正是因为外在势力的无比强大与自己的无限弱小，所以卡夫卡把自己放进了布满条条框框的、受着种种束缚的"奴隶的生活世

---

① [德] 尼采. 尼采生存哲学 [M]. 杨恒达等译.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8：158.

② [奥] 卡夫卡. 卡夫卡小说全集Ⅲ [M]. 韩瑞祥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325.



界”。这个世界与父亲的世界截然对立，也与“你我之外的所有人都幸福地生活在其中，不受任何命令和戒律约束的”“第三世界”迥异。[①] 这个世界是弱者的世界，这个世界让弱者感受到的是深入骨髓的不安。对卡夫卡来说，世界上一切的东西都在威胁着、压迫着、挤碾着、摧毁着弱者。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更好地来理解鼹鼠（我们以为其实就是卡夫卡自己）躲进了“地洞”仍惶惶不可终日的原因了。对强者来说，弱者一文不名、毫无价值，没什么值得利用的地方；弱者的存在只是一种浪费，是对时空的无效占用，对资源的白白消耗。既然弱者的存在一无是处，留着他们还有什么意义呢？那就把他们推向死亡的深渊罢了，像古希腊时期斯巴达人处理刚出生的婴儿那样。

我们认为，弱者卡夫卡正是在强大的“父亲”面前，在不可摧毁的“法院”与“城堡”世界那里，意识到了弱者在世界中的这种地位，因而对以自己为代表的弱者的存在产生了深深的负罪感。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在强者看来，弱者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错误。而好好地反观一番我们存身的现实社会，活着，对弱者来说不正是一种华丽的奢望吗?! 弱者是无辜的，只是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他的存在确实是种“罪过”。

三、审判与惩罚

“没有所有，只有存在。”每一个生命体都存在于一个既定的“存在”之中，其命运必将接受这一存在的审判与惩罚。在卡夫卡心中，人类的存在是一个充满罪、充满原罪的存在，人

---

① ［奥］卡夫卡．卡夫卡小说全集Ⅲ［M］．韩瑞祥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329.

类也必然要接受它们的惩罚。卡夫卡告诉我们："对于原罪有三种惩罚可能：最轻的是事实上的那种，即逐出天堂，第二种是摧毁天堂，第三种（这应该说是最严厉的一种）是封锁永恒生命的道路，而保留其他一切。"① 逐出天堂，这是已成事实的惩罚；天堂没有被摧毁，只是人类失去了原有的本真，失去了最初的原生的存在，发生了变异；亚当与夏娃在偷食智慧之树的果子的当晚并未立即死亡，但死亡已成为人类最大的局限。

卡夫卡不是哲学家，不是犹太教的拉比，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基督徒。但审判与惩罚的问题，在他的创作中却表现得相当明显。卡夫卡以严肃文学家的笔墨，描绘社会时代环境中人的命运遭遇，描绘生命在存在中的结局与归宿，却达到了宗教的、哲学的高度和深度。每一个生命体，无论在家庭关系中还是在社会关系中，都逃脱不了存在对他的审判和惩罚。就如卡夫卡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是地球上一个自由的、有保障的公民，因为他虽被拴在一根链条上，但这根链条的长度足以容他出入地球上的空间，只是这根链条的长度毕竟是有限的，不容他越出地球的边界。同样，他也是天空的一个自由的和有保障的公民，因为他被拴在一根类似的天空链条上。他想要到地球上去，天空那根链条就会勒紧他的脖子；他想要到天空去，地球的那根就会勒住他。"② 无论谁，他尽可以随意地上蹿下跳，尽可以自由地蹦跶，却无法逃出存在的手掌，这或许就是卡夫卡的文学世界（这个世界不缺乏亮光，不缺乏希望）总是给人

---

① ［奥］卡夫卡. 误入世界［M］. 叶廷芳等译.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73.

② ［奥］卡夫卡. 误入世界［M］. 叶廷芳等译.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62.

阴暗、悲观甚至于绝望的根源。

下面，我们将综合卡夫卡文学世界中人物的命运遭遇，按照人物所承受的惩罚的轻重程度的不同，由驱逐、变形到死亡逐一展开论述。

（一）驱逐——永失家园

伴随着原罪而来的是人类遭受驱逐的命运。这是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在蛇的唆使下违逆上帝意愿偷食禁果所遭到的最初最轻的惩罚。从被逐出伊甸园的那一刻起，人类就开始了在漫漫尘世的盲游。驱逐，使人类失去了依托，失去了曾经的美好家园。然而，人是居家的动物，对家有着十分的依赖。只有在家里，人才拥有温馨感和安全感。驱逐，让人从肉体到灵魂都经受着折磨。

卡尔·罗斯曼从被父母发落到美国去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了他人生充满痛苦与磨难的历史。时时，处处，卡尔的头顶上都有着压迫的因子。舅舅对他不能说不好，但舅舅手中握有的权力，足以让每一个人窒息。因为这种权力完全可以控制住每一个人的身心自由。同样是流浪汉，卡尔还经受着德拉马舍及其情妇布鲁纳尔达的统治，成为服侍他们日常生活的奴仆。在西方饭店时，卡尔可谓是个尽职尽责的大好人，但也免不了被门卫长痛打的遭遇。被放逐的卡尔是逃出埃及在荒漠中流亡的犹太人。只不过卡尔没有他们那么幸运：卡尔既没有领路人摩西，也没有可以暗中出手帮忙的“耶和华”。卡尔时常想起父母，想起家；只是，“没有人还会想到他已经没有了家乡”①，卡尔自己也没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

---

① ［奥］卡夫卡．卡夫卡小说全集Ⅰ［M］．韩瑞祥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28．

来到“城堡”下村庄的K，也是一个失去家园的外乡人。在“城堡”的世界中，他从骨子里就找不到归属感。所以，他只能整天东游西荡，在人世间连奔带跑地寻找自己心中的“伊甸园”，争取找到一方栖身之所。正是这种无家感，让K喟然长叹：“我这个外乡人，按老板娘的说法，是一个什么也不是的人。”①

在卡夫卡的文学世界中，有几个人不是像幽灵一样漂游着呢?! 煤桶骑士想要乞讨到哪怕是“一铲最次的煤”来取暖，却无人能听懂他说的话，最终漂到了“冰山之域，永远消失于其中”。饥饿艺术家在如此宽广的世界上，竟连“适合自己口味的食物”都找不到！深夜出诊的乡村医生，本是要去救治病人的，但他不仅未能挽救病人的生命，最终连自己亲密的侍女罗莎都保护不了，甚至是自己也“永远无法挽回”。因为，乡村医生已经“永远回不了家”，他只能“驾着尘世的车，非尘世的马”，“赤身裸体，遭受这最不幸时代的冰雪肆虐”，“四处飘荡”了。②

多么可悲的现代人啊！在茫茫的“荒原”，他们如同饿昏了头的狼，那么焦急地想寻找到依傍，却又总是那么的盲目；寻找了很久很久，最终仍一无所获。约瑟夫. K，这个现代人中的幽灵，一只饿狼，就是在盲目的寻找中误入歧途，导致死无葬身之地的。

不仅人失去了家园，在卡夫卡的文学世界中，鬼魂也没有了去处——不管是地狱还是天堂。已故猎人格拉胡斯对迎接他的市长说：“我始终踏在通向天堂的大梯上。我在这无限漫长

---

① ［奥］卡夫卡. 卡夫卡全集（卷4）［M］. 叶廷芳主编. 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371.

② ［奥］卡夫卡. 卡夫卡小说全集Ⅲ［M］. 韩瑞祥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62.

的露天阶梯上徘徊着，时而在上，时而在下，时而向左，时而向右，永不停息地运动着。然而，每当我使出最大的力气眼看着天堂的大门已在向我频频招手时，我却在自己那破旧的、孤零零地停滞在某条尘世的河流上的小舟里苏醒过来。”“我的小舟没有了舵；它随着呼啸在死亡最底层的风漂行着。”鬼魂格拉胡斯貌似穿行在三界之中，他却只知道“眼下在这儿”；此外，“更多的就不知道了，更多的也无能为力了”。因为他的“小舟没有了舵”，他的生命失去了方向，他的命运就只能“随着呼啸在死亡最底层的风漂行”罢了。[①]

没有家，没有依附，没有归属，这是卡夫卡生命里最深沉的感受。这不仅源于卡夫卡缺乏一个和睦温馨的家，更根源于卡夫卡出身于其中的、漂泊于全世界的犹太人的命运际遇。卡夫卡一生都在寻找“家”，都在寻找生命的归属、归宿。但对世界的“畏”，对世界的“恐惧”，让他只能漂浮着，直至生命终了。就像《判决》中格奥尔格·本德曼远在俄国的朋友，即使生活困顿，疾病缠身，他也宁愿在俄国“漂着”而不回到朋友身边去。

（二）变形——剥夺为人的资格

在西方文学传统中，描写变形有着悠久的历史。古罗马时期就出现了奥维德的《变形记》。但在奥维德那里，变形只是文学创作的一种方法和手段。通过变形，作品的故事情节得以展开、社会画面得到描绘，至于变形后人物的行为、心理和思想状态，不是奥维德真正关心的问题。而在卡夫卡的时代，变形已不仅是文学创作的外在形式，它更成为人的一种内在的生

① ［奥］卡夫卡．卡夫卡小说全集Ⅲ［M］．韩瑞祥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247.

存形态，这突出地体现在他的《变形记》和《地洞》两部短篇小说中。

《变形记》里，“一天清晨，格雷戈尔·萨姆沙从一连串不安的梦中醒来时，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硕大的虫子”。刚一发现自己变成虫子时，萨姆沙着实大吃一惊，也为之感到悲伤。“我出什么事了?”萨姆沙问自己。但发生了变形，不能自如地活动，对萨姆沙来说却并非是件完全不幸的事情。“我选了件多么累人的职业啊！日复一日奔波于旅途之中。生意上的烦人事比在家坐店多得多，还得忍受旅行带来的痛苦，倒换火车老得提着心，吃饭不定时，饭菜又差，交往的人经常变换，相交时间不长，感情无法深入。让这一切都见鬼去吧!”[①] 从这段心理描写中可以看到，萨姆沙还为自己的变形而高兴呢：他终于可以借此把累人的职业，把自己的苦差事，把“生意上的烦人事”，把在工作中因“感情无法深入”带来的痛苦……统统撂在一边了。可以说，在潜意识里，长久以来，萨姆沙就很想逃避这一切，反抗这一切。而变形正好给了他机会。

但是，责任与使命是可以逃避的吗？人可以通过逃避而获得自由吗？卡夫卡告诉我们：“人们无法逃脱自己”，“逃避自己的使命是罪孽”，“人只因承担责任才是自由的。这是生活的真谛”。[②] 正因为此，萨姆沙在为自己的变形而暗自高兴时，他还是无法忘记自己肩上的责任，虽然他为之感到痛苦、难过。

“这种提早起床的事，”他想，“会把人弄傻的。人需要睡眠。别的旅行推销员过的是后妃般的生活。譬如说，上午当我

① ［奥］卡夫卡．卡夫卡小说全集Ⅱ［M］．韩瑞祥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251.

② ［奥］卡夫卡．误入世界［M］．叶廷芳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52－251－248.



找好订户回旅馆抄写订单时，这些先生们才坐在那儿吃早餐；若是我敢和老板也来这一套的话，会马上就被炒鱿鱼的。谁知道，说不定那样对我倒好，如果不是为了父母而强加克制的话，我老早就辞职不干了，我会到老板那儿把心底话一吐为快，他听了定会从桌子上摔下来！……还好，我还没有完全失去希望，一旦把父母欠他的钱存够了——大概还得五六年吧——我一定要做这事，到时候会有一个大转机的，不过暂时还是得起床，我的火车五点就要开了。”① 在这段描写中，我们看到了萨姆沙非常矛盾的内心世界。他多么想远离自己的工作啊！多么想反抗自己的顶头上司啊！但肩负的责任让他不能这么做。虽然现在自己连床都起不来，萨姆沙还是想回到变形之前，五点钟就坐火车去上班，去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完成自己的使命。但对萨姆沙来说，这已不可能。“从某一点开始便不复存在退路。”② 从萨姆沙想逃脱自己为人之本分，逃避自己的责任与使命的那一刻开始，他的罪就已在无形中产生、形成，惩罚也随之降临。虽然在萨姆沙的内心深处，仍然有着对人世生活的无限渴望；虽然萨姆沙还在为妹妹的上学问题、为家庭的债务问题而担忧，但他已无法再回到从前。小提琴声是优美的，夜晚的星辰是灿烂的，人世生活是值得怀想的，但萨姆沙已永远被剥夺了作为人而存在的资格。父亲砸在他背上的烂苹果，就在宣告着萨姆沙和人世的隔绝。不仅房客无法接纳他，父母也无法接纳他；更令人伤心的是，连妹妹也已无法接纳他了。人世已经把萨姆沙弃置在了一边。这是一个冰一样

---

① ［奥］卡夫卡．卡夫卡小说全集Ⅱ［M］．韩瑞祥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252.

② ［奥］卡夫卡．误入世界［M］．叶廷芳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

的世界，萨姆沙在孤独中对它作了最后的别离。

《地洞》中藏在“地洞”的那只鼹鼠（人），和萨姆沙有着同样的命运。周围的世界纷繁复杂，充满着动荡不安，这让鼹鼠（人）无比恐惧。它想远离这个世界，企望避开威胁到自身安全的那些东西。因此，它为自己造了一个还满不错的“地洞”，并躲进去了。它希望借着“地洞”把自己与世界隔开，甚至永远不要再接触它。因而，在“地洞”里面，鼹鼠（人）在不断地建筑坚固的防御工事，想把“地洞”建成迷宫，让威胁自己安全的敌人永远无法找到自己。鼹鼠（人）也在不停地贮存粮食。它把“洞内抓获的”、“外面猎获的”全部食物——无论目前需要还是不需要——统统堆放在造好的城郭里，堆得满满当当也不罢休。但是，无论是谁，你都无法永远避开这个存在的世界。鼹鼠（人）即使藏在“地洞”里面，它也难以得到安宁（虽然开始时地洞的最大优势是宁静，但好景不长）。只有在极度疲劳的时候，鼹鼠（人）才能享受到难得的充足的睡眠。因为存在世界的声音——像虫鸣时发出的“蛐蛐”声，一直在尾随着它，扰动着它。

鼹鼠（人）也曾想，“今后不那样干了，这是我所希望的。但还是下不了决心——这是我闭上眼睛不得不承认的，虽然同时为自己光火——因为不安在自己心中颤动，仍像在此之前几个钟头一样，要不是理智抑制着我，很可能我会不论什么地方，不管在那里是否听到了什么，迟钝地、执拗地挖掘，仅仅为了挖掘而挖掘，几乎就像那些小畜生那样，它们不是毫无意义地掘地，就是仅仅为了啃泥而挖土。”[①] 对世界的恐惧，对

---

① ［奥］卡夫卡．卡夫卡小说全集Ⅱ［M］．韩瑞祥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311－312．

存在的恐惧，已经成了鼹鼠（人）存在的一部分。恐惧，对恐惧的逃避态度，也让鼹鼠（人）无法回到当初作为“人”的那种存在状态。鼹鼠（人）只能躲在洞口（洞口还要加上青苔作掩饰，生怕被他物发现）偷看美丽的星空，鼹鼠（人）只能依凭着“地洞”存在。鼹鼠（人）也曾短暂地离开过“地洞”，但最终它还是只能回到“地洞”里去。世界已经完全拒绝了它。

在卡夫卡这里，变形是人类存在的一种样态。纷乱动荡的时代，一切的一切都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内心深处的不安，促使人们企图躲避自己处身的世界以及其中的一切存在，企图逃避自己在现世生活中所应担当之责任与使命。但对人类来说，“只有存在”，“人们必须耐心地、毫无惧怕地接受一切”。[①] 在世界与存在面前，人们只能也只有采取“直面”的态度，退让与逃避都是不行的。变形，是对“龟缩的人生”的必然惩罚。这既是世界施加于人类的命运，也是人类施加给自己的命运。

（三）死亡——K 们的最终命运

亚当、夏娃偷食禁果的当晚，上帝并没有立即对他们处以死亡的刑罚，而是把他们驱逐出伊甸园，让他们在茫茫尘世间如幽灵一样飘荡。但要记住，并非上帝忘记了死亡的惩罚。上帝只是把死亡列在了惩罚单的最后一页，那也是他要和人类算的最后一笔账。从那时起，人类就背上了生命必死的包袱。死亡，封锁住了生命通向永恒的道路，成了人类永远的“畏”。而死亡也正是上帝施加给人类的最严厉的惩罚。

---

① ［奥］卡夫卡. 误人世界［M］. 叶廷芳等译.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51.

躲藏在“地洞”中的鼹鼠（人），始终畏惧的仅仅是动荡不安的社会生存环境使人们失去的那份生活的宁静吗？（此问题将在后面相关章节展开论述）非也。令鼹鼠（人）无比恐惧的是威胁着它生命安全的东西，是紧跟在它身边的发出“蛐蛐”声的无名动物。其实，那就是每一个生命（灵魂）最深处暗藏着的对死亡的恐惧。鼹鼠（人）曾以为，自己对死亡一无所知，死亡对它这个躲藏在“地洞”中的生命应该也一无所知才是，死亡应该远离它才是。鼹鼠（人）自语说：“在我对它的事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我们以为这实质上是指对死亡的不了解），它就不可能听得到我［我们以为，这是指鼹鼠（人）认为在自己不了解死亡的情况下，死亡就不可能抓住自己］，因为我在这里是保持寂静的，没有人做到比我重返地洞时更寂静的了。”但死亡是躲避得了的吗？绝无可能！因此，鼹鼠（人）最终还是意识到，在死亡面前，无论作出怎样的努力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无论是谁，无论是否感受到了死亡，都无法抗拒它的来临。“后来，当我进行了一些探究性挖掘时，它听到了我也说不定，虽然我的挖掘方法是很少发出声音的；不过假如它听到了我，我也一定会有所觉察的，那它至少得经常停下来谛听，——但是一切毫无改变。”[①] 确实，无论人类作出怎样的努力，都无法改变生命的必死性。因为，死亡与生命就是身与影，就是影与身，二者如一母同胞，紧密相连。

有时，上帝看起来似乎非常虚弱，甚至可以说是奄奄一息了。但在世界末日审判的时刻，他仍然能够像年轻体壮的小伙子一样，突然出现在世界舞台之上。上帝，即使是被现代人抛

① ［奥］卡夫卡．卡夫卡小说全集［M］．韩瑞祥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319.

弃了，甚至是被现代人给亲手杀害了，在世界末日审判的时刻，他又能如耶稣基督一样复活过来。因为，他要来完成最后的使命，他要面向芸芸众生宣读最后的判决：一切人类生命，无论在尘世间是如泰山般雄伟崇高，还是像草芥般渺小卑下，都向死亡走去吧。

在短篇小说《判决》中，卡夫卡就为我们描绘了这样的图景。作品主角格奥尔格·本德曼可谓是春风得意，甚至有一点忘形，用时兴的话来说就是爱情事业双丰收。在本德曼的悉心经营下，他家店铺的“生意这两年有了长足的发展。人员扩充了一倍，营业额翻了五番，今后无疑还会更兴旺”。在给远在俄国的朋友的信中，本德曼兴奋并不无炫耀地写道：“最好的消息留在最后头。我与一位弗丽达·勃兰顿菲尔德小姐订婚了。”与本德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垂垂老矣的父亲。“掉光了牙”的父亲住在昏暗的房间里，“白发蓬乱的头垂在胸前”，“衣服不很干净”，看起来“十分虚弱”。但这些都只是假象。父亲，这个人间上帝，“仍然是个巨人”，仍然可以在一瞬间“猛地扔开被子”、“笔直地站在床上”，始终还是那么强壮。平时，本德曼和父亲虽然日日见面，但本德曼实际上已把父亲“抛于脑后”。他对父亲是那么的漫不经心，好几个月不去父亲的房间看看，对父亲的饮食卫生、穿着起居，基本不予关心。即使如此，这个被抛弃的“上帝”却对一切“明察秋毫”，他对本德曼——人类之子——的罪责“了如指掌”。所以，他最后对本德曼喊道：“我现在就判你溺死！”“桥上的车辆正川流不息”，格奥尔格·本德曼却不再能蹦跶了，曾经的“春风得

意招摇过市"[①]，在最后的判决中已随流水飘逝。

生命的最大限度就是死亡。可以这么说，死亡，既是上帝施加给人类的最严厉的惩罚，也是上帝给予人类最后的公平（当然，这也是上帝给予自己的命运。在人类死亡之后，上帝也将随之消失）。死亡，成了一切生命的最终归宿，不管你是否意识到了这点，也不管你愿不愿意。

---

① ［奥］卡夫卡. 卡夫卡小说全集Ⅲ［M］. 韩瑞祥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28－36.

第二章　卡夫卡对拯救之途的探究

作为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卡夫卡带着极深的负罪感，一生都在思索现代人的困境问题。人要怎样才有拯救的可能和希望？现代人走出困境的道路在何方？卡夫卡借助自己的纸笔，以感性的形象和理性的思考，传达出一生的探索历程。即使这种探索没有最终的结论，却给存活者指出了行动的可能。犹如在漆黑的夜空中闪烁着的星星，给夜行者照亮前行的路。关于卡夫卡文学世界中拯救的可能和希望的问题，法国存在主义大师阿尔贝·加缪曾有过论述。在《弗兰茨·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和荒诞》一文的结尾部分，加缪说："在这个世界连鼹鼠都想有所希望"①，更何况是人呢！美国当代著名学者、文学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评论卡夫卡时也曾说："卡夫卡的多数小说都有一个充满希望和乐观情绪的结局。"②

在卡夫卡看来，现代人获得拯救的可能和希望确实存在。那么，这种可能性表现在哪里呢？在卡夫卡的文学文本中具体是怎样展现出来的呢？我们将在下文就这些问题进行论述。

---

① 叶廷芳主编. 论卡夫卡［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13.

② ［美］詹姆逊. 论现代主义文学［M］. 苏仲乐，陈广兴，王逢振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66.

一、拯救之可能

人的思维活动，它的道路通向希望。——维特根斯坦[①]

在西方文化传统中，长久以来人们一直把人的拯救归功于彼岸世界的上帝诸神。西方文化与文学的源头之一——古希腊的史诗和悲剧就把人的命运和神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悲剧诗人眼里人的命运是神的预定和安排，《荷马史诗》也把人的生死、成败与神的庇佑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希伯来的经典《圣经·旧约》——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另一源头里，犹太人更是把耶和华当做他们能够获得拯救的唯一依靠：当耶和华站在他们身边时，他们就事事顺利；而当耶和华抛弃他们时，他们则陷入重重灾难之中。

只有上帝才能使人获得拯救的观念在文艺复兴以人为本的思潮中开始受到质疑，而在 19 世纪下半叶则遭遇到强烈的挑战。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动摇了其存在的根基，德国哲学家、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之一尼采则直接提出“打倒偶像”、“上帝已死”的口号。另一位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则把 19、20 世纪以后人类生活的社会称作是“诸神退隐”的时代。既然上帝已死，诸神已经退隐，既然不能再把人类获得拯救的希望寄托在上帝诸神身上，那么，人类怎样才能使自己获得拯救呢？

生活在 19、20 世纪之交，对上帝一片质疑声的文化大环境中的卡夫卡，特别关注现代人在“诸神退隐”之后的困境和

① ［英］维特根斯坦．文化的价值［M］．钱发平编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73.



出路问题。既然上帝的彼岸世界不能够再相信，现代人怎样才能走出困境使自己获得拯救？在文学创作中，卡夫卡以感性的形象和理性的思辨，传达出自己的探索结果：既然上帝已死，彼岸世界不再存在，人类要想获得拯救就只能依靠自己；作为此岸世界、现实生活存在的唯一主体，人必须以行动来反抗绝望，走向希望。可以说这就是卡夫卡的行动哲学，也是卡夫卡的文学创作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只是行动的道路充满艰难。

关于现代人的希望和道路的问题，卡夫卡有过这样的论述："真正的道路在一根绳索上，它不是绷紧在高处，而是贴近地面的。与其说它是供人行走，毋宁说是用来绊人的。"[①] 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以为，首先，卡夫卡在此告诉世人，现代人走出困境的道路与希望是存在的。正如他在另一片断中谈论的："像这只手这样紧紧握着石头，仅仅是为了把它扔得更远。但即使很远，也仍然有路可通。"[②] 正因为此，所以人类还有离开地狱，留在"天堂"的可能。"逐出天堂就其主要部分而言是永恒的：被逐出天堂虽然已成定局，在尘世生活虽然已不可避免，但尽管如此，过程的永恒性（或照尘世的说法：过程的永恒的重复）却使我们有可能不仅有一直期望留在天堂的可能，而且有事实上一直留在那里的可能，不管我们在这里知道还是不知道这一点。"[③] 只不过，希望的获得与道路的寻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方面，"林中有许多路，这

---

① ［奥］卡夫卡．误入世界［M］．叶廷芳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

② ［奥］卡夫卡．误入世界［M］．叶廷芳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6．

③ ［奥］卡夫卡．误入世界［M］．叶廷芳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5．

些路多半突然断绝在人迹不至之处。即使人迹所至，也多有歧路。路，人不走不在，人走也未必在，要不，更多的人怎么会迷失在他们的常路之中?”[①]（海德格尔语）另一方面，“道路是没有尽头的，无所谓减少，也无所谓增加，但每一个人都用自己儿戏般的尺码去丈量。‘诚然，这一尺码的道路你还得走完，它将使你不能忘怀。’”[②]

现代人获救的道路和希望的确存在，只是拯救之途布满荆棘。每一个寻找希望与道路的人，必定留下汗水、泪水与鲜血，必定经历千难百折的艰辛与磨难。甚至有人在寻找的过程中遇上歧路与绝路，而不知所终。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获得救赎。这是铁定的事实。要不然，为什么每次大灾难之后，都有那么多的生命离这个人世而去？况且，即使“上帝”尚在的时候，也只有那些选民能得到他的救助。那些埃及人，其中也有无辜者，不也处在血雨腥风之中吗？每一个生命都想获救，每一个生命都在作出努力寻找救助，但并不是每一个生命都能获救。这就是存在世界的残酷无情，这就是人生的无奈，这就是悲剧生命的源起。

拯救的希望是存在的，救赎的道路是异常曲折艰难的。“上帝死了”，还有谁能为陷入困境的现代人指点迷津？除了人类自己，还是人类自己。无论是肉体的获救，还是灵魂的获救，都只能依靠人类自己。每一个个体生命，都是“带着空、带着无”来到人世间的，虽然生命一诞生就会受到既有社会意识、原则等的浸染与束缚。生命存在的目标、意义与价值，生

① 转引自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下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333.

② [奥] 卡夫卡．误入世界 [M]．叶廷芳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9.



命存在的希望与道路，并不是先在的、固有的，而是每一个生命诞生之后才逐渐生发出来，并在主动与被动的选择中形成的。诚如存在主义者所主张的："存在先于本质"，"人的存在是在存在之中"，以及"自由选择"。是存在，使人具有创造的空间，使人的生命拥有生成的可能，而选择与行动则让这种可能成为现实。

"上帝死了"，现代人不再可能像摩西一样，依傍着耶和华的指点，走出重重困境，到达人间圣世家园。要在"藏身处难以数计，而能使你获救的只有一处，但获救的可能性又像藏身处一样多"[①]的纷繁乱世寻找到一条出路，要在"林中"的许多道路中避开歧路、绝路而寻找到一条阳关大道、尘世坦途，现代人必须不断地寻找，不断地尝试，不断地行走，甚至不断地奔跑。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走回原点（起点）从头开始，并不奇怪。道路的勘探是会出错的，也允许出一些错；我们的眼睛也会欺骗我们自己。站在拯救的珠峰脚下，仰望珠峰之巅，距离何其遥远！更何况，那是攀登峭壁，而不是平原走马。卡夫卡说："假如你走过一片平原，假如你有良好的走的意愿，可是你却在往回走，那么这是件令人绝望的事情；但如果是在攀登一座峭壁，它就像你自身从下往上看一样陡峭，那么倒退也可能是地理形态造成的，那你就不用绝望了。"[②] 确实，在茫茫尘世间，只有摒弃绝望，积极行动起来，才有寻找到出路的机会与可能。因为，既然在生活的现实世界，上帝的存在是虚幻的，人类在彼岸世界获得拯救也是虚幻的，那么，

---

① ［奥］卡夫卡．误入世界［M］．叶廷芳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6.

② ［奥］卡夫卡．误入世界［M］．叶廷芳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5.

人们就只有在此岸的现世生活中，依靠自己的行动在这个星球上创造“诗意栖居的家园”。虽然“上帝死了”，人类的主体精神却已觉醒；处于“荒原”中的人们摆脱上帝之后拥有了独立的地位、自由选择和行动的自由。人们不再需要在上帝的权威中来认识自身存在的意义，因为人类的历史从来就是人类自己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创造出来的，而人存在的意义也是在不断的抗争中获得的。存在主义作家西蒙·波伏娃认为“人生的意义必须不断地争而后得”。

虽然，卡夫卡也曾说：“目标确有一个，道路却无一条；我们谓之路者，乃踌躇也。”[①] 卡夫卡这么说所指为何呢？他这是在否定自己吗？非也。这只能说明一点：世界是非常复杂的，卡夫卡是非常矛盾的。卡夫卡确实非常矛盾：在“入世”与“出世”之间，他常常徘徊不定；在结婚与独身之间，他往往犹豫不决。为此他多次订立婚约，又多次解除婚约。但在人生的晚年，其实是在整个一生中，卡夫卡对现世生活都是充满渴望和热爱的。他不仅希望和朵拉·迪芒结婚，更希望和她一起到巴勒斯坦去建造一个家庭，经营自己的人间生活。非常遗憾的是，每一个肉体生命都是有限的，卡夫卡的肉体生命则更加有限。

卡夫卡是非常矛盾的。这种矛盾性让我们看见了一个人思考的全面性和深刻性。虽然我们每个人都享有“自由选择”的可能，但要在难以计数的可能面前作出抉择，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这已不再是非此即彼，也不是或此或彼的二元性问题，而是要在难以数计的“藏身处”寻找到唯一的获救的“洞穴”。

---

① ［奥］卡夫卡．误入世界［M］．叶廷芳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6－7.



抉择是艰难的，行动是踌躇的，人们往往是犹豫不决的。因为思考的太多太多。

卡夫卡的“孤独者”三部曲——《失踪的人》、《审判》和《城堡》，留给读者的都只是未完成的文本。或许有人认为那是卡夫卡笔力有限导致的。而我们以为，“未完成”正是卡夫卡的文本策略，是卡夫卡在文本叙述过程中留下的“意义空白”，是卡夫卡留给读者的“思考空间”。为什么这么说呢？据卡夫卡的生前好友马克斯·布罗德的回忆，可知《城堡》是有完整构思的。卡夫卡原本要写 K 最终死了，在 K 弥留之际，城堡最终也给他颁发了在村庄生活和工作的许可（其实，《失踪的人》也有完整的写作纲要）。但卡夫卡为什么在创作尚未完成的时候就“卡住”了呢？我们或许可以从他给谢尔玛·柯恩的赠言中找到些许答案。“书中语言何其多！它们要回忆！好像言语会回忆似的！言语其实是拙劣的登山者和蹩脚的矿工。它们既不能从山洞中，也不能从山的深处，把宝藏取出。”① 词不达意，言不尽意。语言无法把卡夫卡的思想和情感表达净尽，卡夫卡也无法借助语言把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表现完善。卡夫卡只能借助“未完成”——既是形式的，更是内容的——来营造象征和寓言的世界，从而给读者以暗示。

对卡夫卡的文本与其个人思想情感不尽一致的情况，德国神学家汉斯·昆也曾有过很明确的论述。“卡夫卡作为作家，作为人，绝不是只生活在他的卡夫卡式的小说世界里。在他看来，不仅有‘下界’，而且也有‘上界’，不仅有黑暗的力量，而且也有‘阳光’；尽管是‘充满危险的拥抱’，他依然准备写

① ［奥］卡夫卡．卡夫卡书信日记选［M］．叶廷芳，黎齐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127.

一切美好的东西。”[①] “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事实是：卡夫卡从宗教上发现的肯定价值，并没有在他的作品中体现出来。”“卡夫卡在人格上比他的作品所能让我们认识的，更富于宗教性，更具有信仰，也更充满希望。”[②]

卡夫卡是非常矛盾的。他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他在描绘“阴影”与“幽暗”，描绘恐惧、失望乃至绝望，但他绝不是在肯定它们。他在黑夜里描绘星光，他在绝望中展现希望。只是语言无法把他心中的“宝藏”发掘出来。诚然，卡夫卡所描绘的世界确实令人窒息，让人感到绝望，但他绝不是在借此带领我们走向绝望。一个想过自杀却断然拒绝自杀，不仅没有自杀，反而更加坚强地、更加充满韧性地面对生活、反抗命运的人，怎么会是一个绝望的人呢？卡夫卡最多就是一个彻底的、清醒的悲观主义者。一直以来，我们都坚信：只有真正的悲观主义者，才会去深入思考未来和明天，才会去揭露生存世界的荒谬与不合理，从而让后来者进一步去寻找探究治愈病症的方子，最终走出一条带有希望的路。而肤浅的乐观主义者满足于表面的浮华，满足于俗世的歌舞升平，最终注定要走向绝望。鲁迅先生不正是卡夫卡在中国的知音吗？

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曾这样评述加缪：“正确的途径是通向生命、通向阳光的那一条。一个人不能永无止境地忍受寒冷。因此他反抗了。……他所走的是唯一的一条可能不光是走向死亡的道路。他所遵循的道路通向生存的阳光，那是一条完全靠我们微弱的力量用我们荒谬的材料造成的道路，在生活中

---

① ［德］汉斯·昆，瓦尔特·延斯. 诗与宗教［M］. 李永平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294.

② ［德］汉斯·昆，瓦尔特·延斯. 诗与宗教［M］. 李永平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295.



它本来并不存在，是我们把它造出来后才有的。”[①] 这一评论于卡夫卡正适合。因为我们的生活世界与我们存在的意义和希望，是通过我们自己的选择与行动创造出来的。就像卡尔、约瑟夫、阿玛丽亚和 K 那样，用自己的双脚来丈量这个世界的长度，用自己的双手来创造自己的生活。

卡夫卡，人世之子，在世纪之交物与欲的滚滚洪流中，在形而上的层面思考现代人在失去上帝的依傍之后的出路：陷入困境的现代人，只能在形而下的世界中，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创造生命的目的、意义与价值，通过自己的不断寻找来发现道路和希望，从而达到对自己——形而下的物质层面与形而上的精神层面——的拯救。但卡夫卡毕竟只是孤独的一个人、一个作家、一位现代“伊索”，他不可能为世人描画出解决问题的美好蓝图，开出治疗疾病的良方。然而，在那个时代，卡夫卡能够以自己敏感的心灵发现并提出这些与现代人密切相关的问题，已足以见出他的先知本色了。

二、拯救之途：以行动反抗绝望

拯救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然而，现代人怎样才能达到对自己的拯救呢？像《判决》中的格奥尔格那样在绝境中自戕呢，还是如《地洞》里的鼹鼠（人）那样一味逃遁？在拯救的问题上，自戕与逃遁都不是卡夫卡所希望的。他主张的是主动出击，以行动反抗绝望。卡夫卡“拯救在己”的行动哲学，突出地表现在“孤独者”三部曲《失踪的人》、《审判》和《城堡》的主人公卡尔·罗斯曼、约瑟夫．K、K 以及卡夫卡笔下最具

---

① ［美］威廉·福克纳．福克纳随笔［M］．李文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15．

人性光辉的阿玛丽亚身上。这四个人生活在各自不同的极端环境里：卡尔在被驱逐出“伊甸园”后寻找尘世生活的家园，约瑟夫在反抗现实生活的荒诞虚无时遭遇了死亡，阿玛丽亚在果敢拒绝上帝的化身——城堡世界的官员、现实生活权威的无理要求后陷入生活的孤岛，K 则像摩西一样在出埃及后遇到的困境中百折不回地前行。他们在社会中不断地游动，不断地寻找，不断地为确证个体生命的存在而努力。他们，每一天都在行动，每一天又都在从头开始，每一天又都满怀希望。他们的行动——从遭受放逐、寻找家园，到拒绝虚无，再到在信念的支持下百折不挠地与遭遇的困境、荒诞抗争——构成了一个意义完整的叙事系统，比较完备地展现了卡夫卡的行动哲学：人在荒诞的处境中仍然拥有自由选择与行动的权利。

（一）卡尔·罗斯曼的寻找

卡尔·罗斯曼自从离开家乡前往美国的那一刻起，就一直在作出抗争。在尚未登陆美国时，他就在为维护司炉的正当权益而争辩。虽然付出的努力没有任何回报，但他的头脑中却已经具有了维护公平与正义的清醒意识。踏上美国土地的卡尔是一个敢于挑战权威的人。舅舅不仅是个人权威的象征，依凭他遍布美国的事业，他已俨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整个权力体系的不二代表。违拗舅舅的意愿前往纽约郊外的乡间别墅，我们可以说那是因为卡尔初生牛犊不怕虎，但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勇气和胆量。虽然因此他再次失去生活的依托，但他却拥有行动的自由。对每一个人来说，这都是最最重要的。

不可否认，在美国，卡尔遭受过重重的欺凌、侮辱和迫害。在去往拉姆西斯的路上，他受到两个流浪汉的盘剥，最终失去了所有从家乡带来的什物。他不仅没有了家乡，连想念家乡的依凭——父母的相片也失去了。在西方饭店，卡尔受尽折



磨。上班的重负不消说，门卫长的毒打，受到的冤屈，是对卡尔人格的最大伤害。最后，卡尔甚至沦为女艺人布鲁纳尔达的仆人。卡尔主动、殷勤地侍奉布鲁纳尔达和德拉马舍，为他们把东西叠放得整整齐齐。但这些能说明什么呢？仅凭此就能够说卡尔放弃了一切反抗的努力了吗？不！从这些细节中，我们看见的仅仅是卡尔的受难——一个良知未失的孩子，在一群势利、狡猾的成年人中的奔走呼喊。卡尔，一个现代社会里的约伯，他不是在经受上帝的考验，他也不希求在考验结束后能得到神的恩赐，进入幸福的天堂（中学时代就接触尼采的卡夫卡，对"上帝死了"的思想很熟悉。他所渴望的不是天堂，而是一个真正的人间世界）。卡尔所希望的其实就是卡夫卡所希望的，那就是经过无数的磨难后离开地狱，在地球上寻找到一个真正的人间世界。正因为此，卡夫卡才说受难是这个世界唯一的积极因素。因为，只有通过受难，人、人类，才有可能达到希望之地。

很多卡夫卡研究者在评论《失踪的人》时，都认为卡尔的命运必然悲惨，一切只会以绝望作结。虽然卡夫卡在残稿中写到卡尔的命运似乎要发生转变——因为他来到了"谁憧憬未来，谁就属于我们！欢迎每一位光临"的俄克拉荷马剧院；而卡尔自己也想在那儿"寻求一个正儿八经的开端。也许这个开端会在这儿显露出来"。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俄克拉荷马剧院究竟所指为何呢？冯亚琳教授认为："这里，剧院更像是一台大机器，它对前来求职的人们进行识别、归类，最后将其登记在册，于是，'被招收的人不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被变成了可以派上用场的、一个系统中有用的小零件'。"因为，"首先……俄克拉荷马名为剧院，招收的却不是演员，而是任何一个人；其次，招聘时，剧院感兴趣的不是'你是谁'，而是

‘你能做什么’。”卡尔不仅成了“技术工人”，名字也变成了“尼格罗”。“卡夫卡在形而下和形而上两个层面上都向我们演示了个人是怎样失去自我的。”①

我们不赞同完全从宗教意义层面来研究卡夫卡，更不赞同落实于社会、政治映射层面来研究卡夫卡。任何文学，即使是“最写实”的现实主义，都离不开想象和虚构，卡夫卡的作品更是如此。一生终老布拉格的卡夫卡，创作的文学文本都是内心世界的外现，个人私语的成分相当浓厚。如果对他的文本作实证式的研究，不仅领略不出其作品的意蕴，更会使作品的内涵受到严重的局限。

那么，如何来理解俄克拉荷马剧院这一文本意象呢？我们以为，俄克拉荷马剧院是人生的归宿，是生命的庇护所。在1934年卡夫卡逝世十周年纪念文章中，瓦尔特·本雅明也曾说过：“对于卡夫卡和皮兰德娄，这个场所（指剧院——笔者注）就是他们最后的庇护所。”② 确实，卡夫卡是一个对人生归宿有着强烈渴望的人。在他年轻时，多次表达过对“家”的渴望和期盼。在晚年时候，他还设想带着情人朵拉·迪芒到巴勒斯坦去生活，在那里通过自己的努力营建一个“家”（巴勒斯坦不仅仅是流亡犹太人的故乡，更是卡夫卡的精神家园）。当然，这里的“家”，不是社会机构中的最小单位，而是一种心灵的向往之地。它不是上帝的恩赐，而是人类自己建造的一个人间世界，也就是卡夫卡通过写作期盼到达的地方。也许可以把它看成是卡夫卡眼中的第三个世界——“所有人都幸福地

---

① 冯亚琳. 德语文学与文化［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234.

② ［德］本雅明. 经验与贫乏［M］. 王炳钧，杨劲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360.



生活在其中，不受任何命令和戒律约束的世界。”

就作品《失踪的人》本身来说，主人公卡尔一直都在寻找一个可以安身、能够依凭的地方。在那里，每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无忧无虑地生活，能够得到足够的安全保护。舅舅家曾经是他的一个梦，但不久卡尔就发现那不是他的去处。“对一个要留在这儿（舅舅家所在的纽约市——笔者注）的人来说就是一种堕落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使用‘堕落’这个词，哪怕是言过其实。”[①] 在西方饭店的时候，卡尔以为找到了一个好去处，所以做事非常勤奋。只是事实告诉他，西方饭店是一个和舅舅家相差无几的地方。来到德拉马舍与布鲁纳尔达身边，对卡尔来说，更是一个噩梦。

那么，何处能够接纳卡尔（确切点说是接纳卡夫卡）？俄克拉荷马剧院或许就是卡夫卡为卡尔描绘的蓝图。那儿，“欢迎每一位光临！”“能使你人尽其才，各显神通！”更主要的是，“一群穷困而可疑的人在这儿汇聚到一起，竟受到这样好的款待和保护！”[②] 很多人都曾经谈到，卡夫卡一生受到中国文化很深的影响，他的作品中有很明显的中国文化的影子在。我们以为，俄克拉荷马剧院或许就是卡夫卡心中的“大同世界”。中国文化中讲究的是现世生活，卡夫卡渴望的则是幸福美好的人间生活，它们一同摒弃了对彼岸世界的追求，这正是两者的相通之处。

在俄克拉荷马剧院中出现的一组人物——一对夫妇和他们坐在童车里的孩子，我们以为这不是作者卡夫卡的随笔所为。

---

① ［奥］卡夫卡．卡夫卡小说全集Ⅰ［M］．韩瑞祥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32.

② ［奥］卡夫卡．卡夫卡小说全集Ⅰ［M］．韩瑞祥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198.

从小没有感受过家的温馨，没有得到过完整的父爱、母爱，这对卡夫卡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完整的家和和谐的家庭生活成了卡夫卡心底深深的渴盼。这三个人正好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家庭，童车里的孩子，不正是未来和希望的征兆吗？

我们以为，俄克拉荷马剧院或许就是卡尔的寻找所在，也是卡夫卡的寻找所在，一个人间“圣地”。

（二）向死而生——约瑟夫．K的抗争

约瑟夫．K，一个大银行的襄理，在某个早晨，在没有任何因由与征兆的情况下，被宣判有罪。被捕了，却仍拥有自由。对他的被捕，人们觉得很自然，同时也觉得其中一定有着某种深奥的、让人无法理解的、难以把握的原因，就像是理解某一形而上学命题那样难。就被捕一事，格鲁巴赫太太对约瑟夫．K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不会发生的事！……你虽说被捕了，但你和被抓起来的小偷不一样。如果有人当小偷被抓起来，那才严重哩。可你这样被捕，我觉得这其中好像有什么奥秘似的，如果我说了傻话，请你别见笑，我觉得这其中有什么奥秘，这我弄不懂，不过也没有必要弄懂它。”[①] 多么玄乎的一番话。然而，一切可能发生的，或不可能发生的；一样的，或不一样的，在那个早晨全都发生了。约瑟夫．K的遭遇着实让人深感莫名。而在小说《审判》中，卡夫卡就以这样的开端揭开了人生世界荒诞的一页。

面对世界的荒诞，人能够做些什么？要么俯首沉默，好好享受主子赐予的奴隶地位；要么绝地反击、奋起抗争，做一个勇猛的斗士，即使拼得伤痕累累，甚至付出肉体死亡的代价亦

① ［奥］卡夫卡．卡夫卡小说全集Ⅰ［M］．韩瑞祥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221－222．



不屈不挠。孤独而又清醒的约瑟夫. K 选择了后者。在“世人皆醉而我独醒”的处境中，他和屈原一样，宁愿怀沙沉汨罗；他也和谭嗣同一样，“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正是怀着一颗勇于抗争的心，约瑟夫. K 在初审法庭上才敢于慷慨激昂地抨击整个法律机构，并表现出对法院的蔑视，以及对其黑暗一面的揭露。“我眼下之所以承认这是诉讼，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出于怜悯。如果我要特别重视这场诉讼的话，对此也只能抱以怜悯的态度。我并不是说，这是一场无中生有的诉讼，不过我倒想把这个词送给你，让你自己斟酌吧。”“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不过是一个个别的事件，而这种个别的事件也无关紧要，因为我并不太把它当回事。但是，这却代表着像施加给许多人一样的诉讼。我现在在这儿是替那些人来受审的，而不是为我自己。”“毫无疑问，在这个法庭一切活动的背后，以我的案子来说，也就是在逮捕及今天预审的背后，活动着一个庞大的机构。这个机构不仅雇佣了贪赃枉法的看守、愚蠢可笑的监督官和养尊处优糟糕透顶的预审法官，而且无论如何还豢养着一个高级的和最高级的判决组织。那里有一群数不胜数、必不可少的追随者，诸如侍从、秘书、警察以及其他助手之类，甚至还有刽子手，我不忌讳用这个词。先生们，这个机构存在的意义何在呢？它的存在不外乎就是滥捕无辜，给他们施加荒唐的和大多数情况下不了了之的诉讼……”[①] 在此，我们看见的哪里是法院在审判约瑟夫. K 呢？恰恰相反，是约瑟夫. K 在审判整个法律系统，并正中其要害。

确实，初审之后，约瑟夫. K 一直在法院外围徘徊、游

---

① ［奥］卡夫卡. 卡夫卡小说全集Ⅰ［M］. 韩瑞祥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236、237、239.

荡，再也没有和自己的对手发生正面的、直接的交锋。他的时间与精力，他的生命，是那样白白地耗费在了无关痛痒的外围战上了。而他的命运，也由充满希望逐渐地滑向了绝望。正因为此，读者、批评家以及卡夫卡研究专家，常常否定约瑟夫. K行动的意义和价值。这是错误的。卡夫卡在以“论罪愆、苦难、希望和真正的道路”为题的一组笔记中曾经这样写道：“以最强烈的光可以使世界解体。在弱的眼睛前面，它会变得坚强，在更弱的眼睛前面，它会长出拳头，在再弱一些的眼睛前面，它会恼羞成怒，并会把敢于注视它的人击得粉碎。”①生存世界的荒诞不正如此吗？在弱者面前，它就会张牙舞爪，变得异常强大和坚固，显出不可一世的模样；而在强者面前，它虽仍貌似强大，却会被揭露得体无完肤，甚至被击得粉碎。

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约瑟夫. K刚一被捕就屈服投降，情形会怎样呢？首先，这个世界完全会被荒诞所和谐。而在这和谐世界的背后，还有谁能看见深藏其中的、无处不在的荒诞呢？对此，武跃速认为：“一个无声的天罗地网，一种荒诞而强硬的生存状况。这就是约瑟夫. K深陷其中无力拔出的真实处境，同时也是卡夫卡本人对法的认识的情节化。……这一路程（指约瑟夫. K所走之路——笔者注）如此之长，如此之艰难，我们看到卡夫卡这个性情温和的人、胆怯的人，在他的小说中写了一个在存在意义角度实际上是一个最为顽强的人。他（指约瑟夫. K——笔者注）面对这样巨大的对手，闪耀着像萤火虫一样的微光穿过了敌人层层布雷的阵营。可以设想，如果他在被捕的第一关就投降了，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看到

---

① ［奥］卡夫卡. 误人世界［M］. 叶廷芳等译.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3.



这么多的荒谬场景了。”[①]

约瑟夫. K 以单个的人，面对着生存世界一切无形的敌人——荒诞的世界以及它的所有帮凶，就和法院时的情形一样——除了约瑟夫. K，全都是佩戴着标志的“法院人”。他们虽然表面上看来分为不同的队伍（这也是让约瑟夫. K 产生错觉的原因），实则是狼狈为奸的一丘之貉。虽然，约瑟夫. K最终以死亡作结，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对“法院”（一种无上权威的象征，也许就是悖谬的上帝形象的外化）的挑战，他在生存世界中不断的行动，让我们看见了人们赋予荒诞处境中的生命以意义和价值的努力与渴望。更何况，对约瑟夫. K 来说，死亡并不意味着一切就此结束，更不意味着人生的失败。因为：“死亡在我们面前，就像挂在教室墙壁上一幅亚历山大战役的画。这一生都要通过我们的行动来使之暗淡或干脆磨灭它。”[②]

美国法官奥利佛·温德尔·霍姆斯曾经说过：“生命是描绘一幅图画，而不是做一次加减运算。”[③] 用双手描绘生命的画卷，每添一笔，生命就变得更丰富一些。人，从出生到死亡，就是在用行动为自己的生命描画蓝图，以使生命变得更宽大、更厚实。死亡，是生命的必然，也是生命的必需，但不是生命的终结。死亡只是用一朵鲜血梅花，成就生命的灿烂光华。因此，对约瑟夫. K 来说，死亡，一方面是洗刷冤屈和

① 武跃速.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个人乌托邦倾向 [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191.

② [奥] 卡夫卡. 误人世界 [M]. 叶廷芳等译.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1.

③ [美] 玛莎·努斯鲍姆. 诗性正义 [M]. 丁晓东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0.

耻辱的最好方式，另一方面是完成生命画卷最浓重的一笔。

人们也许要说，约瑟夫. K 所做的一切，彻头彻尾就是不合时宜的，就是错误的；他的遭遇和死亡，只是自食其果。而我们认为，试错，这是每一个在黑夜中寻找出路的人都有可能遭遇到的，约瑟夫. K 也不例外。因为："藏身处难以数计，而能使你获救的只有一处，但获救的可能性又像藏身处一样多。"① 为了在这样纷乱复杂的世界寻找到一条个体生命存在的出路，只有进行不断的尝试。试对，固然可喜；试错，却也无甚悲哀可言，给人的更多的是一种悲壮感。每一个先行者的尸骨都能够给后来人以启示：此路不通，或此路可行，抑或此路虽充满艰险却是走向未来的必经之途。约瑟夫的死意义何在？揭露出世界的荒谬与不合理，这是先行者存在的首要目的。只有发现了世界的荒诞并把它揭示于众人眼前，我们才具备了战胜它的前提。要不然，我们即使天天战斗，也无法找到自己的对手。我们就会如堂吉诃德一般，怀抱行侠仗义之心，却总生活在梦幻中。这就是约瑟夫. K 存在及其死亡的最大意义。

就约瑟夫. K 的一生来看，向死而生，是面对绝望奋起反抗的最好姿态。向死而生，你可以在深深的渊薮中看见灿烂美丽的星空，可以在黑黑的深夜里发现丝丝缕缕的光芒。即使夜空下的光芒异常微弱，却足以让人欢呼歌唱。因为，希望，即使只有一点点，也能够鼓舞一个人走很远很远的路。这个人倒下了，还会有另一个人接着他的火炬继续奔跑。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不正是如此吗？

---

① ［奥］卡夫卡. 误入世界［M］. 叶廷芳等译.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6.



80多年前，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写道："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约瑟夫. K，就是一个敢于直面生存世界的荒诞，并敢于反抗的斗士。在约瑟夫的尸骸后面，"苟活者"将"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如果在荒诞的世界上，人人都蝇营狗苟，甘于享受"暂时做稳了奴隶"的地位，那人类就真的没有任何希望了，甚至连死亡的资格都会被剥夺。那样的话，就实在悲哀而绝望了。

（三）向着存在的"城堡"前进

一直以来，尤其是在文学史的编写中，人们往往把卡夫卡归于表现主义旗下。而这只是编者的一厢情愿罢了。活着的时候，卡夫卡本人就不承认自己是表现主义者，而且他对表现主义还有些许微词。如果要说卡夫卡与表现主义之间存在关联的话，更多的也只是表层的：卡夫卡喜欢描写梦幻，表现直觉。而这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学中可谓比比皆是。综观卡夫卡的文学创作，我们以为，卡夫卡从根子里就是一位展现现代人在世界中的存在状况的天才，就是一位揭露现世存在的荒诞的天才，就是一位"纯粹的存在主义者"。一方面，他怀着对生活、对世界的畏；另一方面，他也怀着"超人"的梦想，要把现世的障碍与荒诞砸个粉碎。

卡夫卡在文学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情感，是直面存在的——存在中的痛苦与磨难，存在中的虚无与荒诞，存在中人的目标、意义与价值。而他笔下的一些人物也具有蔑视、挑战既定的多舛命运的勇气，正视生存的坚韧精神。这在《城堡》中K的身上展现得最为明显，也最为典型。

在《城堡》中，K是一个勇敢的斗士形象。"我是为了战斗才到这里来的，可我不想在到达前就挨一闷棍。"K对初次

见面的伊丽莎白说。① K不仅要把一切的事情弄清楚，还敢于挑战一切的传统和惯例，反抗一切的权威。他敢于拜访被众人冷落、疏远的阿玛丽亚一家，那是犯了极大的忌讳的。他敢于违拗客店老板娘、弗丽达和秘书的意愿去找克拉姆，而只有被召见的人才有资格去见他。K这样做，只会进一步丧失接近城堡的机会，但他无视这一切。虽然最终没有见成，但一切的权威、传统、惯例，一切被众人奉若神明的东西，都遭到K的蔑视。固有的、已定的、早就安排好的命运，不能使K屈服。

那么，K为什么而战斗呢？是为"人"而战斗。在城堡下的村庄生活，什么都无法让他高兴起来；只有"生命的标志使他感到欣喜"，当"认出来人是那两个助手"时，他"感到非常失望，他不知道为什么"。② K又在追求什么呢？是对人的存在的确证（确认）。一个丰富的、完整的、鲜活的人，在现代社会中，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以什么样的形象出现，才是一个真正的人？现代社会，种种障碍，纠缠着人，束缚着人，使人失去自由——言说的与行动的，使人失去为人的尊严与地位。城堡中的世界，城堡下的村庄，就是现代社会真实的图绘。而K的到来就是要穿越城堡，打破这僵死的局面。当然，他也要遭受许多的磨难。

现代社会设下种种陷阱，把人往里推。"城堡"就是这种种陷阱的集合——什么公文旅行，人的孤独，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存在世界中所有的荒谬与不合理都可在其中寻找到原

① ［奥］卡夫卡. 卡夫卡全集（卷4）［M］. 叶廷芳主编. 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355.

② ［奥］卡夫卡. 卡夫卡小说全集Ⅱ［M］. 韩瑞祥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100.



型，而K就是那个注定要经受这所有磨难的先行者。城堡当局不仅否认了招聘他做土地测量员的事实，不仅否决了他在人世生存、居住的权利，还给他戴上重重枷锁。两个名义上的助手，实则是派来监视K的卧底间谍；让K喜欢上弗丽达，实则加深了K与城堡之间的隔阂，从而进一步挖深了横在K面前的陷阱。

K这个现代人虽然是孤独的，但却是清醒的。他不能也不会任人摆布，所以他赶走了两个莫名其妙的助手，并紧接着远离了弗丽达。即使这样做有可能进一步丧失接近“城堡”的机会与希望，但K决绝而坚定。现代人失去的已经太多太多，难道连独立、自由的存在也要整个儿失去吗？不！绝不！K在坚持着自己的追求。即使为了自己的追求，要走进藏有牛头怪的米诺斯迷宫，要经受达塔罗斯的惩罚，要经受普罗米修斯遭遇的酷刑，甚至走进黑森林、被打入十八层地狱，K都心甘情愿。因为K不仅是为战斗而来的，也是为受难而来的——为了大众而战斗，为了大众而受难。在这一点上，K与约瑟夫. K是一体两面的孪生兄弟；在这一点上，K就是卡夫卡的身与影。

K知道存在的虚无，也知道追求的虚幻，但仍坚持自己的追求。他想干什么呢？打破弥漫的虚无，争得真实的存在，不再让自己飘浮在空中，而是脚踏实地，把自己的根扎在大地上。在宗教处于崩溃甚至毁灭的时候，外在的“上帝”已经死亡。现代人能够怎么办呢？还能够企望如当年的摩西一样，在耶和华的指引、帮助下到达圣地迦南吗？已绝无可能。那现代人该怎么办？K知道其中的答案：肉搏，不断地肉搏，不断地“向无物之阵开仗”。在阴森、恐怖、虚无、绝望的境地中，人类之父“上帝”已死，宗教的虔诚已不存在，人类原有的外

在的希望已不存在，K 这个现代人只能也只有依靠自己，来应对一切的障碍，一切的磨难。这就是现代人的真实处境。

K 对自己的真实处境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开始时，他想借助信使巴纳巴斯来了解城堡，进入城堡，从而征服城堡，但现实让他意识到，那是不可能的。他也曾想通过弗丽达找到进入城堡的路径，事实让他认识到那也是不可能的。不管是弗丽达还是巴纳巴斯，对 K 都无所裨益。K 只能依靠自己的“行走”来寻找前行的道路，只能依靠自己在厚厚的雪地上留下人类走过的足迹。正因为认识到这些，在皑皑白雪覆盖的大地，他才会坚持不懈地寻找通向城堡的道路。被冻得瑟瑟发抖时，他捂捂衣服温暖自己；跌倒在雪地上时，他坚强地爬起来。此时的 K 就是加缪赞赏有加的西西弗，他清醒地、充实地活着，坚决地蔑视并反抗自己既定的命运。

K 的努力并非全然徒劳。他虽然没有见到西西伯爵老爷——城堡的主人，没有见到克拉姆——城堡的得宠高官，但他见到了克拉姆驻扎在村庄里的秘书莫穆斯。据客店女老板的介绍，可知莫穆斯不是一个寻常的人物。“莫穆斯先生负责克拉姆在村里必须处理的文书工作，村里向克拉姆提出的所有申请都由莫穆斯先生首先处理。”莫穆斯的特殊地位还不在此。“大多数村秘书只为一位老爷办事，可是我（莫穆斯——笔者注）为克拉姆和瓦拉本内两位老爷办事。”更重要的还在于，在城堡及村庄的世界中，莫穆斯是 K 通往城堡的唯一途径；虽然通过他不一定就能走向成功，而成功或是失败又是由莫穆斯来决定的。“秘书先生的记录是能使你见到克拉姆的唯一途径。不过我不想夸大其词，也许这条路通不到克拉姆那里，也许在离他很远的地方就断了，这要由秘书先生来决定。可是，不管怎样，这是引你至少朝着克拉姆那个方向去的唯一途径。”



而且："他是克拉姆任命的，以克拉姆的名义办事，他所做的事一开始就得到克拉姆同意的，即使这些事永远到不了克拉姆那里。凡是不符合他心意的事情，又怎能得到克拉姆的同意呢。"不过，"关于这种希望（指接近克拉姆、走进城堡的希望——笔者注），不能说得更具体了，尤其是秘书先生以他的官方身份连一丝暗示也不能给你"。① 客店女老板提请K注意时说。客店老板娘的这番话听起来很悖谬，却很合实情。更为重要的是，在此，莫穆斯这个城堡官员，这位可以左右克拉姆意见的人，不仅以亲切的态度和K交谈，还表现出关心、过问K这件事的意愿。

至此，K还是找到了他通往目的、通向希望的道路。虽然因为身心太疲乏，怀疑心理太重，又缺乏足够的耐心，K没能够好好抓住这次机会。但，从到达村庄以来的那么长的时间里，毕竟城堡当局有人开始和K正面交涉关于K的事件了。K的努力已经引起他人的关注，这是一个好兆头，一个新的开始。K至少已经有了一个黑夜里的引路人，至少有了一个即使不算明晰的方向标。而这对K来说是多么重要啊！

（四）阿玛丽亚的亮光

在《城堡》中，关注K是理所当然的。其实另一个人物也应得到我们足够的尊重，她就是信使巴纳巴斯的姐姐——阿玛丽亚。有论者认为，阿玛丽亚是卡夫卡文学世界中最具人性光辉的形象。对此，我们深表赞同。

在一个奴化、被奴化且乐于奴化的环境里，在一个绝大部分女人都乐于做官员的情人、并以之为荣耀的环境里，说出一

---

① ［奥］卡夫卡．卡夫卡小说全集Ⅱ［M］．韩瑞祥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94、95、97、98.



声不，谈何容易。尤其是拒绝城堡的高官索提尼的求爱，则更加的难了。我们不仅要佩服阿玛丽亚的勇气和胆略，更为她决绝的反叛精神而击掌。在一个所有人都丧失了自我，丧失了独立的人格，丧失了人生目标追求的社会、时代，阿玛丽亚以一声否定的断喝，肯定了人所应有的价值追求。在无路可走的时候，阿玛丽亚的行为让我们看见了黑夜里的一丝亮光。

如果 K 的顽强与坚韧让人们看见了人性光辉的一个方面，那么，阿玛丽亚则足以让我们发现人性光辉的另一面。那一次拒绝，那一声不，震动了整个村庄，也震撼着整个城堡。在以前，这种事情是从未发生过的。而今，在阿玛丽亚身上，却成了确凿的事实。

不可否认，随着这果敢的拒绝，阿玛丽亚一家遭到了无形又无所不在的隔离和冷落，家庭生活水平也因之骤然跌落（没有人来光顾她家的鞋店，照顾她们家的生意了）。在一个蒙昧的环境中，阿玛丽亚一家的际遇是必然的，阿玛丽亚受到惩罚、经受痛苦的煎熬也是必然的。在社会历史上，觉悟的先行者总是寂寞的。他们在黑夜中行走，很久很久之后，才会得到他人的理解和支持。这已是不需论证的事实。

意识的觉醒给人带来肉体至精神的痛苦，但同时也带来了希望。不同于弗丽达，也不同于自己的亲妹妹奥尔加——她们都是社会时代的盲从者（就整个村庄来说，除 K 与阿玛丽亚外，全都是没有灵魂的虫豸）。阿玛丽亚则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也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完全的、独特的、富于个性的自我存在，摆脱一切外在的依附与盲从，作为独立的个体人而活着，这就是阿玛丽亚（非常遗憾的是，近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却更加丧失自己）。

卡夫卡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指路人，他所指的道路通



向人间的犹太国，也就是弥赛亚所许诺的圣地”[①]。当然，布罗德所说的是狭隘的。卡夫卡不仅在给犹太人指路，更是在为整个陷入困境中的现代人指路。他以阿玛丽亚的行动告诉世人，什么是可能发生的，什么是人们应该给予肯定的，什么是人们应该积极追求的。

人类的历史不是从来就有的，地上的道路也不是从来就有的。人类，在一声声的呐喊中开始了语言的创造，在一步步的行走中绘就了血色诗篇。存在主义作家西蒙·波伏娃认为："人生的意义必须不断地争而后得。"[②] 据此，我们认为，人类的出路，在困境中获救的可能和希望，也只有在不断地抗争中才能获得。因为，我们能够拥有拯救的希望，全在于我们自己积极投身于"毁灭的因素"与充斥丑恶与病菌的生存环境。虽然约瑟夫. K死了，但卡尔·罗斯曼、K和阿玛丽亚仍在他们各自的人生征途中。对他们来说，只要生命不息，希望就不灭；对他们来说，只要能够忍受存在的"深渊"并克服它，一切就会完全不同；对他们来说，只要能够"耐心地、毫不惧怕地接受一切"，就能够探寻到真理之门。正因为此，在他们身上，希望永远存在，什么可能都会发生，也不排除获得拯救的可能。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那就是："真理总是深渊"，我们只有先"沉到水底"，只有先体味死亡，才能认识到真理的面貌，才能把握住真理，从而找到希望和出路。因为，"通向真理的道路没有时刻表。这里需要的是耐心献身的冒险勇气"。当人们能够"耐心地、毫不畏惧地接受一切"

① 叶廷芳主编. 论卡夫卡［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617.

② 转引自［美］埃温·辛格. 我们的迷惘［M］. 郜元宝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42.

时，“人是注定生，而不是注定死的”。①

三、永远在路上——人类生存意义探究

每一个人类生命，从呱呱落地的那一刻开始，就在向着死亡行进。不管其渺小如草芥，还是巨大如泰山，坟墓就是其最终的归宿。必死的命运，让人显得那么卑微、可怜、脆弱、无力。诚如苏轼在《赤壁赋》中所感叹的：“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人类生命的必死性，使人生显得那么飘渺、虚幻，极其有限。在死亡面前，更甚的是在星球爆炸、人类必然消亡的事实面前，根本无法让人看到活下去的希望，看见未来的曙光。因为未来是什么，人类为什么而活，都那么空幻、虚无，毫无依凭和根据。或许正因为此，加缪才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② 一是肉体上的自杀，一死了之。就是国人常说的一死了之，一了百了。一是哲学上的自杀，就是逃避现世生活，追求彼岸世界，以得到天国的慰藉。这大概就是国人所说的来生、下辈子吧。但我们必须记住，人类虽然生存在荒诞的处境之中，加缪却并不以“自杀”来解决问题。他所主张的是与自杀完全不同的态度——西西弗式的反叛和抗争。因为在反叛和抗争中，我们看见了西西弗的觉悟、觉醒，看到了西西弗因觉悟意识而来的希望，看到了西西弗在经受苦难时取得的胜利，也看到了西西弗的欢乐和幸福。更因为：“在反叛中，人自我超越成为他人”；“反叛貌似否定……但在本质上讲却是肯定

---

① ［奥］卡夫卡. 误入世界［M］. 叶廷芳等译.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51.

② ［法］加缪. 西西弗神话［M］. 杜小真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1.



的，因为它揭示出在人身上始终要捍卫的东西”。①

关于此，加缪谈到：“如果说，这个神话（指西西弗神话——笔者注）是悲剧的，那是因为它的主人公是有意识的。若他们的每一步都依靠成功的希望所支持，那他的痛苦实际上又在哪里呢?”“造成西西弗痛苦的清醒意识，同时也造就了他的胜利。不存在不通过蔑视而自我超越的命运。”“如果西西弗下山推石在某些天里是痛苦地进行着的，那么这个工作也可以在欢乐中进行。这并不是言过其实。”“我们总是看到他身上的重负。而西西弗告诉我们，最高的虔诚是否认诸神并搬掉石头。他也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这个从此没有主宰的世界对他来讲既不是荒漠，也不是沃土。这块巨石上的每一颗粒，这黑黝黝的高山上的每一颗矿砂唯有对西西弗才形成一个世界。他爬上山顶所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②

西西弗是荒诞世界中的一线希望，一丝光亮。“他在努力的过程中获得了存在的意义，因为他以此证明他高于他的命运，他比巨石更强大。在存在主义者看来，西西弗的命运是一个象征，既象征了人类的命运，也象征了人类对命运应采取的态度，象征了人类的意义。”③ 蔑视命运，这是人类存在产生意义的开端；对命运加以反叛和抗争，这是人类存在获得意义的关键。无论前面是黑暗的地狱还是光芒四射的天堂，宇宙、

---

① ［法］加缪. 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M］. 杜小真，顾嘉琛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42－44.

② ［法］加缪. 西西弗神话［M］. 杜小真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147、149、151.

③ 胡山林. 文学艺术与终极关怀［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57.

星球的“过客”，决绝、悲壮地走吧。只有行者才能领略到生之意义与死之价值。

这又是何其荒诞呢！然而，确确实实，荒诞是每一个生命存在的基本处境。在“对人性的呼唤和世界不合理的沉默之间的对抗”中，荒诞在人的清醒意识中诞生了，并四处弥漫。既然每一个人都处于荒诞的境地，那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又从何寻找？我们认为，生命的存在就是为了见证“存在”本身；在“存在”过程中，生命的物质性在耗损，而精神性却在反抗绝望时得到了彰显。正是反叛与对抗，让荒诞绝望中的生命绽放出灵魂深处的耀眼光芒，展现出精神意志的美丽花朵；正是反叛与抗争，让有限的生命得到升华和超越，得以冲出黑暗的“铁屋子”、狭小的“阁楼间”，去拥抱大自由、大自在。

正是这种超越性，让生命拥有了意义和价值，拥有了光辉灿烂的一面，使人生值得过下去。也正是领悟到了生命的超越性，所以司马迁能够做到“就极刑而无愠色”。因为他已经越过了俗世的荣辱得失，在荒谬的现世发现并寻找到一种大使命，获得了大自然。更因为“受难是这个世界上的积极因素……它是这个世界和积极因素之间的唯一联系”[①]。在受难中反叛，在反叛中受难，个人捍卫了他的价值，并创造出指引着群体前行的道路。

人生是有限的，但并不可悲。苏轼曾曰：“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赤壁赋》）生命是必死的，却并不可哀。太史公有言：“人固有一死”，可“轻如鸿毛”，亦可“重如泰山”。在对

① ［奥］卡夫卡．卡夫卡书信日记选［M］．叶廷芳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101－102．

命运的蔑视与挑战中，在对绝望与荒诞的反抗中，西西弗坚持不懈地行走。上山、下山，绝不气馁。为了到达“城堡”，K像西西弗一样，反抗虚无、虚幻，挑战绝望、荒诞，在顽强不屈、一刻不歇的行动中，创造出一个幸福、欢乐又充实的人生。并在这一过程中彰显出人性光辉、伟大的一面。人类正是在一个接一个的行动中，实现了一个又一个超越——超越了渺小有限的自我，超越了死亡，超越了存在的荒诞。人类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在这不断超越的行动中诞生了。

卡夫卡的人生和西西弗一样，始终和无所不在的恐惧作抗争。虽然他说“在我的手杖柄上写着：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但他却以文学的纸笔粉碎了一切障碍。他对历史、社会、人类的症结的把握，更细、更真、更深。卡夫卡通过小说“抓住了一种存在的可能性（人以及他的世界的可能性），从而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什么，我们可能做出什么来”[①]。可以这么说，卡夫卡自始至终就是在用自己的生命诠释着人类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他以顽强的自我，坚守灵魂的“城堡”，在纷乱的世界上显出亮光。

存在主义者认为，生活的目的和意义、人类存在的价值，不在生活之外，而在生活本身。人类一代一代繁衍生息，一直行走在悬挂于茫茫宇宙的孤独的星球上。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并非生来就有。意义的获得和价值的创造，全在人后来的作为。大作为，大意义、大价值；小作为，小意义、小价值；无作为，无意义、无价值。

---

① ［捷］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55.

第三章　警示与寓言
——卡夫卡小说所揭示的西方现代世界

英国诗人奥登说“卡夫卡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作为时代的先知，卡夫卡以自己的生命体验着社会、时代的变迁，不仅以寓言手法描画出西方现代人的——事实上也是所有现代人的生存世界，更以“卡夫卡式的寓言”展现出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一、现代人的生存处境

卡夫卡的文学世界，给我们描绘、展现了相当“真实”（这是一种体验的真实，和巴尔扎克的真实不是同一回事，但却有着同样震撼人心的作用）的现代人的生存图景。世纪之交，社会一片繁杂纷乱，国家之间的、民族之间的、历史时代发展过程中突显出来的种种矛盾纠织交错。现代人直接面对的是动荡不安的生存环境。现代人不仅生活在惶恐不安的“境况”之中，随着物质在世界舞台上的逐渐膨胀，现代人又成了疯狂的拜物徒，逐渐异化为物，被物所左右；甚至变成社会运转过程中的零部件，成了某种可供使用的工具。现代人不仅被异化，还被现代社会法权系统所控制，从而丧失了行动的自由。而讲究实用的、唯目的是从的工具理性思想的泛滥、猖獗，让现代人的生存环境变得更加恶劣。人与人之间成了十足

的利用关系，曾经的脉脉温情被一扫而光，家变成了冰窖，整个社会变得异常冷漠。现代人逐渐走进了意义贫乏的“荒原”困境。可以这么说，处于动荡时代的、发生变异的、丧失自由的、困于“荒原”中的现代人，他们的存在已失去意义。这就是现代人最根本的生存处境。

（一）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

解读卡夫卡对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的描绘与揭露，短篇小说《地洞》是最好的文本。那么，怎样来解读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地洞》呢？我们以为，它是一则描绘战争的寓言，是一则描写现代人在动荡不安的年代中惶惑、恐惧的生存境况的寓言。

卡夫卡没有服兵役上战场的经历与体验，但他并不缺少战争的经历和体验。要知道，卡夫卡的“触须”是异常灵敏的。虽然一生的绝大部分时光都蜗居在布拉格，卡夫卡对社会、时代涌动的暗流还是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的。从现实来说，卡夫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见证者。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是萨拉热窝事件的起因，也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1915 年，卡夫卡的中学同学、青年好友奥斯卡·波拉克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中阵亡。在文字中，卡夫卡没有直接描写过战争，但他不缺少对战争的深刻认识。在和古斯塔夫·雅诺施的谈话中，卡夫卡说：“战争使大批大批的人失去人性，麻痹了人的道德力量，从而麻痹了人自身，使他多年不能清醒。”[①] 从这句话可以看到，卡夫卡认为，战争是使人发生变异的一大原因，它使人心变坏、变恶，使人成为与牲畜无异的东西。在一

① ［奥］卡夫卡．卡夫卡口述［M］．［捷］雅诺施记录，赵登荣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43.

次散步时，卡夫卡和古斯塔夫在布拉格街头遇到了狂热、躁动的游行队伍。事后，卡夫卡对古斯塔夫说："这类骚乱里潜伏着新的、摆脱了上帝的宗教战争的恐怖，它们以旗帜、歌声和音乐开始，以抢劫和流血告终。"当古斯塔夫表示反对时，卡夫卡更加坚定地说："在这里，事情只不过发展得慢一些而已。不过这不要紧。很快就会发生的。"[①] 在这里，卡夫卡预感到了什么？血腥、杀戮、残酷的战争，正在这个世界上酝酿着，它的爆发即将来临。这两次谈话是前后相接的，大概发生在1922年夏天。在谈话中，卡夫卡表现出的恐惧与不安是相当明显的。而在1923年冬天，卡夫卡就写出了《地洞》。

《地洞》究竟是一部写什么的作品呢？我们认为它是一则描写战争威胁下人的存在性不安的寓言：它通过对人的内心深处惶恐不安情绪的描绘，为人们展现了一幅现代人所寄居的那个动荡纷乱的世界图景。卡夫卡这位时代的先知，他的创作从象征逐渐走向了寓言。卡夫卡就是一位天才的预言家。他对战争的预言既源于历史上连绵不断的战争，也源于他生活的现实——布拉格城里犹太复国运动与反犹运动之间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更源于当时各帝国主义之间因对世界瓜分不均而产生的尖锐冲突和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国家之间民族矛盾一触即发的国际形势。卡夫卡深知，狭隘而狂热的民族主义思想及民族仇恨最终会导向战争。正因为此，卡夫卡才反对犹太复国运动。同时，卡夫卡对德意志民族也有非常深刻而清醒的认识。在和古斯塔夫谈论捷克人和德意志人的关系时，古斯塔夫认为"把捷克史翻译成德文出版会有利于两个民族之间更好地了解"。

---

① ［奥］卡夫卡．卡夫卡口述［M］．［捷］雅诺施记录，赵登荣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45.

卡夫卡对此观点作出坚决的否定："德意志人肯定不读，因为他们不愿意承认，不愿理解，不愿阅读。他们只想占有，只想统治，而理解通常只是占有和统治的一个障碍。"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证实了卡夫卡的天才预言：民族仇恨、占有欲和统治欲，让嗜血的战争如阴云一般笼罩在地球的上空。

那么，《地洞》究竟写了什么？它描绘并展现了战争及死亡的威胁下，人类内心无穷的恐惧感和无助感；它更是展现了大大小小的、连绵不绝的战争给现代人造成的难以安身的生存环境。人在战争的威胁下，时时处处如坐针毡，毫无安全感可言。即使鼹鼠（人）躲在事先挖掘好的"地洞"里，并储备好很多的食物，仍然无法躲避战争及死亡带来的恐惧不安。鼹鼠（人）渴望眺望美丽的星空，但战争及死亡的威胁迫使它只能躲进"地洞"。但躲进"地洞"也毫无用处，因为无论做出怎样的努力，"一切始终毫无改变"。如果卡夫卡活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并和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最亲近的小妹妹奥特拉·卡夫卡，与自己演绎爱情绝唱的情人密伦娜·耶辛斯卡——一同困在法西斯集中营的话，相信卡夫卡一定会为自己十多年前在《地洞》中的预言而痛哭流涕的。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被铁栏杆围困着的那些人，与《地洞》中的鼹鼠（人）所经受的恐惧和死亡的煎熬有什么不同呢?!

卡夫卡，这个天才的预言家，以寓言手法，为我们展现出现代人所寄居的动荡纷乱的、惶恐不安的时代环境。

（二）异化与自由的丧失

如果说人类与社会、自然之间曾有过和谐共存，人类曾经

---

①［奥］卡夫卡．卡夫卡口述［M］．［捷］雅诺施记录，赵登荣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112.



在大地上有过“诗意的栖居”，只是到卡夫卡生活的时代，这美好的图景已经破灭。随着历史发展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人类创造出了这个世界上从未有过的丰富而充裕的物质财富。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生存的世界遭遇着越来越猛烈的物欲的进逼和侵占，人类生存的世界正逐渐变为“机器世界”；人与人之间的裂隙、人与自然和大地之间的裂隙变得越来越宽、越来越深了。在物欲横行的世界中，人类的神性和灵性几乎丧失殆尽；在这个“机器世界”里，人类逐渐丧失了原有的独立自由的人格。人类成了“机器世界”运转中的一个零件，只是这个零件并非不可缺失。人不再成其为人，人成了物，成了工具，成了世界中孤零零的“甲虫”。

《变形记》中，格雷戈尔·萨姆沙就是一只生活在社会夹缝之中的“甲虫”。一边是需要他赚钱来支撑的家，生活何其沉重！一边是每天都要面对的严厉苛刻的老板，还得接受“老板的走狗”的监督，生活又何其冷酷无情！在这个世界上，格雷戈尔只是一件赚钱还债的工具，生活基本无自由可言。他每天四点就得应着闹钟的响声起床，紧接着赶上五点的火车去公司上班。然而，格雷戈尔是一个人，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他厌倦了这种“日复一日奔波于旅途之中”的生活，厌倦了“提着心”过的日子，厌倦了“感情无法深入”的冰冷的人际交往。他渴望过上正常的生活，但现实不允许。反抗，结果是遭受解雇；不反抗，则成为奴隶。对格雷戈尔来说，存在就是两难，没有选择的余地。现实在撕裂着格雷戈尔的身与心，使他无法回复到自然本真的状态。留给他的只有变形，成为“非人”。生活在一个非人化时代和社会中的格雷戈尔，其命运注定是一出悲剧。因为，在实际生活中，格雷戈尔丧失了最基本的自

由；而“没有自由的生活是无法忍受的”[1]，格雷戈尔除了死还有什么好选择的呢！

在现实生活的链条上，格雷戈尔又只是可有可无的一环。当他死去的时候，全家人得到的是解脱。面对着格雷戈尔的尸体，老萨姆沙边“在胸前画了十字”，边说“现在我们可以感谢上帝了”，而萨姆沙太太虽仍“带着忧郁”却露出了久违的“微笑”。并且就在当天，老萨姆沙和妻子女儿一家三口，特地请假歇工，怀着“新的梦想和良好心愿”，踩着“暖暖的阳光”到郊外踏春去了。曾经对一家人那么重要的格雷戈尔，到而今又成了什么？对格雷戈尔来说，正常的人际交往已经没有了，温暖的家已成了一个抽象的概念，生活的自由已被剥夺，存在已失去了意义，从而只有一死以让他人得到欢心、微笑和解脱。

社会是一台大机器，生产出滚滚的物欲。清醒的人在物欲的侵占面前作出反抗，但在痛苦的挣扎中黯然逝去。反抗与挣扎是为了保存原有的人性，让人成其为人，而不是物欲统治下的工具，但路途遥遥而艰难。而在“机器世界的进逼中”，甘于顺从并主张应该如此的人却能获得一份沉醉和“殉道的崇高”。《在流放地》中，军官对行刑机器的崇拜可谓是到了痴迷的程度。他，不仅“用欣赏的眼光瞧着”流放地那台“设计精密”而又“独特的机器”，即使最后被扎死在那台独特的机器下，仍“目光安详，充满信念”。就像耶稣被钉上十字架追随上帝而去一样，军官追随那台“快散架”的机器而去，那也是他最后的疯狂时光。

---

① ［奥］卡夫卡. 误入世界［M］. 叶廷芳等译.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48.

物欲的横行，挤占了曾经属于人类的舞台，侵占了人类栖居的家园，侵蚀了人类原本还算健全的灵魂。人类，曾经是物的创造者、物的主人，现在反而成了物的奴隶。人类，无所归依，像幽灵一样，在饥渴的“荒原”流浪，在肮脏的地狱水流上漂泊。如果说，在巴尔扎克时代，金钱与欲望主宰着世界，拜金思想占据着人的灵魂，而人尚存其形；那么，在卡夫卡时代，则是物和着金钱与欲望在共同挤压人，使人失去生存的空间，最终以“变形”的形式存在着；而在熟谙卡夫卡思想精髓的荒诞派戏剧家那里，人的位置则几乎完全被物（如椅子）所占据，剩下的只有那扇供人类跳海自尽的“窗”。

物欲的泛滥猖獗，挤占了现代人的部分生存空间，剥夺了现代人一定的自由行动的权利。然而，对现代人来说，这还不是最致命的；最致命的莫过于无形而又无所不在的现代社会法权系统。现代社会法权系统从根本上剥夺了人的实际的生存权利。在现代社会法权系统中，人们只是任由摆布的玩偶。在法权面前，人们丧失了实质的自由：人们尽可以行动，但无法申辩；人们尽可以申辩，但根本无能力维护自己的合理存在。现代人的存在，现代人的生与死，现代人的一切，完全在法权系统的掌控之下。

短篇小说《判决》中的格奥尔格，表面看来风光无限，但实际上他只是“父亲”这个最高权力拥有者手中的一颗棋子。“父亲”不仅监控着格奥尔格的一举一动，更是完全掌握着格奥尔格的生杀大权。格奥尔格是不自由的。他可以大胆地驳斥“父亲”，却无法反抗“父亲”溺死的判决。长篇小说《审判》的主角约瑟夫. K 的命运遭遇，则让我们更清楚地看见了现代人不自由的生存处境。一天早上，约瑟夫. K 莫名其妙地被逮捕了，并被当局宣判有罪，至于是什么罪则不知道。小说

这样开篇，不仅揭露出现代人生存处境的荒诞，更是揭示了现代人自由丧失的本质问题。在宣布有罪后，约瑟夫虽然“还是自由的”，但他得随时听候法院的传唤。这已是实际的不自由了。初审时，约瑟夫在法院慷慨陈词，为自己辩护，但又有什么效果呢？就是去请律师抗诉，也没有任何实质的作用。因为，“法院一经对某人提出起诉，它就认定你有罪，谁也改变不了”①。所以，不管约瑟夫．K作出怎样的努力，最终都逃脱不了在荒郊野外“像一条狗”似的被处死的结局。基于这样的事实，我们认为，处于社会法权系统中的现代人，已在根本上失去了自由。现代人既无法维持自己的正常生存，又无法证明自己清白无罪，更无法把握自己的生死命运。

现代人不是在生活，而是像物那样存在着。就如卡夫卡所说的，现代社会中，“大多数人其实根本不是在生活，他们就像珊瑚附在礁石上那样，只是附在生活上，而且这些人比那些原始生物还可怜得多。他们没能抵御波涛中坚固的岩石。他们也没有自己的石灰质外壳。他们只分泌腐蚀性的黏液，使自己更加软弱、更加孤独，因为这种黏液把他们和其他人完全隔离开来”②。现代人不仅是孤独的、难以交流沟通的，现代人生存的世界更是冷漠凄凉、缺乏温情的。遭受异化的现代人附在荒凉的世界上，他们不仅被膨胀的物欲所役使，还被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社会法权系统所控制。这一切不仅剥夺了现代人的自由权利，也从根上拔掉了现代人存在的意义。

现代人的存在是完全不自由的，现代人的存在也是缺失了

---

① ［奥］卡夫卡．卡夫卡小说全集Ⅰ［M］．韩瑞祥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203.

② ［奥］卡夫卡．误人世界［M］．叶廷芳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46.

意义的。然而，“没有自由的生活是无法忍受的”，“自由是生，不自由总是致命的”。[①] 而没有意义的生活则更加致命。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卡夫卡沉思着。

（三）“荒原”困境

卡夫卡笔下的现代人大多是漂泊者，他们基本都身处“旅途”之中，而且似乎都没有寻找到自己的归宿。乡村医生“驾着尘世的车，非尘世的马”，“赤身裸体遭受着这最不幸时代的冰雪肆虐”而“四处飘荡”；变形前的格雷戈尔·萨姆沙每天乘坐火车穿梭在各地；死后的鬼魂——猎人格拉胡斯，终日在人世与非人世之间飘荡；遭受驱逐的卡尔·罗斯曼，一直在布满陷阱的“美国”流浪；莫名其妙就身陷官司的约瑟夫. K，整天盲游在“法院”的世界中；即使是目标明确的K，也只是在通往“城堡”的路上很徒劳地行走着……这群现代人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中啊?!

19、20世纪之交的欧洲发生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些变化明显地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现代人就生活在这个发生着巨变的世界里。按照卡尔·雅斯贝斯的观点，在这个世界里，“技术和机器成为群众生活的决定因素”，“稳定不变的生活秩序”已失去了可能性，整个世界、所有的人类生活已从整体上丧失了“可理解性”；更为关键的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现代人，他们的精神正在衰亡，“教化的普遍降格”和职业上要求的“能力的专门化”，使人成了依靠本能生存的动物，成了数字统计中的一件实用工具[②]；而作为个体自我存在的

① ［奥］卡夫卡. 误入世界［M］. 叶廷芳等译.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48—249.

② ［德］卡尔·雅斯贝斯. 时代的精神状况［M］. 王德峰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2—3.

人，“并不在他的发展中达到某一终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朝向常新的命运的进步中不断改变，这是他的存在的基本内容。他在这世界上的每一形态都是他暂时造成的。每一形态的内部从一开始就包含着自身毁灭的种子”[①]。关于现代人的生存处境，西美尔也有过很经典的论述。西美尔说：“现代人的处境也十分迷茫：一方面，信仰内容的确存在；另一方面，他们的知性又无法断定这些信仰内容的存在。”[②]

综观上述可知，现代人生活在一个复杂、纷乱、无序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现代人在上帝的随意一抛中落进了“荆棘丛”，这块“荆棘丛”中没有一条路。现代人身陷其中，“被刺刮得伤痕累累”，连辨识方向的“夹鼻眼镜”也掉在地上找不着了。他们呼喊着寻求帮助，但救助人要想为他们“砍出一条路”还得征得上帝——“公园管理处主任的许可”。在这里，没有确定的得救日期，只有无尽的耐心的等待（来自卡夫卡生前未发表的寓言短章《荆棘丛》）。在这个世界里，由于“精神的衰亡”，现代人已失去信仰，丧失了“内在的宇宙”——人类的灵魂世界。他们变得为所欲为，无所畏惧。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卡夫卡与古斯塔夫·雅诺施观看雅各布教堂后的对话中得到直接而明确的认识。走出雅各布教堂后，卡夫卡突然站住，问古斯塔夫：“你在想什么？”“我在想，雅各布教堂里发生的小偷的故事（指一个小偷想偷窃教堂里的圣母像，因良心发现以及对圣母的恐惧而改恶从善——笔者注），今天是不是还可能发生？”卡夫卡听

---

① ［德］卡尔·雅斯贝斯. 时代的精神状况［M］. 王德峰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58.

② ［德］西美尔. 现代人与宗教［M］. 曹卫东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46.

后回答道："我想几乎不可能发生。今天，对上帝的思念和对罪孽的惧怕大大地淡薄了。我们陷在骄傲自大的泥淖中。……我想，今天，盗窃教堂的人是不会发作强直性痉挛的。倘若发生这种事情，人们不会砍去盗贼的半只胳膊，而是截去他完全不合时宜的道德想象力，把他送进疯人院。在那里，人们会用分析的方法消除他表现为歇斯底里的痉挛症的过时的道德感情冲动。"①

的确，在今天，随着现代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人们认识到上帝存在的虚幻，认识到宗教的虚无。人们对善恶果报观念随之也变得淡薄起来。也就在此时，外在的东西几乎不再能让人们感到恐惧害怕。当进一步瞒着内在的道德良知行事的时候，人们再一次失去了约束。现代人就变得更加恣意妄为。而这个世界就进一步变得混乱无序起来。

现代人所生活的世界不仅复杂、纷乱、无序，更是异常的贫乏冷漠。在技术和机器逐渐控制这个世界的过程中，首先是人变得扁平了。现代人在机器面前失去了往日的丰富。特别是程序化越来越猖獗的今天，在冰冷的统计数字面前，一切都死了。所有的生机活力，所有的生气动人，都消逝无余。世界是一个冰冻了的"荒原"，长不出生命，让人感觉到的是寒冷、凄凉。这就是可怜的"煤桶骑士"，在以煤店老板娘为代表的世人的漠视下，因缺少"哪怕是最次的一铲煤"而被这个世界生生地挤兑到了"冰山之域"的缘由吧。

现代人寄身的世界就是"城堡"下那个"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的村庄，就是被"法院"搅扰的乌烟瘴气的那个都市，

---

① ［奥］卡夫卡．卡夫卡口述［M］．［捷］雅诺施记录，赵登荣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43.

就是布满陷阱的“美国”。在这个世界里，内在的毁灭性因素使得人人自危，在人人自危的处境中人们总想保护自我、满足自己，在“我要我要”的饥渴里人们的欲望进一步膨胀，在欲望的无限膨胀中冷漠逐渐取代了人类原有的脉脉温情。冷的冰雪和热的欲望之火，一同煎熬着这个世界，煎熬着生存在这世界上的人类。这冷的冰雪和热的欲望之火，既冻结着也烧灼着一切的生机活力。在冰火交融中，现代人存身的世界变得越来越“贫瘠”。

饥渴的现代人漂泊在意义贫瘠的荒原，荒原上结着厚厚的冰雪。这是一出怎样的悲剧呢？而荒原又何时能够解冻呢？这是一个必须好好思索的问题。

二、如果没有上帝，怎么办？——知识分子使命探索

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中，曾经有一个时期，人们通过虔诚的信仰获得了内在的心灵慰藉。人们怀着对彼岸世界的坚定信念，以极其强烈的坚韧承受着现世生活的苦难。一生困顿坎坷的但丁就是一个典型。在颠沛艰辛的流放生涯中，但丁创作了传世之作《神曲》。在《神曲》里，但丁为人们描绘出一幅善恶果报的来世图画。即使是当时仍然活着的人物，只因身犯恶行，但丁也把他们打入了地狱。很多人就像但丁那样，在玄想中获得一种幸福感。不管这个时期是否如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黑暗、原始、蒙昧，而人们在乌托邦的眺望中获得一种满足，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文艺复兴对欧洲的历史来说是一个重大转折。这一阶段，人们逐渐摆脱了神权观念的束缚，重新确立了人的观念，并把人捧到了“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的地位。文艺复兴是欧洲（其实也是整个世界，因为几百年来欧洲都在引领着人类的

发展）走向近、现代的开端。一方面，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极大地激发出人类的创造能量；另一方面，自然科学在摆脱了神权思想的束缚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一发不可收拾。人类从此由蒸汽时代迈向电气时代，并进一步迈向了现在的信息化时代，人类的活动空间也由地球走向了地球外。

近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大机器工业生产的兴盛，为人类创造了极其丰富的物质财富。但自然科学的发展、机器工业的兴盛、物质财富的创造，却并未如预期的那样让人们的身心得到解放。现代化过程中，绝大多数人沦为奴隶——多数人成为大机器生产车间的活工具，少数物质财产的拥有者则成了拜物狂人。物质的丰富剥夺了人类一度获得的主体地位。而科学向“粗鲁蠢笨”的实证主义方向的发展，使实用主义思想和工具理性在整个社会泛滥肆虐。在这里，人类不仅失去了刚树立起来的主体地位，如前文所说，人类的生存空间也在逐渐被物挤占。雅斯贝斯甚至认为：“人将被他为了迎合自己的需要而制作的工具所摧毁。”①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在猛回头的瞬间，人们发现，科学的发展、财富的创造并没能真正解决人类的福祉问题。人们曾经渴望得到身心的解放，但却事与愿违。焦灼饥渴的现代人，漂泊在意义贫瘠的荒原上。他们在寻找，寻找鱼王、圣杯，寻找让人类得以栖居的“城堡”。然而，“城堡”的主人已经死了，他被我们人类亲手杀死了。的确，上帝已死，人类曾经在其中获得安慰和寄托的宗教，已被人们忘却而处于崩溃的境地。现代人不再能够从宗教的怀抱中寻找到心灵的归宿。

---

① [德] 卡尔·雅斯贝斯. 时代的精神状况 [M]. 王德峰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62.

随着古老宗教的趋于解体，现代人的心灵世界变得迷惘，社会也变得混乱。原有的稳定的秩序及事物的确定性、明晰性都已逝去。在这个世界上，现代人分不清辨不明，所有的东西似乎都变得无法掌握，即使是人类自己也失去了可把握性。这种混乱的社会状况，在知识分子身上，首先就体现在哲学思潮流派横生，紧接着哲学思潮流派泛滥的就是文学上的主义林立。世界原有的确定性，不管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否真的失去了，在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中确实变得模糊不清。即使是在现代主义那儿一息尚存的对深度模式的追求，在后现代主义那儿都遭到了摒弃。

这个世界难道真的是纷乱不堪了吗？现代人的生活难道真的是一片混乱了吗？眼前的事物难道真的是认识不清无法把握了吗？……如果这一切都是事实的话，现代人能够依凭什么继续在这个星球上存在呢？再造出一个上帝，已没有必要，也没有任何意义。用文字描绘出一个又一个乌托邦，像古罗马人的黄金国，像托马斯·莫尔的太阳城……这样做对知性十足的现代人还会有吸引力吗？那恐怕是痴人说梦罢了。

那么，现代人还能够依凭什么继续存在下去呢？现代人如何才能再次确立起自己的主体性呢？这个世界如何才能恢复它的确定性呢？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对现代知识分子来说，确实是极为艰巨的挑战。幸运的是，有很多前辈已经对这些问题做了深刻的思考。西美尔说："除了彻底改造内在态度之外，别无其他出路。"只是"彻底改造内在态度"并不是"把宗教当做灵魂的内在活动"。[①] 因为，一方面，自然科学的发展已证

① ［德］西美尔．现代人与宗教［M］．曹卫东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47.

实了宗教的虚妄；另一方面，现代人的知性已否定了信仰内容的存在。这就不仅在逻辑上，更在现实中，否定了“把宗教当做灵魂的内在活动”的可行性。

对这个问题，卡夫卡在《致父亲的信》一文中有很深刻的剖析。在该信中，卡夫卡揭示出现代人对待宗教的态度是相当不虔诚的。父亲“一年去四次教堂”只是在“例行公事”，父亲对待犹太教的态度“是在走过场，寻开心，甚至连寻开心都谈不上”。[①] 而卡夫卡自己呢，“只要是在教堂里，我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四处闲逛。我哈欠连天，直打瞌睡，消磨那漫长的时辰（我想，后来只有在舞蹈课上我才觉得这样无聊），尽量拿那儿的几个小消遣来解闷”[②]。在教堂里人们就如此对待宗教，在家里又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呢？“在家里就更差劲了，只在逾越节头夜有宗教仪式，这也一年比一年更成了嘻嘻哈哈的闹剧。”[③]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卡夫卡及其家人如此对待宗教吗？非也！他们只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这一个”罢了。而在卡夫卡的文学世界中，也不存在可称赞的虔诚的宗教信徒。现代人已逐渐远离了宗教，甚至是叛离了宗教。宗教已不再能让人心臣服，更无法让人从中找到寄托。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卡夫卡才会认为“现在是一个不信上帝的时代”，人们只想通过娱乐“挖掉绝望的根基”。[④]

---

① ［奥］卡夫卡．卡夫卡小说全集Ⅱ［M］．韩瑞祥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342．

② ［奥］卡夫卡．卡夫卡小说全集Ⅱ［M］．韩瑞祥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342．

③ ［奥］卡夫卡．卡夫卡小说全集Ⅱ［M］．韩瑞祥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343．

④ ［奥］卡夫卡．误人世界［M］．叶廷芳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47．

那么，现代人应该“彻底改造”的“内在态度”究竟所指为何呢？我们以为，这里所说的“内在态度”就是存在主义大师雅斯贝斯所主张的“通过自己的个体自我而达到对于自己之所是的意识”①。也就是说，现在，知识分子必须努力唤醒现代人在自己的内心世界树立起的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意识。这与卡夫卡自己所主张的“对一个自身上帝的信仰”实质是一样的（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卡夫卡主张的“对一个自身上帝的信仰”并不是叫我们只关心自身，而是要我们放眼整个人类的生存世界，关注人类的生存境况）。这就要求现代人必须明确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必须清楚自己的追求与目标，不再依傍外在的东西（不管是神还是人）而活着。正如卡夫卡在《城堡》里为我们塑造的阿玛丽亚那样，拒绝作为他人的附庸或是附属物而存在。因为，现代人的存在必须是完全独立的自主性的存在。

千百年前，在牧师和神父的引导下，人们走进了上帝的殿堂，找到了精神的栖居之所。千百年后的今天，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就应该担当起引导现代人寻找新的精神栖息之所亦即确立自我存在意识的任务了。

为什么必须先确立人的存在意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人的意义不是先在自明的。不管是单个的人还是群体意义上的人，只有在存在中才能体现出他的主体性和确定性。而现代人只有认识到自己的存在，一种自主性的存在，才能算是活着，此外都只是行尸走肉。而最根本的原因则在于，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存在，一切都是可摧毁的。这就是卡夫卡所说的

---

① ［德］卡尔·雅斯贝斯. 时代的精神状况［M］. 王德峰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65.

“存在即不可摧毁”。

现代人只有在存在之中来达到对自己存在的确证，进而认识这个栖居之所，并在这个栖居之所建造起诗意的家园，才能创造出有意义的生活、有意义的世界。如果历史果真朝着这个方向发展，那将是现代人极大的幸运。而这正是卡夫卡的《城堡》等作品留给我们的启示。

结　语　在困境中前行

19、20世纪之交的几十年，是一个风云疾变的时期。在此期间，人类从传统走到了现代（而今，在不经意间，人类又从现代走向了后现代）。然而，这又是一个动荡纷乱的、精神缺乏依归的时代。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在时代的“手术刀”无情的解剖之下，已经支离破碎。现代人在焦渴而又贫瘠的“荒原”上奔跑，最终他们的生命又在“嘘的一声”中消失。每一天，都有无数的现代人在漆黑的“地洞”与灿烂的天空或闪烁的星辰之间挣扎徘徊。现代人在“变形”，或在向着“无物之阵开仗”；迷失于无地，彷徨于无地。这是一个需要拯救的时代，从肉体到灵魂，都需要指引以达到新生。这就是卡夫卡的文学世界所揭示的现代人的生存处境。

作家是时代的触须，敏感地书写着时代涌动的暗流。卡夫卡以其睿智的头脑，洞察出现代人所背负的历史之罪——“原罪”，与时代之罪——“卡夫卡之罪”。现代人所背负的罪责，既是上帝施加的惩罚，又是社会时代发展过程中人类施加给自己的惩罚。现代人的处境可谓四面楚歌、进退维谷，现代人的行动也是异常的艰难。现代人一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就注定了要在困境中前行，匍匐而行、充满挫折。而现代人的出现，同时又意味着曾经给人类的存在制造出意义的“上帝”的死去。

这就意味着，现代人，不仅要承受因罪责而来的深重的惩罚，还要以巨大的勇气来面对意义消失的“荒原世界”，更要以坚韧不拔的精神与充满智慧的头脑来创造出现代人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怎样才能在“荒原”的困境中创造出人类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这是现代人必须面对的极为艰难的挑战，也是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必须肩负起来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使命。

卡夫卡——时代的精英，社会的预言家，人类的先知，以敏感的触角感知社会时代的巨大变化，以自己一生对文学的热爱与执著，向世界诠释了他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思索。卡夫卡告诉我们，现代人只有树立起“对自身上帝的信仰”，只有在完全自主性的存在中，才能寻找到自身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正如《城堡》里的 K 和阿玛丽亚那样，在冰雪覆盖的世界勇敢地独立前行。

卡夫卡离开我们已将近一个世纪，但他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揭示、思考，其意义与价值并未远去；不仅未远去，反而引起了更广泛的、更强烈的反响。不仅在欧美世界，就是在东方世界，甚至在全世界，卡夫卡的思索都给人们极大的警示和启发。一次又一次的“卡夫卡热”在世界范围的掀起，就很好地说明了这点。因为，现代人所遭遇的困境就是卡夫卡在百年前所描绘的人类的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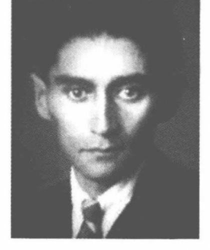
卡夫卡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附　录

附录一：弗兰茨·卡夫卡生平与创作情况介绍

一、生平介绍

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1883 年 7 月 3 日—1924 年 6 月 3 日），20 世纪奥地利德语小说家，是一位生前较为沉默而逝世之后引起巨大反响的作家。卡夫卡生于捷克（时属奥匈帝国）首都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是家中的长子，有三个妹妹，两个弟弟（两个弟弟皆早夭）。卡夫卡从小爱好文学、戏剧，读中学时就曾尝试进行文学创作（文稿已逸失）。18 岁时，卡夫卡进入布拉格的卡尔·费迪南德语大学，最初学习化学专业，旁听文学艺术历史课，后在其父的要求之下转学法律，并于 1906 年获博士学位。毕业后，卡夫卡先后在两家保险公司任职。一生之



弗兰兹·卡夫卡

中，卡夫卡与菲莉斯·鲍威尔、密伦娜·耶辛斯卡以及朵拉·迪芒等三位女性交往密切，并三次与菲莉斯·鲍威尔订婚又解除婚约，终生未娶。1924 年 41 岁时，卡夫卡因肺结核病逝。为纪念这位独一无二的大师，1983 年发现的小行星 3412 以“卡夫卡”命名。

在展开介绍卡夫卡的生平与创作经历之前，有必要先解释一下“卡夫卡”的含义。在捷克语中，“卡夫卡”是“寒鸦”的意思；卡夫卡父亲的店铺就是以寒鸦图案作店徽的。而在希伯来语中，“卡夫卡”是“穴鸟”的意思（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都是犹太人的语言）。“卡夫卡”的此种含义，与弗兰茨·卡夫卡的一生可谓暗中相合（在下面具体的介绍过程中我们会感受到此点）。

1904 年，卡夫卡开始发表小说，早期作品从主题思想到书写风格都有很明显的表现主义特色。对卡夫卡来说，1912 年是其文学创作中非常重要的一年。该年写出的短篇小说《判决》是其文学创作走向成熟的标志，从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风格。卡夫卡的创作常采用寓言的形式，文笔明净，想象奇诡，主题繁复，文字背后的寓意可谓人言言殊，难有定论。有关卡夫卡的此种创作风格，阿根廷著名现代作家博尔赫斯——首位将卡夫卡小说译为西班牙文的人，在一篇题为《卡夫卡之根源》（*Kafka y sus precursores*）的文章中替卡夫卡追根溯源、追宗认祖，认为我国唐代诗人、作家韩愈韩退之是其中之一，理由是韩愈曾经写过《获麟解》这篇寓言。

事实上，卡夫卡和中国文化、文学确实存在一定的渊源。卡夫卡生前读过一些中国文学、哲学典籍的德文译本。如卡夫卡读过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南华经》、孔子的《论语》等。在这些著作里面，卡夫卡比较偏爱研究道家学说。在日记

中卡夫卡写道："在孔子的《论语》里，起初人们还站在坚实的大地上，但到后来书里的内容越来越虚无缥缈，让读者不可捉摸。老子的格言是坚硬的核桃，我被它们陶醉了，但是它们的核心对我依然紧锁着。我反复读了好多遍，然后我却发现，就像小孩玩彩色玻璃球游戏那样，我让这些格言从一个思想角落滑到另一个思想角落，而丝毫没有前进。通过这些格言玻璃球，我其实只发现了我的思想槽非常浅，无法包容老子的玻璃球。这是令人沮丧的发现，于是我停止了玻璃球游戏。"1912年，在写给未婚妻菲莉斯·鲍威尔的信中，卡夫卡就引用过袁枚的一首在国人看来很是一般的诗作《寒夜》：

寒夜读书忘却眠，锦衾香尽炉无烟。
美人含怒夺灯去，问郎知是几更天。

卡夫卡生前共出版了七本小说的单行本或作品集；死后，其挚友马克斯·布罗德违背其遗嘱，替其整理遗稿并出版发行。卡夫卡 1924 年 6 月 3 日因病辞世前，曾在遗嘱中要求挚友马克斯·布罗德将他的全部手稿付诸一炬。所幸布罗德没有这样做。我们今天之所以能看到卡夫卡的作品，并认识到卡夫卡的意义与价值，可以说全赖于布罗德的这一"背叛"。整理出版的卡夫卡著作，除了小说作品（及其残篇断简）外还有书信、日记、箴言等，其中三部长篇小说——《美国》、《审判》与《城堡》皆为未竟之作。布罗德不仅为卡夫卡整理书稿，还为他写有传记《卡夫卡传》。

卡夫卡是一位用德语写作的"业余"作家，他与法国作家马赛尔·普鲁斯特、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在文学领域里，生前的卡夫卡默默

无闻，孤独奋斗。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价值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作品引起了世界性的震动，并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一股经久不衰的“卡夫卡”热。随着时代的进一步发展、变化，研究者们都能从卡夫卡的文学文本中发掘出崭新的内容。卡夫卡的文学风格，既有表现主义的特点，也有存在主义的特征。虽然人们常把他归于表现主义旗下，但卡夫卡生前就否认自己属于表现主义。卡夫卡别开生面、独具一格的创作方法与思想表现，让20世纪诸多分属于不同文学流派的创作者们纷纷追认其为先驱。

后世的批评家们往往过分强调卡夫卡作品悲观阴暗的一面，而忽视其积极明朗的地方。其实这种认识是很片面的。法国存在主义文学大师阿贝尔·加缪在《弗兰茨·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和荒诞》一文的结尾处说：“在这个世界连鼹鼠都想有所希望。”美国当代著名学者、文学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评论卡夫卡时也曾说：“卡夫卡的多数小说都有一个充满希望和乐观情绪的结局。”捷克著名存在主义作家米兰·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Les testaments trahis*）中也试图纠正此种片面认识。其实据布罗德在《卡夫卡传》中所写来看，卡夫卡还是非常风趣、幽默、开朗的。



弗兰兹·卡夫卡

母亲柔弱，父亲粗暴、专制，平时对儿子的生活与学习不闻不问，只是偶尔指手画脚地训斥一通，这样的家庭生活对卡夫卡来说是极其不幸的。虽然卡夫卡的父亲极力想把儿子培养成为性格



坚强而又能干的年轻人，希望卡夫卡继承自己的衣钵去经商，但这与卡夫卡自身对成为作家的追求背道而驰。所以，结果适得其反。卡夫卡感觉自己的想法得不到家人的理解，曾在日记中写道："我在自己的家里，在那些最好、最亲的人中间，感觉比陌生人还要陌生。"由于家庭生活的缘故，卡夫卡内心形成了一种无法消除的惶惑感与畏惧感，这在《致父亲的信》里表现得相当强烈。而由此形成的敏感、怯懦的性格和孤僻、忧郁的气质，使卡夫卡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异化主题、难以排遣的孤独和强烈的危机感，以及无法克服的荒诞和恐惧感，成为当时社会历史的真实写照。下面，结合具体的文本来简略分析讨论这一问题。

在《变形记》中，主人公格奥尔格由于肉体和精神上遭受的沉重的压迫，使其完全失去了作为人的本质而异化为非人。《饥饿艺术家》是表现异化主题的更加经典的作品。该短篇小说描述了一位"饥饿艺术家"即绝食表演者被关在铁笼内进行表演，时间长达四十天。表演结束时，绝食者已经骨瘦如柴不成人样。后来这位"饥饿艺术家"又被一个马戏团聘去，把关他的笼子放在离兽场很近的入口，以供游客在看动物表演时能顺便看到他。但人们忘了更换记日牌，该"饥饿艺术家"终于被活活饿死。在这里，饥饿艺术家实际上已经异化成了如笼子中的那只豹子。还有一些小说则揭示了现实世界的荒诞与非理性，如《乡村医生》。在这一文本里，现实和非现实的因素交织，通过对荒诞的细节和神秘诡异的情境的描绘，卡夫卡告诉人们：人类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不管是什么样的医生都已回天乏术。的确，人类社会的一些病症是医生医治不了的，所以那位医生最终变成了回不了家的流浪者。卡夫卡的小说《美国》、《城堡》与《地洞》等揭示的是人类在现实生活中的

困境和困惑感；而《审判》、《在流放地》与《万里长城建造时》等则揭示了现代国家机器的残酷性和腐朽性。在短篇小说《万里长城建造时》里卡夫卡这样写道：中国老百姓被驱赶去建造在卡夫卡看来基本上没什么实用价值的长城，他们连哪个皇帝当朝都不知道，许多年前的战役他们才刚刚得知，仿佛是新闻一般奔走相告。“皇帝身边云集着一批能干而来历不明的廷臣，他们以侍从和友人的身份掩盖着艰险的用心。”而“那些皇妃们靡费无度，与奸猾刁钻的廷臣们勾勾搭搭，野心勃勃，贪得无厌，纵欲恣肆，恶德暴行就像家常便饭”。在该短篇小说中，卡夫卡表现出了极具民主主义思想的一面：“在我看来，恰恰是有关帝国的问题应该去问一问老百姓，因为他们才是帝国的最后支柱呢。”

在世界文学史上，卡夫卡是异常独特的。绝大部分文学大师都是本国或本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的代言人，而卡夫卡则罕见地不是其民族或国家的代言人。在身份认定上，卡夫卡是异常矛盾又特殊的：他是奥匈帝国的臣民，生长在捷克的布拉格，在一家意大利保险公司做小职员，母语是德语，血统是犹太人，而他本人又终生与犹太人的生活、宗教和习俗保持着非常大的距离。卡夫卡曾经说道：“我跟犹太人有什么共同之处？”

这些使得卡夫卡注定无法找到归依之所，无法找到精神的家园。于是，他血液中对永恒的强烈渴望驱策着他孤身独对一个异质的世界，并且与之作无望的缠斗，就像长篇小说《城堡》中的土地测量员 K，在一个夜晚踏雪来到神秘、强大的城堡面前，对自己的命运已了然在胸。为进入“城堡”——命运的象征，K 倾尽毕生心力，直至生命消殒。或许我们可以说，孤独正是卡夫卡的宿命。在日记里卡夫卡这样写道：“为了我的写作我需要孤独，不是‘像一个隐居者’，仅仅这样是不够

的，而是像一个死人。写作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更酣的睡眠，即死亡，正如人们不会也不能够把死人从坟墓中拉出来一样，也不可能在夜里把我从写字台边拉开。”卡夫卡所构筑的“城堡”其实也是一个有关写作的巨大隐喻。在孤独中卡夫卡不断地以各种方式接近“城堡”，因为“城堡”本身就完全来自卡夫卡的灵魂。卡夫卡笔下的主人公都不过是他的一个化身，不管是叫 K，还是叫卡尔，都生活在一个粗暴的父亲或类似父亲形象的阴影之下，都具有密伦娜所描述的卡夫卡身上的“害羞、胆怯、懦弱而善良”的性格与气质。

根据上述，我们以为，卡夫卡的很多作品其实都是其人生的自叙传。以《审判》的创作来说，其动因就来源于卡夫卡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与未婚妻菲莉斯·鲍威尔解除婚约。卡夫卡与未婚妻菲莉斯第一次解除婚约，遭到好几个相关人的谴责。为解除婚约一事，菲莉斯、菲莉斯的妹妹、菲莉斯的好友格莱特等人专门组成了一个“法庭”对卡夫卡进行审判。而正是这场审判给卡夫卡带来的罪孽感、恐怖感和无力感，触动他写出了不朽名作《审判》。

前面曾说过，卡夫卡一生三次订婚又三次解除婚约，究其根源，是因为卡夫卡对家庭生活将毁掉他的写作所赖以存在的孤独深感恐惧。在他所钟情的写作面前，常人视为理所当然的婚姻其实毫无位置可言，而他个人也不过是这古老的伟大事业心甘情愿的祭品。从这一点上考量，他焚膏继晷地写作，又不断地毁弃自己的作品的举动，就超越了自厌和自虐，而达至大诚大勇的境界；他那卑微、晦暗、支离破碎的一生也因而获得了一贯性和力量。

卡夫卡一生创作的作品并不多，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却极深远。美国诗人奥登认为“他与我们时代的关系最近似但丁、莎


弗兰兹·卡夫卡

士比亚、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并认为“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卡夫卡的小说运用象征的手法，描绘、揭示了一种荒诞的充满非理性色彩的人类时代的生存景象与个人式的、忧郁的、孤独的情绪。正是此种独特的文学风貌，使卡夫卡的作品引起后人的共鸣。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超现实主义视之为同仁，四五十年代的荒诞派戏剧以之为先驱，六十年代的美国“黑色幽默”奉之为典范。卡夫卡对后世作家的影响相当大，从创作题材到创作风格，其影响可谓是方方面面的。后来的存在主义、黑色幽默、荒诞派以及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等文学思潮，都有卡夫卡的影子在。而且，卡夫卡对后来作家的影响可谓是漂洋过海式的。不仅在欧美，亚非地区的作家也深受其影响。这也可以从卡夫卡研究的发展从欧洲走向世界的趋势中窥见一斑。卡夫卡对后世作家的影响巨大，举例说来，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爱读卡夫卡，他的一本小说就叫《海边的卡夫卡》。受到卡夫卡影响的中国作家也有很多，像残雪、格非、余华等都是。

附录二：弗兰茨·卡夫卡生平与创作年表

1883 年

7 月 3 日，弗兰茨·卡夫卡生于布拉格一犹太家庭，为家中长子。其父赫尔曼·卡夫卡（1852—1931）是商人，其母是尤丽叶·卡夫卡。

1889 年

9 月 16 日，上“肉市旁德语男生小学”。卡夫卡童年时期受到法语家庭教师拜莉、女佣玛丽·维尔纳等人的重要影响。

9 月 22 日，大妹艾莉出生。

1890 年

9 月 25 日，二妹瓦莉出生。

1892 年

10 月 29 日，小妹奥特拉出生。

1893 年

9 月 20 日，上“金斯基皇宫”的“老城国立德语文科中学”。班主任是埃米尔·格施温德。卡夫卡在中学时代的早期就已开始创作。

1896 年

6 月 13 日，施坚信礼。

1897 年

与鲁道夫·伊洛维结识。

1898 年

与胡戈·贝格曼（终身）、埃瓦尔德·普里布拉姆（直到

大学时代)、奥斯卡·波拉克(1904年)结识。受到社会主义、尼采和达尔文思想的影响,也受到自然史教员阿道夫·哥特瓦尔德的影响。

1900年

至1904年在费迪南德·阿费纳利乌斯的影响之下出版《艺术守护者》。与谢尔玛·科恩一起在罗茨托克度暑假。

1901年

7月,中学毕业。

8月,在诺德尼和赫尔戈兰度假。

9月,入布拉格卡尔·费迪南德语大学,先攻读化学、日耳曼语言文学和艺术史,后在其父的要求之下改学法律。其中有一段时间居住在慕尼黑。

1902年

春天,在奥古斯特·绍尔处学习日耳曼语言文学。

夏天,在利伯赫(易北河畔)舅舅西格弗里德家度假。

10月,前往慕尼黑。卡夫卡打算和保尔·基斯一道在那里学习德国语言文学。

冬天,回到布拉格,初次与布罗德相遇。开始与奥斯卡·波拉克通信。

1903年

7月,参加法律史国家考试。

1904年

大约秋、冬时节,开始创作《一场斗争的描写》第一稿。

1905年

7月至8月,在楚克曼特尔疗养院疗养,开始初恋。

秋、东时节,开始与奥斯卡·鲍姆、马克斯·布罗德和费利克斯·韦尔奇定期见面。



1906 年

3 月 16 日，博士论文答辩。

4 月至 9 月，在母亲的异母兄弟理查德·略维的律师事务所实习。

6 月 18 日，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导师是阿尔弗雷德·魏伯尔。

夏天在特利施，住在当乡村医生的舅舅家（西格弗利德·略维博士）。

8 月，在楚克曼特尔疗养。

10 月起（至 1907 年 9 月底），先后在布拉格刑事法庭、民事法庭进行法律实习。

1907 年

春季，开始创作《乡村婚事准备》（亦译为《乡村婚礼筹备》）以及其他早期作品（已遗失）。

6 月 20 日，从采纳特尔街 3 号搬到尼古拉斯街 36 号。

8 月，在特里施结识黑德维希. W。

10 月，走上“保险总局”工作岗位，担任临时职员。

1908 年

2 月至 5 月，在布拉格贸易科学院参加工人保险法学习班。

3 月，《观察》在《希佩里昂》杂志上发表。

7 月，在半国立的布拉格工人事故保险公司任临时职员。

9 月，前往波西米亚林区度假。

1909 年

《一场战斗纪实》中的两篇《与祈祷者交谈》和《与醉汉交谈》在《徐培里翁》上发表。

5 月，开始写日记。

9月，与马克斯·布罗德和奥托·布罗德兄弟同去意大利里瓦和布雷西亚，观看飞行表演。写有《布雷西亚观飞记》。

1910 年

与弗兰茨·维尔弗进一步结识。

在《波希米亚德文报》上以《观察》为题发表一组短篇散文作品。

10月8日至17日，与马克斯·布罗德和奥托·布罗德兄弟赴巴黎旅行。开始在四开笔记本上写旅行日记。

12月3日至9日，去柏林旅行（看戏）。

1911 年

1月至2月，出差前往弗里德兰、莱兴贝格与北波西米亚。写作旅行日记。

8月至9月，同马克斯·布罗德赴苏黎世、卢加诺、米兰、巴黎。然后单独去苏黎世附近的厄伦巴赫疗养院（费伦山的自然疗养所）。创作《旅游日记》。

秋季，与马克斯·布罗德合写《理查德和萨穆埃尔》。

11月底，卡夫卡为奥特拉朗诵《默里克自传》。

12月，研究卡尔·施陶费尔－贝儿恩和歌德的《诗与真》。

12月14日，赫尔曼·卡夫卡斥责弗兰茨·卡夫卡对家产中的石棉厂关心不够，卡夫卡答应在下午空闲时间帮助照料工厂生产。

1912 年

开始创作长篇小说《下落不明的人》，亦译为《失踪者》（即《美国》）。

2月18日，J. 略维的朗诵之夜，由卡夫卡组织并致开场白。

3月6日，赫尔曼·卡夫卡因木棉场而斥责弗兰茨·卡夫卡，弗兰茨产生自杀念头。后几周，卡夫卡重又时常去工厂。

6月1日，卡夫卡参加了捷克无政府主义者弗朗迪塞克·索古普关于“美国及其官员”的幻灯片报告会，激起对《失踪者》的再创作热情。

夏天，与布罗德去莱比锡和魏玛。之后，独自留在哈尔茨山中的容波恩疗养院疗养。

8月13日，在布拉格与菲莉斯·鲍威尔初识。

8月14日，将《观察》手稿寄给罗沃尔特出版社。

9月20日，卡夫卡开始给菲莉斯写信。

9月22日至23日，通宵写作《判决》。

9月25日，着手写作《失踪者》第二稿。

9月28日，收到菲莉斯的回信。

10月7日，因木棉场爆发家庭纠纷，小妹奥特拉站在父母一边反对卡夫卡，卡夫卡再次萌生自杀念头。

11月17日，卡夫卡开始写作《变形记》。

12月4日，卡夫卡在布拉格的赫德尔联合会作家晚会上朗诵《判决》。

12月6日至7日，完成《变形记》。

1913年

1月，《观察集》由罗沃尔特出版社出版。

1月24日，卡夫卡临时中断《失踪者》的创作。

2月9日，卡夫卡和三位妹妹去农村的亲戚家。该夜，卡夫卡为小妹奥特拉朗诵《司炉》。

3月23日至24日，在柏林与菲莉斯相会。

5月发表《司炉》。

5月11日至12日，前往柏林看望菲莉斯。

6月10日至16日，卡夫卡写信向菲莉斯求婚。

9日至10月间，游历维也纳、威尼斯和里瓦。

11月8日至9日，卡夫卡去柏林访菲莉斯。

1914年

2月底，罗伯特·穆西尔请求卡夫卡协助出版《新评论》。

2月28日日至3月1日，在柏林与菲莉斯会面。

4月12日至13日，在柏林与菲莉斯非正式订婚。

5月26日，卡夫卡的母亲和妹妹奥特拉前往柏林与菲莉斯见面。

5月30日，卡夫卡在父亲的陪伴下前往柏林参加订婚。

6月1日，卡夫卡在柏林与菲莉斯·鲍威尔正式订婚。

6月11日在日记中写下小说片断《村子里的诱惑》（《城堡》的最早雏形）。

7月12日，解除与菲莉斯的婚约。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8月，开始写作《审判》（亦译为《诉讼》）。

10月5日至18日，卡夫卡休假突击《审判》；其间，还写成《失踪者》中的《俄克拉荷马的露天剧场》一章，并完成《在流放地》（亦译为《在流刑营》）。

10月27日，卡夫卡收到菲莉斯的来信，要求卡夫卡解释其行为的原因。

10月底至11月初，卡夫卡给菲莉斯回信。

12月18日，开始写作《乡村教师》。

1915年

1月6日，中断《乡村教师》的写作。

1月20日，放弃《审判》的写作。

1月23日至24日，卡夫卡在博登巴赫与菲莉斯重逢。

2月8日，开始创作《勃鲁姆菲尔德，一个上了年纪的单身汉》。

3月1日，在布拉格租了自己的房间（先是在毕尔科娃，后来在德路哈·特里达街）。

继续写《审判》。与妹妹艾莉去匈牙利旅游。

6月，与菲莉斯同去卡尔温泉。

10月，《司炉》获冯塔纳奖。《变形记》作为冉奈希克勒发行的《白色书页》杂志第10号出版。

1916年

5月9日，卡夫卡打算辞职，遭拒绝。

6月29日，卡夫卡与小妹奥特拉一同阅读叔本华的著作。

7月，与菲莉斯去马利恩巴德温泉疗养。

8月13日，卡夫卡指导奥特拉开始阅读普拉顿的《学术讨论会》。

9月8日，卡夫卡为奥特拉朗诵普拉顿的《学术讨论会》。

11月10日，卡夫卡启程前往慕尼黑，在戈尔茨画廊朗诵其《在流放地》；与戈特弗里德·克尔维尔、马克斯·普尔维尔等相识。

11月26日起，卡夫卡居住在布拉格奥特拉家中写作，至1917年4月底，卡夫卡在此创作了后来收入集子《乡村医生》中的系列短篇小说。

1917年

初夏，卡夫卡开始学习希伯来语。

7月初，卡夫卡与前来布拉格的菲莉斯再次相爱，再度订婚。

8月12日至13日，卡夫卡夜间咯血，身体健康状况恶化。

8月31日，卡夫卡搬出炼金者街的住房与美泉宫的住房。

9月1日，卡夫卡搬回老城环形大道6号父母家中。

9月4日，确诊患肺结核。

9月6日，卡夫卡回到公司，根据医生诊断书要求退休。

9月12日，卡夫卡休假暂时离开保险公司，居住在屈劳奥特拉家。

12月25日，在布拉格与菲莉斯再度解除婚约。

其间，创作《中国长城修建时》，继续写作《乡村医生》里的短篇小说，并开始创作《箴言》。

1918年

1月1日，卡夫卡向公司提出退休要求，未获准。

1月12日，开始阅读克尔凯郭尔的《非此即彼》。

2月底、3月初，卡夫卡阅读克尔凯郭尔的《重复》。

4月底，回到布拉格。

5月2日，重新上班。

9月下半旬，卡夫卡前往图尔瑙、什莱森疗养，并从事田园劳动。

11月底，卡夫卡因病重再次前往什莱森疗养。

1919年

1月22日，卡夫卡再度去什莱森疗养。与尤丽叶·沃里采克相识。

春、夏季，在什莱森与尤丽叶·沃里采克经常在一起。

秋季，卡夫卡欲与尤丽叶·沃里采克结婚，未成。

11月，再度前往什莱森，与马克斯·布罗德会面。完成《致父亲的信》的创作。

12月底开始，卡夫卡因病失去工作能力。

1920 年

因为身体缘故，卡夫卡大部分时间在疗养院疗养。

1 月 1 日，卡夫卡晋升为保险公司书记官。

1 月 6 日至 2 月 29 日，卡夫卡的箴言集问世。其间开始与密伦娜·耶辛斯卡通信。

3 月，卡夫卡与古斯塔夫·雅诺施相识（后者根据与卡夫卡的交往谈话写有《卡夫卡口述》一书）。

4 月初，病休，前往梅腊诺度病假。保持与密伦娜的通信。

6 月 29 日至 7 月 4 日，卡夫卡住在维也纳的密伦娜家。

8 月底，辍笔三年后重新开始文学创作。

1921 年

因为身体缘故，卡夫卡大部分时间在疗养院疗养。

1 月，密伦娜寄来告别信。卡夫卡在回信中请求中止通信，并拒绝再次见面。

10 月初，卡夫卡与他所崇拜的诗朗诵者路德维希·哈特尔相遇。

10 月间，卡夫卡将所有日记交与密伦娜。此后两人多次相见。

1922 年

1 月，精神崩溃，27 日前往斯宾德勒米勒疗养。

2 月 3 日，卡夫卡晋升为秘书长，17 日，返回布拉格。

3 月 15 日，朗读《城堡》片段（第一章）。之后开始写作《城堡》，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问世。

6 月底，住在卢施尼茨河旁的普拉娜，其妹奥特拉家里。

7 月 1 日，卡夫卡因病退休。继续写作《城堡》。几周后《一条狗的研究》问世。

8月底，卡夫卡精神崩溃，放弃《城堡》的创作。

9月10日，卡夫卡的精神再度崩溃。

9月底，卡夫卡的精神再度崩溃。

12月2日，路德维希·哈特尔在布拉格朗诵卡夫卡的作品。

12月17日，卡夫卡再次阅读克尔凯郭尔的《非此即彼》。

1923年

冬、春季，卡夫卡大多时候卧病在床。

4月底至5月初，卡夫卡与胡戈·贝格曼会面，后者向卡夫卡介绍巴勒斯坦的情况。卡夫卡计划移居巴勒斯坦。

6月，与密伦娜最后一次会面。

7月初，认识朵拉·笛芒。

9月24日，搬至柏林朵拉·笛芒家。其后产生与朋友、熟人告别的计划。

11月15日，搬至绿林街13号。

在此期间进行《地洞》、《女歌手约瑟芬》、《一条狗的研究》的写作。短篇小说集《饥饿艺术家》中的四篇小说付印，由锻造坊出版社出版。

12月起，卡夫卡的病情进一步恶化。

1924年

2月1日，搬至柏林采伦多夫区25—26号。病情迅速恶化。

3月17日，与马克斯·布罗德返回布拉格。

3月中下旬，完成《女歌手约瑟芬》。

4月10日，卡夫卡前往维也纳森林疗养院。确诊为喉结核。随后在维也纳附近的基尔林疗养院疗养。这期间一直由朵拉·笛芒照顾。

5月初起，罗伯特·克洛普斯托克与朵拉·迪芒一起照顾卡夫卡。卡夫卡开始校对短篇集《饥饿艺术家》的样稿。

6月3日，卡夫卡病逝。

6月11日，葬于布拉格施特拉施尼茨的犹太人墓地。

6月间，短篇小说集《饥饿艺术家》出版。

（注：病逝前，卡夫卡曾嘱托挚友马克斯·布罗德销毁自己所有的文字书稿，但布罗德未遵从卡夫卡的遗嘱。经过布罗德的整理、校改，卡夫卡的著作在其逝世后逐渐出版发行，最终编为九卷本的《卡夫卡文集》）

1925年

《审判》由马克斯·布罗德整理出版。

1926年

《城堡》由马克斯·布罗德整理出版。

1927年

《美国》由马克斯·布罗德整理出版。

1931年

短篇遗著集《中国长城修建时》由马克斯·布罗德整理出版。

1936年

马克斯·布罗德主编的六卷本《卡夫卡文集》出版。

1950—1958年

马克斯·布罗德主编的九卷本《卡夫卡文集》出版。

【据马克斯·布罗德《卡夫卡传》、《卡夫卡全集（九卷本）》等编撰】

附录三：弗兰茨·卡夫卡作品出版发行

卡夫卡的作品生前发表的不多，大部分文稿是由他的好友马克斯·布罗德在其过世后整理出来并印行出版的。1936年，马克斯·布罗德主编的六卷本《卡夫卡文集》出版。1950—1958年，马克斯·布罗德主编的九卷本《卡夫卡文集》出版。

从1978年起，在德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支持下，一批来自各国的德语文学专家，开始按照当代学术标准来编辑卡夫卡的小说、日记、书信、遗稿，并由斯·菲施尔出版社（S. Fischer Verlag）陆续出版。

一、生前出版的单行本

《判决》（*Das Urteil*）
《火夫》（或译《司炉》）（*Der Heizer*）
《变形记》（*Die Verwandlung*）
《在流放地》（或译《在流刑营》）（*In der Strafkolonie*）

二、生前出版的集子

《观察》（*Betrachtung*）
《乡村医生》（*Ein Landarzt*）
《饥饿艺术家》（*Ein Hungerkünstler*）

三、生前出版的小说（未结集）

《与祈祷者的对话》（*Gespr&auml；ch mit dem Beter*）



《与醉汉的对话》(*Gespr&auml；ch mit dem Betrunkenen*)
《巨响》(*Gro&szlig；er L&auml；rm*)
《桶骑士》(*Der Kübelreiter*)

四、遗作（长篇小说以及书信、日记等）

《失踪者》(*Der Verschollene*)［又名《美国》(*Amerika*)］
《审判》(或译《诉讼》)(*Der Proze&szlig*)
《城堡》(*Das Schlo&szlig*)

附录四：卡夫卡著作汉译出版书目概要（以出版时间为序）

一、单行本

1.《变形记》(亦译为《蜕变》)

《蜕变》（大陆译为《变形记》）. ［奥］卡夫卡（Kafra, F.）著，金溟若译. 再版. 台北：志文出版社，1982.

《变形记》. ［奥］卡夫卡著，韩耀成，李文俊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

《变形记》. ［奥］卡夫卡（Franz Kafka）著，叶廷芳，赵登荣等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

《变形记》. ［奥］卡夫卡著，张荣昌等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变形记》(英汉对照). ［奥］F. 卡夫卡著，徐向英译.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

《变形记》(短篇小说集). ［奥］弗兰茨·卡夫卡著，叶廷芳译.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

《变形记》（全译本）. ［奥］卡夫卡著，金质尚译. 2 版.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

《变形记（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选)》. ［奥］卡夫卡著，李文俊等译；高中甫编选. 4 版.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

《变形记》. ［奥］卡夫卡著，李文俊，叶廷芳，高中甫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

《变形记》. [奥] 弗朗茨・卡夫卡著，王宏，王翠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

《变形记》. [奥] 弗朗茨・卡夫卡著，李文俊，米尚志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2. 《城堡》

《城堡》. [奥] 卡夫卡（Kafka，F.）著，熊仁译. 台北：晨钟出版社，1970.

《城堡》. [奥] 弗朗茨・卡夫卡著，马庆发等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城堡》. [奥] 弗朗茨・卡夫卡著，陈良廷译.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

《城堡》(全译本). [奥] 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著，邹文华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

《城堡》. [奥] 弗朗茨・卡夫卡著，汤永宽译.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

《城堡》. [奥] 弗朗茨・卡夫卡著，钱满素，汤永宽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中国书籍出版社，2006.

《城堡》. [奥] F. 卡夫卡著，王印宝，张小川译.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7.

《城堡》. [奥] 卡夫卡（Franz Kafka）著，高年生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城堡》. [奥] 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著，孙坤荣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城堡》. [奥] 弗朗茨・卡夫卡著，韩耀成译，韩耀成图文编纂.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

《城堡》. [奥] 弗朗茨・卡夫卡著，米尚志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城堡》. [奥] 弗兰茨·卡夫卡著，张荣昌译.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

《城堡》[奥] 弗朗茨·卡夫卡著，米尚志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城堡》. [奥] 弗朗茨·卡夫卡著，赵蓉恒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城堡》[奥] 弗朗茨·卡夫卡著，张荣昌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

3. 《审判》（亦译为《诉讼》）

《审判》. [奥] 卡夫卡（Kafka，F.）著，黄书敬译. 再版. 台北：志文出版社，1985.

《审判·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选》. [奥] 卡夫卡（Kafka，F）著，李文俊，曹庸译. 新 1 版.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审判》[德] 卡夫卡（Kafka，F.）著，李魁贤译. 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4.

《审判》. [奥] 弗朗茨·卡夫卡著，王滨滨，米尚志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审判》. [奥] 弗朗茨·卡夫卡著，冯亚琳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审判》. [奥] 弗兰茨. 卡夫卡著，谢建文译. 海口：南方出版社，2002.

《审判》. [奥] 卡夫卡（Franz Kafka）著，钱满素，袁华清译. 台北：商周出版社，2006.

《审判》. [奥] 弗朗茨·卡夫卡著，王忆琳编译. 台北：崇文馆，2007.

《审判》. [奥] F. 卡夫卡著，王印宝，张小川译.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2007.

《诉讼》.［奥］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著，孙坤荣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诉讼》.［奥］弗兰茨·卡夫卡著，张荣昌译.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

《诉讼》.［奥］弗朗茨·卡夫卡著，张荣昌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

4.《美国》（亦译为《失踪者》、《生死不明的人》）

《生死不明的人》（又名《美国》）.［奥］卡夫卡著，阳天，艾瑜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

《美国》.［奥］F. 卡夫卡著，王印宝，张小川译.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7.

《失踪者》.［奥］卡夫卡（Franz Kafka）著，张荣昌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失踪者》.［奥］弗兰茨·卡夫卡著，徐纪贵译.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

5. 其他

《卡夫卡寓言与格言》.［奥］卡夫卡（Kafka，F.）著，张伯权译.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

《卡夫卡日记》.［奥］卡夫卡（Kafka，F.）著，陆洁，金坚范译.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

《卡夫卡随笔》.［奥］卡夫卡（Kafka）著，冬妮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

《卡夫卡游记》.［奥］卡夫卡著，孙龙生译.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

《卡夫卡日记》.［奥］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著，阎嘉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卡夫卡散文》. [奥] 卡夫卡著，叶廷芳，黎奇等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

《误入世界（卡夫卡悖谬论集）》. [奥] 卡夫卡著，叶廷芳等译，陈德中选编. 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卡夫卡致密伦娜情书》. [奥] 弗兰茨·卡夫卡著，叶廷芳，黎奇译.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

《卡夫卡的沉思》. [奥] 卡夫卡（Franz Kafka）著，高志仁译. 台北县：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5.

《误入世界（卡夫卡悖谬论集）》. [奥] 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著，叶廷芳等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给米莲娜的信：卡夫卡的爱情书简》. [奥] 法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著，彤雅立，黄钰娟译. 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2008.

《卡夫卡口述》. [奥] 卡夫卡（Kafka）口述，[捷] 雅诺施记录，赵登荣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卡夫卡书信日记选》. [奥] 卡夫卡著，叶廷芳，黎奇译. 3版.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午夜的沉默》. [奥] 卡夫卡著，叶廷芳，黎奇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

二、文集、选集

《〈审判〉及其他作品》. [奥] 卡夫卡著，曹庸，李文俊译. 上海：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64.

《卡夫卡文学书简》. [奥] 卡夫卡著，叶廷芳，黎奇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

《卡夫卡随笔集》. [奥] 卡夫卡著，叶廷芳等编译. 深圳：

海天出版社，1993.

《卡夫卡短篇小说选》. ［奥］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著，陆增荣等译.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

《审判·城堡》. ［奥］卡夫卡著，钱满素，袁华清译.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

《致父亲：天才卡夫卡成长的怕与爱》. ［奥］卡夫卡（Franz Kafka）著，张荣昌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卡夫卡精选集》. 高中甫编选，孙坤荣等译.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

《卡夫卡文学代表作》. ［奥］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著，叶廷芳等译.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

《审判·城堡》. ［奥］卡夫卡著，钱满素，袁华清译.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

《卡夫卡读本》. ［奥］弗兰茨·卡夫卡著，叶廷芳选编译.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

《卡夫卡小说精选》. ［奥］卡夫卡（Franz Kafka）著，叶廷芳，张荣昌等译.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7.

《在流放地》（世界短篇小说名作导读）. ［奥］卡夫卡等著，李文俊等译，海岩荐评.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

《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选》. ［奥］卡夫卡（F. Kafka）著，常轻译. 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9.

《外国短篇小说藏本·卡夫卡》. ［奥］卡夫卡著，韩瑞祥，仝保民选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集》. ［奥］卡夫卡著，高中甫编选；李文俊等译.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

《卡夫卡文集·第一卷，城堡》. 高年生主编，高年生译.

增订版.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

《卡夫卡文集·第二卷，诉讼·美国》. 高年生主编，孙坤荣，黄明嘉译. 增订版.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

《卡夫卡文集·第三卷，中短篇小说》. 高年生主编，谢莹莹，张荣昌等译. 增订版.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

《卡夫卡文集·第四卷，书信、日记、谈话》. 高年生主编，祝彦，张荣昌译. 增订版.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

三、全集类

1.《卡夫卡全集》

《卡夫卡全集· 第一卷，短篇小说》. [奥] 卡夫卡（Kafka）著，叶廷芳主编；洪天富，叶廷芳译. 2 版.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一版，2000，2001 重印.

《卡夫卡全集·第二卷，长篇小说·〈失踪者〉〈诉讼〉》. [奥] 卡夫卡（Kafka）著，叶廷芳主编，张荣昌，章国锋译. 2 版.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一版，2000，2001 重印.

《卡夫卡全集·第三卷，长篇小说〈城堡〉》. [奥] 卡夫卡（Kafka）著，叶廷芳主编，赵蓉恒译. 2 版.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一版，2000，2001 重印.

《卡夫卡全集· 第四卷，随笔·谈话录》. [奥] 卡夫卡（Kafka）著，叶廷芳主编，黎奇，赵登荣译. 2 版.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一版，2000，2001 重印.

《卡夫卡全集·第五卷，日记（1910—1923）》. [奥] 卡夫卡（Kafka）著，叶廷芳主编，孙龙生译. 2 版.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一版，2000，2001 重印.

《卡夫卡全集·第六卷：日记（1910—1923）》. [奥] 卡夫

卡（Kafka）著，叶廷芳主编，赵登荣译. 2版.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2000，2001重印.

《卡夫卡全集·第七卷：书信（1902—1924）》. [奥] 卡夫卡（Kafka）著，叶廷芳主编，叶廷芳、赵登荣等译. 2版.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2000，2001重印.

《卡夫卡全集·第八卷：家书》. [奥] 卡夫卡（Kafka）著，叶廷芳主编，赵登荣译. 2版.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2000，2001重印.

《卡夫卡全集·第九卷，致菲莉斯情书（Ⅰ）》. [奥] 卡夫卡（Kafka）著，叶廷芳主编，黎奇等译. 2版.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2000，2001重印.

《卡夫卡全集·第十卷，致菲莉斯情书（Ⅱ）致密伦娜情书》. [奥] 卡夫卡（Kafka）著，叶廷芳主编，黎奇等译. 2版.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2000，2001重印.

2.《卡夫卡小说全集》

《卡夫卡小说全集·Ⅰ，失踪的人·审判》. [奥] 卡夫卡（Franz Kafka）著，韩瑞祥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卡夫卡小说全集·Ⅱ，城堡·变形记·地洞》. [奥] 卡夫卡（Franz Kafka）著，韩瑞祥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卡夫卡小说全集·Ⅲ，中短篇小说》. [奥] 卡夫卡（Franz Kafka）著，韩瑞祥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附录五：卡夫卡经典语录

一、对文学艺术的思考

1. “事实上，作家总要比社会上的普通人小得多，弱得多。因此，他对人世间生活的艰辛比其他人感受得更深切、更强烈。”

2. “笔不是作家的工具，而是他的器官。”

3. “艺术向来都是要投入整个身心的事情，因此，艺术归根结底都是悲剧性的。”

4. “艺术是一面镜子，它和钟表一样，有时也会‘走快’。”

5. “每一件真正的艺术品都是文献和见证。”

6. “许多所谓的科学家把作家的世界移植到另一个科学的层次上，从而获得荣誉，被人看重。”

7. “文学力图给事情蒙上一层舒适的、令人高兴的光，而诗人却被迫把事情提高到真实、纯洁、永恒的领域。文学寻找安逸，而诗人却是寻找幸福的人，这与舒适相去十万八千里。”

8. “印度的宗教修身活动盖源于深不可测得悲观思想。”

9. “我的全部本质都是建立在文学上的，一直到三十岁我都始终如一地坚持着这个方向；如果哪一天我要离开这个方向，就等于我不再活着了。”

10. “作家，一个这样的作家的定义及其作用（如果有那么一种作用的话）的解释是：他是人类的替罪羊，他允许人享



受罪愆而不负罪，几乎不负罪。”

11. “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离开地狱，我是通过写作。所以在不得已时，亦只能通过写作，而不是通过安静和睡眠以求留在人间。”

12. “我经常想，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带着纸笔和一盏灯待在一个宽敞的、闭门杜户的地窖最里面的一间里，饭由人送来，放在离我这间最远的地窖的第一道门后。穿着睡衣，穿过地窖所有的房间去取饭，将是我唯一的散步。然后我又回到我的桌边，深思着细嚼慢咽，紧接着马上又开始写作。”

13. “文学创作向来都只是对真理的一次探索。”

14. “作家的任务是把孤立的非永生的东西导入无限的生活，把偶然导入规律。他要完成的是预言性任务。”

15. “言语其实是拙劣的登山者和蹩脚的矿工。它们既不能从山洞中，也不能从山的深处把宝藏取出。”

二、对人与社会的思考

1. “国家的力量建立在人们的惯性和需要安静这两点上。”

2. “我们生活在一个恶的时代。现在没有一样东西是名副其实的，比如现在，人的根早已从土地里拔了出去，人们却在谈论故乡。”

3. “他们把活生生的、富于变化的人变成了死的、毫无变化能力的档案号。”

4. “文明世界大部分建立在一系列训练活动的基础上。这是文化的目的。按达尔文主义的观点，人类的形成似乎是猴子的原罪，而一个生物是不可能完全摆脱构成他的生存基础的东西的。”

5. “人总是追求他没有的东西。各国人民共同的技术进步

越来越使它们失去民主特性。因此他们追求民主特性。现代民族主义是抵制文明进攻的运动。”

6. “历史是由每一个毫不足道的瞬间的错误和英雄业绩构成的。”“历史大多由公务活动所构成。”

7. “我们企图把我们自己有限的小世界置于无限的大世界之上。这样，我们就干扰了事情的正常循环。这是我们的原罪。宇宙和地球的一切现象都像天体那样绕着圆圈行动，永远地周而复始，只有人，具体的人，这种生物从出生到死亡走着一条直线。对人来说，不存在个人的复归。他只感觉到沉降。这样，他就与宇宙秩序相交错。这是原罪。”

8. “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背负的铁栅栏后面。”“比起人，动物离我们更近。这是铁栅栏。与动物攀亲比与人攀亲更容易。”

9. “人的自然生活才是人生，可是这一点人们看不见。人们不愿意看见这一点。”

10. “尽管人群拥挤，每个人都是沉默的，孤独的。对世界和对自己的评价不能正确地交错吻合。我们不是生活在被毁坏的世界，而是生活在错乱的世界。”

11. “人只因承担责任才是自由的。这是生活的真谛。”

12. “是的，人太可怜了。因为他在不断增加的群众中一分钟一分钟地越来越孤独。”

13. “我们不是生活在被毁坏的世界，而是生活在错乱的世界。一切都像破帆船的索具那样嘎吱作响。”

14. “人类有两大主罪，所有的其他罪恶均从其中引出，那就是：缺乏耐心和漫不经心。由于缺乏耐心，他们被驱除出天堂；由于漫不经心，他们无法回去。”

15. “逐出天堂就其主要部分而言是永恒的：被逐出天堂



虽然已成定局，在尘世生活虽然已不可避免，但尽管如此，过程的永恒性（或照尘世的说法：过程的永恒的重复）却使我们有可能不仅有一直期望留在天堂的可能，而且有事实上一直留在那里的可能，不管我们在这里知道还是不知道这一点。”

16. “以最强烈的光可以使世界解体。在弱的眼睛前面，它会变得坚强，在更弱的眼睛前面，它会长出拳头，在再弱一些的眼睛前面，它会恼羞成怒，并会把敢于注视它的人击得粉碎。”

17. “整个世界都是悲剧性的，技术的铁拳粉碎了所有的防护墙。这不是表现主义。这是赤裸裸的日常生活。我们像罪犯一样被绑赴刑场那样，被赶往真理。”

18. “我们之所以有罪，不仅是由于我们吃了智慧之树的果子，而且也由于我们还没有吃生命之树的果子。有罪的是我们所处的境况，与罪恶无关。”

【据卡夫卡书信、日记与谈话录等编撰】

参考文献

一、中文文献

[美] 爱德华·W. 萨义德. 知识分子论 [M]. 单德兴，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美] 埃温·辛格. 我们的迷惘 [M]. 郜元宝，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美] 保罗·费耶阿本德. 告别理性 [M]. 陈建，柯哲，陆明，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德] 本雅明. 经验与贫乏 [M]. 王炳钧，杨劲，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美] 查姆·伯曼特. 犹太人 [M]. 冯玮，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残雪. 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 [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冯亚琳. 德语文学与文化 [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奥] 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心理哲学 [M]. 杨韶刚，等，译.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8.

[美] 弗雷德里克·R. 卡尔. 现代与现代主义——艺术家的主权 1885—1925 [M]. 陈永刚，傅景川，译. 北京：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龚翰熊. 20世纪西方文学思潮（增订版）［M］. 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龚翰熊，主编. 欧洲小说史［M］. 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

［德］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M］. 陈嘉映，王庆节，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胡经之，主编. 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德］汉斯·昆，瓦尔特·延斯. 诗与宗教［M］. 李永平，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胡山林. 文学艺术与终极关怀［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胡志明. 卡夫卡现象学. ［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

［法］加缪. 西西弗的神话［M］. 杜小真，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法］加缪. 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M］. 杜小真，顾嘉琛，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蒋志纯. 从《审判》看卡夫卡的“罪”与“罪感”［D］. 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奥］卡夫卡. 卡夫卡口述，雅诺施记录［M］. 赵登荣，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奥］卡夫卡. 卡夫卡全集·卷四（十卷本）［M］. 叶廷芳，主编. 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奥］卡夫卡. 卡夫卡书信日记选［M］. 叶廷芳，黎齐，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奥] 卡夫卡. 卡夫卡小说全集（三卷本）[M]. 韩瑞祥，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奥] 卡夫卡. 误入世界 [M]. 叶廷芳，等，译. 陈德中，选编.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德] 卡尔·亚斯贝斯. 时代的精神状况 [M]. 王德峰，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意] 克罗齐. 美学原理/美学纲要 [M]. 朱光潜，译. 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

[法] 罗杰·加洛蒂. 论无边的现实主义 [M]. 吴岳添，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林和生. 地狱里的温柔——犹太歌手卡夫卡 [M]. 北京：华文出版社，2008.

[匈] 卢卡奇. 卢卡奇早期文选 [M]. 张亮，吴勇立，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刘建军. 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学传统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雷体沛. 西方文学的人文印象 [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刘昕妮. 论卡夫卡的“犹太情节”[D].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刘小枫，主编. 德语诗学文选（下卷）[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美] 玛莎·努斯鲍姆. 诗性正义 [M]. 丁晓东，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捷] 米拉·昆德拉. 小说的艺术 [M]. 董强，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德] 尼采. 尼采生存哲学 [M]. 杨恒达，等，译. 北

京：九州出版社，2008.

倪萍. 走向个人的精神救赎——从卡夫卡及其创作看其信仰观念 [D]. 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

饶芃子，等. 中西小说比较 [M]. 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英] 里奇·罗伯逊. 卡夫卡是谁 [M]. 胡宝平，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英] R. S. 弗内斯. 表现主义 [M]. 艾晓明，译. 北京：昆仑出版社，1989.

[英] Steve Coots. 卡夫卡——迷路的羔羊 [M]. 张振，刘洵，译.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

王慧. 卡夫卡的罪与罚，我们的批评 [J]. 鲁行经院学报，2003 (2).

汪东树. 罪与法——论卡夫卡小说的核心主体 [J]. 石河子大学学报，2002 (1).

汪洪澜. 虚弱生命中的罪与赎——卡夫卡的一片潮湿落叶 [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1).

[奥] 维特根斯坦. 文化的价值 [M]. 钱发平，编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吴晓东. 从卡夫卡到昆德拉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武跃速.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个人乌托邦倾向 [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德] 西美尔. 现代人与宗教 [M]. 曹卫东，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袁可嘉. 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 [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叶廷芳.《乡村医生》——“内宇宙”幻化的现代神话[J]. 外国文学评论，2001（1）.

叶廷芳，主编. 论卡夫卡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俞红秀. 分裂 变形 死亡——卡夫卡的异化世界 [J]. 龙岩师专学报，2003（2）.

张玉娟. 卡夫卡艺术世界的图式 [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周宪. 20 世纪西方美学 [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曾艳兵. 卡夫卡研究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詹姆逊. 论现代主义文学 [M]. 苏仲乐，陈广兴，王逢振，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二、外文文献

Allen Thiler, *Franz Kafka: A Study of Short fiction*,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89.

Frederick R. Karl, *Franz Kafka: Representative Man*, New York: Ticknor&Fields, 1991.

Jean Jofen, *The Jewish Mystic in Kafka*,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1987.

J. P. Stern, *The World of Franz Kafka*,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80.

Joseph Wechsberg, *Prague, The Mystical City*, Basingstoke: Macmillam Publishing Co., 1971.

Kierkegaard, *Fear and Trembling*,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Alastair, Hannay: Penguin Books, 1985.



Neider. Charles, *Kafka his Mind and Art*, London: 1949.

Richard H. *Lawson*: *Franz Kafka*, Ungar, New York: 1987.

Ritchie. Robertson, *KAFK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Ruth V. Gross, *Critical Essays on Franz Kafka*, Boston Massadhusetts: G. K. Hall&Co., 1990.

Sander L. Gilman, *Franz Kafka*, *the Jewish Patient*,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5.

W. J. Dodd, *Kafka and Dostoyevsky*: *The Shaping of Influence*, Basingxtoke: Macmillan, Pablishing Co., 1991.

后 记

流水落花，时光总是匆匆。从第一次接触、阅读卡夫卡的作品到现在，已经过去十四个年头了。

1998 年，刚踏进大学校园的我，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很少，对我来说文学思潮上的所谓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基本上只是陌生的概念。在此知识背景之下，我最先阅读的竟是既是现代主义又是后现代主义代表作家的卡夫卡的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中篇小说《变形记》，当时的那种惊奇、惊愕感，时至今日仍然在脑海中浮现：人怎么会变成虫子呢？卡夫卡的作品怎么会如此奇特呢？

缘于此种惊奇，在随后的日子里，我进一步去了解卡夫卡其人，进一步去阅读他的其他作品。当我对卡夫卡的生平了解得比较充分时，不由感叹卡夫卡真是一位文学天才。而把卡夫卡的作品——小说、散文、书信、日记、箴言等——一部部阅读过来之后，我则深为其充满焦虑惶惑与恐惧不安的思想情感、扑朔迷离又满是诡异的行文风格所吸引：卡夫卡，其人、其作品真是太独特了！

从开始阅读卡夫卡的单篇作品到系统阅读卡夫卡全集的过程中，我发现卡夫卡对“罪罚”与“拯救”的问题相当关注。

卡夫卡谈论道："人类有两大主罪，所有的其他罪恶均从其中引出，那就是：缺乏耐心和漫不经心。由于缺乏耐心，他们被驱逐出天堂；由于漫不经心，他们无法回去。"他还提出："我们企图把我们自己有限的小世界置于无限的大世界之上。这样，我们就干扰了事情的正常循环。这是我们的原罪。宇宙和地球的一切现象都像天体那样绕着圆圈行动，永远地周而复始，只有人，具体的人，这种生物从出生到死亡走着一条直线。对人来说，不存在个人的复归。他只感觉到沉降。这样，他就与宇宙秩序相交错。这是原罪。"卡夫卡不仅思考人类的"罪"的问题，他还思考人类的"救赎"问题。由此，我发现"罪罚"与"拯救"其实是卡夫卡作品中一以贯之的主题，它们紧密相连构成一体。正因为此，对卡夫卡文学世界中的"罪罚"与"拯救"主题进行系统的梳理分析，自然就成了卡夫卡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2011 年 9 月，我来到四川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与同门黄莉、王树文交流起自己阅读卡夫卡的感受与想法，没想到竟出乎意料的接近。交流的越多，共识就越强烈，想法就越一致。于是，我们仨就决定把对卡夫卡的思考写出来，合作著书，也不枉多年来对卡夫卡的这份"爱"。

本书的撰写，是出于普通读者对伟大作家的一种崇敬之情。正是有伟大如卡夫卡这样的作家，读者才有机会阅读到具有如此深邃思想的伟大作品。这是本书撰写的缘由，亦是我们在撰写过程中能克服各种困难的动力。

本书各章节的撰写分工如下：

谢春平负责引言、第一章、结语与附录二；

黄莉负责第二章与附录一、附录三；

王树文负责第三章与附录四、附录五。

全书由谢春平通读定稿。

本书的撰写获得了不少师友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谢意。是为记。

谢春平

2012年6月20日